

134

叢文家作代現

巴金文集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曹漢銅

巴金文集

現代作家叢書第六集



上海春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反印

畫花

·現代作家文叢第六集·

巴金文集

初版一——一〇〇〇册
定價國幣

著者 巴

金

版權代表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主輯者 梅 林

發行者 陳冠英
春明書店代表人

發行所 地址：
上海四馬路中畫錦里口
春明書店有限公司
分店：長沙南陽街中市

特約發行

南京狀元坊聚珍書局
廣州光復中路
二二八號東方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

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

本文叢原來定名為新文學叢書的。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但書店方面因為刊行了今文學叢刊，恐怕混同，要求改為今名。考慮結果，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就決定下來了。

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其主要原因，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損害了作家的版權，影響了作家的版稅。其次，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不得作家同意，隨意竊編，隨意闕割；而封面的庸俗，印刷的惡劣，尤其餘事。但偏偏以「代表作」「傑作選」欺騙讀者。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爲保障作家權益，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同時代表作家版權，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

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有其歷史的原因，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低條件之下合情合理的解決了。自然，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但事實會告訴他們，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

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應該親密地合作。因此，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日。

前記

春明書店要求「文協」轉約幾位文藝界朋友爲他編選一套文集，我也是被約者之一。我不知別的幾位意見怎樣，我自己略加考慮，便答應下來。

我寫過幾十篇短篇小說，也曾刊印過十一個集子，但大半已經絕版。除了三四本較後的作品外，目前流傳的就只有幾本翻版書。雖然翻版者，編選者的人喜歡在書面上，用極大的字堂皇地印出我的筆名，並且宣傳地用「代表作」「傑作集」等等漂亮名稱來引誘讀者。可是文章被刺裂，字句被刪節，別字，錯字，漏字充滿全篇，常常使我不敢讀我自已寫的東西。我的著作遭受編選，翻版諸專家的摧殘，不知道有若干次，現在我手邊就有八本所謂「巴金選集」之類的東西。更奇怪的是三四年前，我在桂林買到一本叫作「驢」的短篇集，和一本薄薄的英漢對照的短篇小說「愛」。（都是上海報紙本。）封面上清清楚楚地印着「巴金著」三個字。然而倘使我的記憶不錯，我相信我沒有寫過那幾篇小說，我更沒有編印過那樣的書。

但我是愛惜自己的文章的。我不高興看見牠們被人糟蹋。現在我自己來編選「巴金文集」也無非想保存我的文章的真面目。而且我說句老實話，我選的也並不是我的「短篇傑作」，因爲我從沒有寫出過一篇可以稱爲「傑作」的東西。不過我的文章中沒有騙人的謊話，至少不會使讀的人受毒害。所以我毫不慚愧地從過去一堆作品中選出二十三篇來介紹給讀者。

目次

前記

第一輯

愛的摧殘

愛的十字架

狗

將軍

沈落

化雪的日子

鬼

窗下

豬與雞

第二輯

機械的詩

朋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靜寂的園子.....一二六

日.....一二九

月.....一三〇

星.....一三一

雲.....一三二

摩爾外.....一三四

第三輯

死.....一三八

生.....一四八

第四輯

盧騷與羅伯斯庇爾.....一五四

第五輯

給山川均先生.....一六〇

第六輯

平津道上.....一七〇

別桂林.....一七五

第
一
輯

愛的摧殘

八月三日

西蒙尼到我家裏來，已經有一個多月了。

我看着她半裸着的身體，忽然感到一種憎厭，我想我爲什麼會認識這個女人，鼻子那麼高，眼睛那麼深陷，面頰並不十分豐腴，在她身上簡直找不出絲毫美點來。怎麼這樣的女人居然會成了我的情婦，我自己現在也回答不出這個問題。「去罷！我不要再見你了。」我很想這樣對她說。

我的眼睛貪婪地望着她的肉體，我的口終於不許我說那樣的話。

「你來的時候，被房東看見沒有？」我淡漠地問。

「沒有，」她對我微笑地說，臉上現出無限的欣慰的表情。「我走上樓梯時，脚步放得很輕，心裏很就懣，怕看見那個老太婆的一雙兇惡的眼睛，天幸終於躲開了那老東西……哈哈！」

這個女人，她是一個所謂良家婦女，她靠着自已雙手作工度日，她寧願蒙羞恥辱被我的房東太太視作娼妓，天天晚上到我這裏來不要一點代價，把她的身子交付給我，到第二天早晨臨去的時候，除了說「再會」之外，還要說一聲「多謝，」但是我現在却要對她說：「去罷，我不要再見你了。」

她的熱烈的接吻和擁抱阻止我說出這句話，我終於沒有勇氣推開她。她又吻我的眼睛，我想她是要我不看見她

的醜陋的面孔。我的眼睛直視着她的臉，一點也不閃。當她鬆開了手的時候，我忽然戲玩地問她道：

「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

「因爲我愛你，」她莊重地說，又把臉僵過來，雖然還是一樣的混着脂粉的肉香，但我的激情已經死了。

「愛！什麼是愛？」我愛你，」她果真愛我麼？也許。但我果然在愛她麼？我曾經愛過她麼？

我不再思索什麼，只是默默地接受她的熱吻。

八月九日

她沒有說什麼，不過從她的眼光裏我看出一種責備的表情，她似乎怪我不該對她冷淡。我並沒有什麼表示，好像不知道的樣子。我們各人心裏都關閉着自己的祕密，彼此都不打開自己的真心。我們是戴着面具在互相欺騙。

她說：「明天我不能來了，我要到鄉下去看我弟弟。」看樣子她很惋惜。

「不來也好。」我聳了一下肩，毫不關心似的。

「你……不再愛我了。」她忽然迸出這一句帶哭的話，於是傷心地哭起來。

我望着她，我看見她的脂粉狼籍的臉，我想說：「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你。」但是我，這卑怯的，說謊的我卻撫着她的身子安慰道：

「我不愛你又愛誰？」

「不要騙我，你眼睛明明告訴我了，」她依舊悲楚地說。

不管我的眼睛告訴她什麼，我是不肯對她屈服的。我說謊就要說到底。

「親愛的，你們女人總是這樣多疑。你心裏明明知道我在愛你，口裏卻偏偏要說我在愛別人。現在我分明在你身邊。你還怕會把我失掉嗎？」我裝出笑容對她說了這樣的話。她似乎相信了，便止住了淚。那清明的但依舊帶着哀怨的

眼光定在我底臉上。這一次，卻是我用嘴去吻她的眼脣，她的臉。她在我懷抱中用了感動的響亮喃喃地說着：「我多麼愛你，你就是我的生命……」

夜是非常靜寂，整個世界都死去了。屋裏抖着黯淡的灰白色的光。她的均勻的呼吸不絕地送入我的耳裏。她的身體在我的懷裏像一具死屍。我感到一種恐慌，一種憎厭，我想把她推下牀去，我的手一動，她的身子也微微抖動了。

「路易，不要拋棄我！」她好像知道我的動機似地低聲哀叫。我緊緊抱着她，並不說一句話。過了一刻她又安靜了。我知道她是在做夢，但我更希望我能夠知道在她的夢中我是怎樣地對付她……天保佑！希望她夢中的我不要比真實的我做得更殘酷。

她的呼吸一聲聲刺入我的心裏。灰白色的光似乎抖得更厲害，整個屋子好像都在動了。光呵，你為什麼不完全消去，讓黑暗到來，把這爲思念所苦惱着的我掩埋一夜！

八月十日

今天早晨，她六點鐘便去了。臨去的時候我給了她一張五十法郎的鈔票。

她接了鈔票，對他冷笑一聲，然後把他放回我的衣袋裏。她說：

「我不是爲這個來的，你知道我不是爲這個來的。」

「誰個女人不是爲了這個纔到男子家裏來呢？」這一句話幾乎脫口而出，忽然我瞥見了她的眼裏有明亮的東西。我這時纔記起來她的聲音是很悲哀的。我便咽住了未說的話。我默默地埋着頭，不敢看她一眼。這時候我的感覺是沒有文字可以形容出來的。

她嘆了一口氣，歇了一會兒，她俯下頭吻我的嘴脣，從她的眼裏落下兩滴眼淚到我的頰上。我想說什麼，但卻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她慢慢地走出去了。

可憐的女人，你爲什麼要愛我？

我究竟愛過她嗎？究竟還能夠愛她嗎？這樣的問題時時來逼迫我，但我怕給她一個明確的回答，不過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激情是死了。

今晚上沒有了她，我覺得更寂寞。我起先想，不看見她那可厭的面貌，總可以過一夜安靜的生活罷。可是一到了她平時來的時候，而不見她來，我的心便開始煩躁起來。一切事都無心做，每聽見樓梯上有腳步的聲音，心弦便要震動一下，我屏住呼吸，靜候那聽慣了的敲門聲。然而這晚上門偏偏不響了，時間過得真慢。

我這一夜特別睡得早，枕上還留着她的髮香，一陣陣滾進我的鼻裏。我想安靜地睡一下，但她的影子不住地在我眼前幌動着。

「你不再愛我了，……親愛的，」似乎她還在這裏說話。

「你該可以讓我安靜地睡一刻罷，」我揮着手憤憤地說。

她的影子好像更逼近了。我不能忍受。

我不愛人，而我卻被人愛着。

八月十一日

在工廠裏心中特別煩躁，做填顏色工作的柔曼娜時時借故跑到我這邊來，總是含笑着對我說，這可恨的小妮子她好像對我有什麼意思。和她開玩笑不好嗎？我心裏這樣想，但我還紀念着我那忠實，可憐而又可厭的西蒙尼。

柔曼娜，我們所稱爲「南方小美人」的柔曼娜，是我過去時代的好夢中的仙女，我的初戀的對象。我還記得，不過是一年前的事，有一天早晨我比她先進工廠，我在她的桌上留下了一張字條：「我愛你，我想，你也愛我。那麼我們共同

來創造一個新生活，豈不是更好嗎？——路易。」

這個優女郎，她看了我的字條，竟然哭起來，她把牠拿給她的許多同伴看，從此我便做了她們談笑的資料。

我的初戀死了，差不多我的愛情也伴着牠死了。我只有恨，我恨一切的女人。

但我找着了西蒙尼，那忠實而可憐的女人。

我爲什麼要愛西蒙尼呢？我並沒有愛過她。直到今天在和柔曼娜的談話裏我纔發覺出來，我之所以找西蒙尼是對柔曼娜復仇。

我勝利了嗎？……不，柔曼娜不過是在譏笑我。當樓下燒火爐的青年上來的時候，她又到他那邊去了。我知道他近來和她纏得很好，我看見他幾次送花給她。我還在影戲院裏遇見過他們幾次。

她爲什麼愛那人而不愛我？我有什麼不及他的地方嗎？……我在工廠裏的地位和工資都比他高。我說，我討厭西蒙尼，而憎恨柔曼娜，但是我的眼睛却時時望着柔曼娜，我的心却時時想到西蒙尼。

下工的時候，柔曼娜和那青年並肩地走出工廠，我跟在後面，她忽然回過頭來，對我笑了一笑。我摸不着她的心思。

西蒙尼來得很早，她已經在我的房間裏等候我了。她非常親熱地和我擁抱，和我接吻。桌子上堆着她帶來的食物和果品，食具已經安排好了。我們一面喫着，一面談話。她絮絮地敘述她的旅行和她的家庭狀況，我雖然應答着，但並不注意地聽。我只知道她的寄居在孀母那裏的弟弟身體不十分好。

這晚上她似乎很高興，樣子也比較可愛，但我還明白地知道我並不在愛她。我究竟在愛誰呢？柔曼娜嗎？我的激情死了，我的愛也死了。

對於西蒙尼，好像有一種義務把我們倆連接在一起，我不愛她，我想對她說：「夫罷，我不要再見你了。」可是我

面又在接受她的擁抱和接吻。

在西蒙尼的眼光和舉動之上，我明白我是在被愛。我想我爲什麼不可以把我從前獻給柔曼娜的愛來給她呢？這我自己也不知道。柔曼娜得了我的愛，却把牠當作毫無價值的東西一般地毀壞了。現在西蒙尼給了我她的那一顆誠摯的心，想換得我的愛，我却沒有什麼給她了。

我覺得我對西蒙尼犯了罪，因爲我並不會把真面目給她看。但我又怎樣能够把真面目給她看，告訴她我不愛她呢？我不能夠把那個不要一點報償自願將身子交付與我的女人推開。

我們倆緊緊地抱着，各懷着一種心思，黑暗壓下來，我們動也不動一動。漸漸地一切思念都死去了。黑夜，我希望你永遠統治着世界，不要讓我們倆再醒過來，醒過來發見彼此的真面目。

八月十五日

我們的關係還是和以前差不多。她愈是和我逼近，我愈是遠離開她。她的熱情不住地向我進攻，我只是向後退讓。她這幾天的心情也有點特別。她有時候像是很快樂，向我敘說種種的計畫，或她的工廠裏面的事情，有時候又忽然傷感起來，獨自流淚不說一句話。

今天是禮拜日，她很早就來了。我們在家裏用過午飯後便同去V樹林遊玩。她的樣子很高興。

在地道車裏我們遇見了柔曼娜。我給她們彼此介紹了。她好像很注意柔曼娜似的。柔曼娜打扮得十分漂亮，對我特別親熱，她一個人談話最多，時而驕傲地睥了西蒙尼幾眼。西蒙尼似乎躲在角落裏，不說一句話，有時偷看我幾眼，有時又偷看柔曼娜。我看見了這情形，却和柔曼娜談得愈加親熱，我還約她同到V樹林去。她謝絕了，說是有別的事情。她答應今晚到我家裏來看我。過了幾站，她便下去了。

柔曼娜雖然去了，但她好像停留了一個障礙在我和西蒙尼的中間似的，西蒙尼變得很憂鬱。她雖然和我靠得很

近。却似乎隔得很遠。她並不看我。我知道她在思索什麼。是柔曼娜的印象在苦惱她，但我拿什麼話向她解釋呢？我怕向
她提起柔曼娜這個名字。

我還想像：要是柔曼娜果然和我們同去V樹林，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我不敢再想下去。

出了地道車站，我們雇了一部汽車，一直駛到V樹林。在汽車裏，她把身子緊貼在我身上，頭放在我領下。我抱着她，我覺得她究竟是我的人。我又捧着她的臉，在她的紅唇上用力的吻了幾下。她不說什麼，從她的眼裏，我看出欣慰與感激。我自己也有點感動，但我還不能不想起柔曼娜。

樹林裏到處都是野花，草地上躺着一對對的男女。一條曲折的蔭路把我們引進樹林深處。西蒙尼很高興地牽着我的右手，我們穿進樹林，披開垂下的樹枝，踏着地上的枯葉走。弄了一些時候，樹木漸漸稀落。弄過這一片樹林，便是一塊斜坡。陽光從後面射過來，正被高大的樹木遮住，只露出些明亮的大斑點在青草地上。我們揀了一塊完全沒有陽光的地方坐下了，把帶來的點心吃了一點，又喝了些礦泉水。我看見旁邊有紫堇花，便把這小花摘了幾朵，給她插在衣襟上。她微笑着對我說了一聲「多謝」。我們相抱地睡倒在地上。

這裏是十分靜寂，只有幾聲鳥鳴可以聽見。偶爾有一兩個遊人走過，但都向前走了。有時還有幾聲笑語傳過來，但馬上就被風送到遠處去了，去到不可知的，渺茫的遠處。只有我們兩人還留着。這時候，我却不會想到柔曼娜，我的眼睛就耽地望着西蒙尼。她的面貌，她的身子，在這環境中好像有一種純潔的美。我覺得我的愛，我的激情又復活了。

她睡熟了，頭枕在我的身上，臉上帶着和平的微笑，胸膛微微地起伏着。看見她這樣子，我也感到一種欣慰。過去的一切煩惱都去遠了。我想從此以後我們該可以把新生活建立起來。

回家的時候，我們都像變成了新的人。我們都覺得快活。我知道她的高興的原因，但我還戲問她為什麼今天特別高興。她起先不答應，只是吻我，後來纔說是因為她知道我還在愛她。

「你們女人竟然把愛看得這般重要嗎？」我做出驚訝的樣子問道。

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溫柔地在我耳邊說：「愛是我們女人的生命，沒有牠，我們便不能夠生活下去。」

對於這一個誠摯而純潔的女人的自白，我找不出一句辯駁的話。忽然淚珠從我眼裏落了下來，我俯倒在她的懷裏。她用溫柔的手撫着我的頭，不住地說那一句在全世界的語言中找不出相當美麗的譯文的話：「Je t'aime.」（我愛你。）

「Je t'aime, Je t'aime.」我陶醉在這美麗的音樂裏，我忘了柔曼娜，忘了她今晚的約。

柔曼娜並沒有來，這是幸事。

八月二十四日

西蒙尼還是照常到我這裏來，可是我的感情又漸漸地變了。

柔曼娜和她的那個青年鬧翻了，便猛烈地向我進攻，我抵抗不住她的魔力。我的被西蒙尼喚起來的愛，喚起來的激情，又被柔曼娜拿去了。

我今夜回家很遲，因為和柔曼娜在舞場裏一直跳舞到一點多鐘。我把她送回家，然後纔回到自己屋裏。這晚上她第一次讓我狂吻她的香唇。她的確比西蒙尼可愛。這小妮子迷人的手段真不錯。

西蒙尼在屋裏等我，她還沒有睡。她並不問我到什麼地方去了來，只是默默地望着我。她眼睛裏充滿着哀怨。自己慚愧地向她撒謊說，我被一個朋友邀了去商量一點事，他一定不讓我走，所以回來得很遲，使她等了這許久，很是不安。

她並不責備我，不過勸我以後不要回來得這樣遲，因為我第二天早晨也是要去作工的。

我答應她以後不再這樣做。她好像安了心。我們並沒有再談什麼話，就睡了。

她還是一樣地愛我，可是我却不愛她了。她在我的懷裏只是一個陌生的人，我雖然抱著她，而我的心卻遠在柔曼的身旁。

八月二十九日

「路易你不再愛我了，」西蒙尼含着眼淚對我說。

我低着頭不作聲，因為我實在不愛她。

「我知道，你愛她……是的，你愛她……但你多少不可以愛我一點嗎？……我是多麼愛你！想想從前，」她抽泣起來，雙手搖着我的肩，哀求似地說，「不要拋棄我，我把我的一切都給你了。……我沒有愛是不能够生活的。愛就是我們女人的生命，我們的事業……把你的愛多少給我一點罷。」

我帶笑地拿下她的兩手，勸慰她說：「你們女人總是多疑的。我明明在你身邊，你却說我愛她。難道要我永遠和你廝守在一起，一刻都不離開嗎？我不過和她敷衍罷了。我愛的只是你。」我自己也知道是在說謊，但我一點也不覺得慚愧。我心裏在想怎樣纔能够離開她到柔曼那裏去。

她似乎不相信我的話，不過也不再說下去了。她還在抽泣。

今天雖是禮拜日，但我們並沒有出去遊玩，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八月三十一日

「你爲什麼一定要愛我？在巴黎有那麼多的男子！」我憤憤地對西蒙尼說。

「不要對我這樣說，路易，親愛的。」她捧了臉哭起來。

我大步在房裏踱着，頭很沈重。忽然我記起了柔曼的約，便取了帽子預備出去。她跑過來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不要去，不要拋棄我……我，孤另另的……你的愛就是我的生命……無論你

怎樣待我都可以，只請你不要拋棄我到她那裏去……她是和你鬧着玩的，只有我纔是真正地在愛你。」

她的眼淚弄溼了我的褲子。我憤怒地掙扎着，一面叫：「放開我，放我去！」但我總掙不開她的手。她把我的腿擰得太緊了。

我快要發狂了。我打她的頭，她的背，我震撼她的身子。她一點也不抵抗，只是哀求地哭着說：「你打我，罵我，我都願意忍受。只是請你不要離開我。」

我用盡了力量，總不能掙脫自己的身子。我的興致漸漸失去了，憤怒也漸漸消失了。我看見她那模樣，也不得不感動。

「不要這樣做，我不去了。」我頹喪地說，便丟開了帽子。她放鬆我，讓我睡倒在牀上。

這晚上我並不會對她說過一句安慰的話，反而是她帶着眼淚裝出笑容來安慰我，向我謝罪。

當她脫去衣服的時候，雪白的皮膚上幾塊青紫的傷痕一齊映入我的眼簾。她裝出不注意的樣子，並不撫摩牠們，也許是怕使我難堪。

於是悔恨之淚阻塞了我的咽喉，我把這些傷痕都吻遍了。我的眼淚終於流在她的背上。我發誓不再去找柔曼娜了。

九月七日

「路易，你現生又變心了，」西蒙尼悲戚地對我說。我不開口。

她說得不錯，柔曼娜不肯放開我，她又把我拖過去了。

「路易，你不愛我？你還捨不得那個醜女人嗎？」柔曼娜時常常着許多人對我這樣說。她又把那「醜女人」的故

事告訴給她的同伴聽。雖然這都是捏造的，但我聽見好像就是真的一般心裏很難受，很慚愧。

柔曼娜一面用她的美麗來引誘我，一面又捏造西蒙尼的故事來羞辱我。她的這個手段終於把我征服了。這一次是完全的征服了。

九月十日

西蒙尼似乎知道有一個悲慘的命運會臨到她身上。她無法抵抗，只有順受地戰慄地等着牠來。這幾天她不大說話，也不常露出笑容，即使笑的時候，也只是苦笑，慘笑。

至於我呢，我知道自己的心思，我知道我在騙她，我沒有勇氣和她多說話。但我覺得從她的舉動上看來，她這幾天愛我愛得愈厲害，而且愈加害怕會失掉我。

但我只想用一個巧妙的方法永遠地撇開她。

九月十八日

「路易你就忍心這樣拋棄我嗎？」西蒙尼哭着對我說。

「你怎麼會有這種心思？我不是還在愛你嗎？——我紅着臉強辯。

「你難道這時候還不肯對我說真話……？我知道你明天就要搬家了！」她哭得更加厲害了。

我被她揭穿了真相，變得惱羞成怒。我賭氣說：「是我搬家，和你有什麼關係？」

她走到我的椅子前，跪下去，仰起頭望着我的臉，又拉着我的手撫她的面頰，哀求說：「路易，請把地方告訴我，我要跟你去，做一個奴隸也可以。只請你不要拋棄我。你的愛是我的生命……沒有你，我就會死……」

這時候門上起了叩聲。

「進來，」我叫道，一面推西蒙尼，要她站起來。

來的是柔曼娜，她看見西蒙尼還跪在地上哭，便冷笑着說：

「你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嗎？我知道你是捨不得她的。」

我想站起來，可是西蒙尼抱緊了我的腿不放。她哭道：「不要拋棄我，路易，親愛的，不要拋棄我。」

「路易，現在該你自己決定了。在我和她之間你究竟要誰快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柔曼娜做出堅決的樣子對我說，一面褪下她的大衣露出那豐腴雪白的肩膀。她看見我還在遲疑，便對我笑了一笑說：「你既然捨不得這醜女人，那麼我只好走了，從此什麼都完結了。」她掉轉身子預備去開門。

「柔曼娜！」我慌忙地叫起來。

「什麼！」她掉頭帶笑地問，用她那充滿了誘惑性的眼睛望着我。

我要奔過去，但西蒙尼還抱着我的腿。我急了，一脚踢開了西蒙尼，把她踢倒在地，終於說出了許久預備說而未說出的那一句話：「去罷，我不要再看見你。」

我跑到柔曼娜面前，一把抱着她，她故意吮我的嘴唇，做出大的響聲。

西蒙尼止了哭，站起來，大衣也不穿，急急開了門，跑出去了。

她到什麼地方去呢？在這樣的夜裏。

我的頭腦昏了。

柔曼娜坐了一會兒纔回去，她叫我送她，但我謝絕了，因為我還想着西蒙尼，我的心還爲這思念而痛楚着。

柔曼娜去了。我孤另另的留在屋子裏。西蒙尼的大衣躺在牀上，突然地映入我的眼簾。她大概不會回來了。我想起她平日對我的好處，覺得今晚上很對不起她。我走到牀前，用手在她的大衣上撫摩了一些時候，然後把她拿起來掛到衣鉤上去。從大衣袋裏落下來一張紙。我無精打彩地拾起來看，原來是一封短短的信：

「姊姊，親愛的好姊姊。」

好幾天不接你的信了。我們大家都很念你。孀母說等我的病好了就帶我到巴黎來看你。你說你有了姊夫，你把他形容得那麼好。你說他怎樣愛你，怎樣體貼你。你說你和他在一起生活得怎麼好。我們聽了很快活。孀母尤其高興，她說今年聖誕節的時候預備請他到我們鄉裏來玩。我的病快全好了。你不要掛念。我們都和你接吻，也和他接吻。我們都愛你，所以也愛你所愛的人。我們誠心的祝福你們倆。

你的小弟弟傑克。」

我把這張信箋狂吻了許久，然後拿起帽子急急開了門走出去。

我到了那靜臥在冷月下的街上，頭腦突然清醒了。我到什麼地方去呢？什麼地方去尋她呢？在這樣大的巴黎城裏，忽然在我的眼前浮出了一幅圖畫。賽納河的清波在月光之下閃耀着，把那靜臥在水波上面的一具女人的浮屍緩緩地送往下流。

「沒有你的愛我就會死。」她的話還留在我的耳邊。這時候似乎更響亮了。

我急急向賽納河岸奔去。我希望能够在岸邊石欄杆前尋着她。我願意跪倒在她面前用我的眼淚洗滌她的腳，求她寬恕，並且答應以後和她永遠斷守在一起，共同來建造新的生活。

（一九三〇年）——短篇小說第一集

愛的十字架

××我友：

從那喧鬧的小酒館出來，醉眼朦朧中看了周圍的景色，一切都變得模糊了，都是空虛而不實在的。心中飄飄然，似乎忘掉了一切。我感到了暫時的痛快，那酒，那可祝福的酒啊！

回到你家纔知道時間已經很遲了。敲了一陣的門，沒有回聲。直到我把手搥酸了時，娘姨纔起來披了衣服給我開了門。她輕蔑地看我一眼，滿不高興地說了一句「這樣遲！」

我進了亭子間，扭燃了電燈，正預備睡覺了，却在桌子上，發見你留給我的長信。

我匆忙地讀了。你說了那許多話，其實無非是三個字：「請你走。」於是我連後面的話也不看下去了，因為我已經懂得你的意思了。

自然你請我走是有非常多的理由的，然而這我也用不着知道了，因為我自己也有更大的理由，這理由超過你的一切理由之上，因了這理由我走的事便成了天經地義般確定的。我不僅應該走出你底家，我還應該走出這世界。

朋友，我了解你，我並不怨恨你，而且我還感謝你這兩月來對我的好意，將我收留的一番好意。你一一指出了我的劣點，我一坦然地承受了，我一點也不否認，因為你所指摘的都是真的事實。你並不會過分地指摘了我。我確實如你所說是一個好吃懶做自甘墮落的人，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我躺在你家裏白白地吃閒飯，而且屢屢向你討了錢出去

偷偷喝酒，有時候喝得大醉深夜才回來，在家裏吵鬧着，那把從早到晚爲生活忙碌着沒有一刻休息的你吵得睡不安寧，甚或要你從牀上起來給我弄醒酒的藥水喝，我才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牀上醒了，我躺着不起來，聽見你走下樓，一面在和你的妻子說話。她說：「還早勸何必去得這樣急？」

「要早一點去，才有時間慢慢走。這樣的熱天，太陽下面走着真作孽呀！你在樓梯上說了，便走下去，在下面長長地嘆息一聲，纔開了門去了。」

我彷彿看見你帶着疲倦的面容，沒精打彩地一步一步在街上走着。

你想我這時候躺在牀上做什麼呢？我又迷糊地睡去了嗎？或者我在暗暗地非笑你的愚蠢嗎？或者我在憐憫你的困苦嗎？都不是。我哭了，我用那薄被蒙了頭，痛哭。我在哭我自己，同時我也想到你，我深深地感激你。我說，我差不多要發誓地說：「我一定要改悔了，我決不再做那樣的事了。」

可是過了一天，我又靦然向你討了那你用血汗換來的錢，跑出去，進了那吵鬧的小酒館把錢喝得精光，出了酒館又不敢回家見你，便在馬路上徘徊着，直到夜深，知道你已經睡在牀上了，纔踉蹌地趕回家裏，於是又換得第二天早晨的痛哭和悔恨。

朋友，你看我竟是這樣可惡而又可憐的一個人呀！我真是如你所說是無可救藥的了。然而你爲什麼早些時候不這樣告訴我呢？爲什麼你老是那樣和藹地，一聲不響地聽任我做着一切的事呢？你說，你起初還希望我能够改悔，恢復到從前那樣子，而且就在這時候，在你請我走的這時候，你還說：「我希望這個刺激能够給你帶來新的生活，使你忘掉過去的一切，做一個新的人。」總之，你雖然說我是無可救藥的了，但你同時還在相信我會有新生的那一天。

朋友，你錯了，我決不能夠新生的，任是怎樣大的刺激也不能夠蘇生我的神經了。而且我也不願意有那新生的—

天了。像我這樣的人不早些死去，活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用呢？而且要是我的麻木的神經蘇生了，那過去的創痛又會來重重地壓迫我，我又如何能夠有新的精力來生活下去？

朋友，說到過去的創痛，一定會使你陡然驚異起來了，怎麼像我這一個墮落到這樣地步的卑卑不足道的人還會有過去的創痛嗎？朋友，這樣想，你就錯了。便是一條狗，一口豬也有牠的悲哀呢！

而且像我這樣的人也會經被女人愛過呢！

現在讓我來告訴你罷。四年以前我在上海別了你，說我是要回去結婚了。

我的妻子是我叔父替我定下的，可是等我回去結婚時，叔父已經早死了。我是孤另另的一個人。我和我的寶珠結婚，就住在她的家裏。她父母待我很好，差不多把我當作親生的兒子看待。我在她的家裏吃着，喝着，玩着，笑着，生活得很適意。

寶珠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不僅有那中人之姿，她還有溫淑的性情和善良的心，她愛我，體貼我，安慰我，鼓勵我。她很希望我能够做一點事，不要這樣吃喝着，玩笑着，就過了一生。

我呢，你知道我過去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的思想是如何的。我當然不能就這樣地把日子混了過去。我也想找一點事來做。可是這個鄉村太小了，簡直沒有什麼事情可做。而且我又不甘埋沒在鄉村裏，所以在岳家住了五個整月之後，我便提議着要出來，我打算到南京去，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在南京做事，我想在那裏總可以設法。

她的父母苦苦地留着我，一定不要我走。他們說便是沒有事做也不要緊，在這家裏住下去就好了，雖然他們並非富裕，一口飯却是吃得吃的。至於她呢，她也不一定就希望我出去，她的意思只要我在這鄉下找個小小的事情做就夠了。然而我是決定要出去了，不管對於將來有沒有十分的把握。

她的父母看見無法動搖我的決心，便提議說：「這關係着你的前途，我們也不敢十分強留你。不過你可以把寶兒

留在這裏，你一個人先出去。等你的事業有成就，那時我們再把她給你送出來，送到南京，送到北平，送到上海都可以。」他們這樣說，差不多眼裏淌了淚，可是我一點也不動心，我的前途迷了我的眼，我看不見其餘的一切。我固執着，我一定要兩個人同去。我的妻答應了，我的岳父岳母也就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分別的時候，她們母女姊妹都很悲痛。那時候，就在那時候，她的母親還含着眼淚對我說：「願你們在外面好好地過活。不過要是你的事情不如意時，你們可以回到家裏來，我們一樣地看待你們。不過那時候望你們雙雙地回來，不要一個人回來纔好。」

妻更傷心，然而我却在心裏暗笑，我想我們決不會回來了。

我們到了南京，靠了那朋友的力量，在某官廳裏找到了一個位置，收入還可以，我們過得很好，還積了一點錢。我覺得岳母的話真是過慮，這樣下去怎麼還會不如意呢？

然而不如意的事來了。不過半年，這裏就換了廳長，我的位置也被別人佔了去。我如今失業了，而那個朋友又已經他去。我到處奔走，請人寫介紹信，見了許多不願見的人，而結果還是一無所得。失業，依舊是失業，失業之後節省，節省之後困苦。一月，兩月，三月，四月，到了半年以後，妻的豐潤的臉變成了蒼白色，我們所有的可變賣的東西已經賣了大半，而希望依然遲遲不來。我自己已經感到疲倦了。每夜每夜我們相對着，我望着妻的默然沈思的臉，一種無名的悲哀壓倒了我，我感到痛悔，我於是帶了酸痛的心對妻說了些抱歉的話，而且表示後悔，說不該帶她出來跟着我一道受苦。我看見她的眼裏含着淚。可是她不说一句抱怨的話，她反而來安慰我，鼓舞我，我固然感激她，而同時我覺得這比較罵我不理我還要更使我心痛。

第七個月又來了，依然沒有希望。前途愈過愈渺茫了。這情形無論如何是不能够再繼續下去了。妻也失掉了她的沈默的忍耐。她開始提議說：「這樣過下去，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的，我留在這裏，沒有一點用處，我不能够給你幫忙，

反而只有累你。你一個人總好想法，可以到別地方去找朋友，我看還不如讓我一個人回家去罷，這倒可以減少你的負擔，等到你將來有好事情時，我再出來陪伴你。」我感激妻體貼我，因為她知道生性固執的我在這時候決不肯回到岳家去，所以只說一個人回家。然而我這時候却記起了她的母親所說的「要雙雙地回來，不要一個人回來纔好」的話，我覺得沒有臉讓她一個人回去，而且如今對於我，她變得更可寶貴的了，她差不多成了我的生命，我不能夠失掉她，我不能夠失掉這我的生命中的唯一的伴侶。

我便熱烈地批駁她的提議，我極力表現出我的那種捨不得離開她的樣子。這也許感動了她，她以後便不再提起回家的事了。

於是我又以新的精力來從事新的掙扎，她整日帶着笑容來安慰我，鼓舞我，前途似乎有了一線的光明。我們期待着。

期待的結果是完全絕望，而這一線的光明也表現出來只是一個幻象。希望簡直是斷絕了，我正要躺下來，等候那不可避免的滅亡，而情形突然改變了。某一天我從外面走回家來，懷着一個意外的好消息預備急急去告訴妻。可是妻已經躺在牀上了，口裏出了血，困難地呼吸着，臉色成了紙一樣地白。

我的心扭曲得很痛。我忘了一切地向她奔去，我跑到牀前，俯下去抱住她的身子，用力地呼喚她，我覺得我的血在沸騰，我的心要跳出口腔。

她突然睜開了微閉着的眼睛，望着我苦笑，吃力地舉起一隻手撫我的頭說：「原諒我，我先你去了。這樣你便少了一個累贅。你可以好好地幹你的事，我不會來妨害你。等到你將來事情如意，你可以娶一個比我好過十倍的妻子。」她繼續地說了這些話，就閉了眼睛。

我不住地搖撼她的身子，我發狂地喚她，我把頭放在她的耳邊，大聲把我帶回來的好消息告訴她，可她是已經聽

不見了。

過了一些時候，她忽然睜開眼睛，搖着頭說：「太遲了。」她用她的無光彩的眼睛望着我，像認不得我似的。她開始大聲呻吟起來。

我問她究竟服了什麼毒藥，她一定不肯說。我沒有方法使她再說一句話。我絕望地，瘋狂地跑了出去。等我到醫生找來時，她的身子已經冷僵了。我抱着她的身子哭了一陣，我不忍再看她的變得那樣可怕的臉。

我帶來了好的消息，我已經把自己從絕望中救拔出來，而她，我所寶貴的，她却躺在牀上死了。我陪伴她過了一夜。我整夜在屋裏大步躡着。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才好。後來我終於決定了。

我把剩下的東西，除了自己隨身的衣服外，通通當齊了。我買了棺木，收殮了她，於是僱了船把棺木運回去。這一次我們是雙雙地回家了。

到了那鄉村，把船停在河邊，我便登了岸到岳家去。

雖然我的衣服和舉動都顯了落魄的樣子，但岳家的人却很熱誠地接待我，不過他們看見只有我一個人回來，覺得很奇怪，便驚訝地問：「你回來了，寶珠呢？」

朋友，你想我怎樣回答他們呢？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嗎？我沒有臉再哄騙他們，我也沒有勇氣對他們說真話，我只好說：「她在船上，你們去看看。」我極力忍住淚，絲毫不動聲色。

「爲什麼，她不上岸呢？她生病嗎？或者出了什麼事情？」他們很關心心地絮絮問着。我不回答，我只顧說：「你們去船上看便知道了。」

於是我陪了她的父母走出來，遠遠地看見船在那邊靠着，我們走過橋，離船愈近了。

我正走在橋上，一種異樣的感覺抓住了我。我恐怖，我慚愧，我悲哀。我覺得我沒有勇氣伴隨他們到船上去。我沒有

勇氣去看他們那種悽慘的失望。我沒有臉再和他們談話，因為我是殺死他們女兒的兇手。於是我奮身往橋下跳去。

我落進了水裏。我聽見他們在呼救，我的頭腦昏眩起來，我的心裏很難受，我掙扎，於是我失了知覺。

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躺臥在岳家了。我躺在一間小房裏的牀上，岳母坐在旁邊，她含着眼淚細細地勸慰我，說人已經死了，是無法的事。她並不怪我，說不是我的錯，只怪她的女兒命不好，她又勸我好好保養身體，不要為死者悲傷。她並且還答應將來把她的第二個女兒嫁給我，叫我就在她家裏住下去，以後不要再出去了。這一切都聽在耳裏。每個每個的字像針一般刺得我的心發痛。我感激她，而同時我更憎恨自己，我更詛咒自己。

因了病我就在這裏住下來了。在這裏我每天所得到的是安慰和看護，岳父母和我的阿姨（就是岳父母答應將來嫁給我的那十八歲的少女）都拿一顆真誠的心看待我，不像一個仇敵，倒像一個恩人。然而這安慰這看護，究竟給了我什麼呢？牠們像最嚴酷的刑罰那樣折磨着我的心，使牠沒有一刻安靜的時候。無論什麼時候我都看見在我面前橫着那黑漆棺木，蓋子閃着，裏面躺臥了她的紙一般白的臉和出血的嘴。於是我暗暗祈求着，禱告着那懲罰的到來，我盼望她們打罵我，虐待我，責備我。我向岳母哀求過，向小姨哀求過，可是結果只得着她們的淒然的微笑。這其間我的心痛愈深了。

到後來終於不能忍受下去了，我決心離開這地方，去尋求我所應得的懲罰。在一個月夜，衆人都睡了，我偷偷從床下爬起來開了門出去。

我剛剛要走出大門，忽然我的衣服被人拉住了。我吃驚地掉過頭，看見我的阿姨站在我身後。她的頭髮散開來，披了一頭，被月光梳洗着，她的美麗的臉在月光裏伴着那堅定而淒哀的表情，顯得更是聖潔了。我癡立在她的面前如瞻仰一座女神的石像。

朋友，便是像我這樣一個卑卑無足道的人，也知道怎樣崇拜這聖潔的女神呢！

「姊夫，你爲什麼要走？我們真正把你勸不轉來麼？世間值得你愛的就只是姊姊一個人麼？爲什麼你一定要去死？」她悲聲說着，眼裏淌了淚。

朋友，這聲音至今還在我底耳邊盪漾。要是你能够聽見這聲音呵！……

這一個少女，她在鄉間是以學問和相貌出名的，許多人來求婚都不中她的意，她現在却對我說了這樣的話。朋友，你想我這時候怎麼辦呢？我不是木石，我有感情，我不能不愛她。然而棺木又在我的腦中浮現了，牠橫在我們兩人中間。我於是跪下來，抱了她的腿，默默地流着淚。然後我把經過的情形通統據實告訴了她。沒有誇張的話，也沒有隱藏一句，我又說明我爲什麼不能留在這裏，爲什麼不能和她結合；又說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值不得她愛。最後我站起來，逕自往外面走了。

臨去的時候，我還回頭看了她一眼。她癡立着，讓月光拂着她的臉。她的眼裏包含着—腔眼淚，她站在月光裏，顯得非常莊嚴，非常美麗。我想去吻她，抱她，但終於不敢。我毅然走了。朋友！這情形確實值得人—哭啊！我已經在她的心裏植下悲哀的種子了……

從此我就變了另外一個人，我就成了一個精神病患者。我的心已經死了。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看見那棺木。於是，我馬上便想起了—個女人爲我犧牲，另—個女子爲我心碎的事，我的心便猛烈地疼痛起來。我努力去尋求懲罰來安蘇這—顆心，而結果仍是一無所得。最後我便得到了酒。這酒雖不能給我苦痛，却能給我麻醉，使腦筋變得遲鈍，現實變得模糊起來，在失了心的笑中，哭中，我才尋得了片刻的安慰，而這安慰是不會來折磨我的心了。

我漂泊，我閒蕩，我喝酒。我做這一切，無非是使自己容易把一切忘掉。社會太黑暗了，生活太苦惱了，而過去的創傷，重担—樣壓在我的肩上，使我完全不能搖動。我這樣的人當然沒有勇氣站起身子來承担這一切，我只有逃避在遺忘，麻木，墮落中了。朋友，你想我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我除了遺忘，麻木，墮落之外，還有別的路可走嗎？

我殺了一個女人，誤了一個女人，她們都是愛我的；我擾亂一個家庭的安寧，而這家庭又是的我恩人朋友！你想，我經過了這一切以後，還能够絲毫不動心地生活着像一個「人」那樣嗎？我已經不能算是「人」了，我把我自己埋葬在遺忘、麻醉、墮落中，而剩下這軀體，這已經不是人的軀體了，這裏面不會跳動着人的心，也沒有人的靈魂。牠生存着，只是爲的腐朽；牠生活着，只是爲的累人。像這樣的東西，正應該如你所說要走出去，而且還應該走出這世界去。

朋友，我現在走出去了，因爲我不能夠再負擔那重担了。我想在那裏，在那無名的死裏，我該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寧。我背負着十字架，已經走了這些時候了，現在該可以達到了目的地罷。我背負着十字架，並不像基督，而只像那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上的小賊——如果你有眼淚爲他流，就請你多少爲我流幾滴眼淚罷。

這時候自然我還不能沒有留戀，我還不能忘掉在遼遠的鄉村裏含着眼淚等待着我的那個少女，然而我的面前只橫着死的一條路了，一條鞭子在後面鞭打着，要我向前走去！不容我再片刻的留戀。朋友，這情景確實也值得令人一哭啊！雖然我是這樣卑卑不足道的一個人。

朋友，我去了，永遠去了，不再來累你了，請你不要爲我的命運悲傷，我是一個值不得你的同情的人。我現在背負起我的十字架向着那目的地走了。但我在最後的一瞬間還會記念着你的好意，還曾祝禱你。

你底向墳墓走去的朋友××

(一九三〇年)——短篇小說第一集

狗

我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不知道自己的年紀。我是像一塊石子似的被擲到這世界上來，於是我便生存了。我不知道誰是我的父親，誰是我的母親。我只是一件被遺失了的東西。我有黃的皮膚，黑的頭髮，黑的眼瞳，低的鼻子，短小的身材。我是那千百萬人中間的一個，而且是命定了要在那些人中間生活下去的。

每個人都有他的童年。我也有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却與其他的人的不同。我不知道燠熱，我不知道飽滿，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我所知道的只是寒冷與饑餓。

有一天，正確的日子已經記不清楚了，總之是有一天，一個瘦長的滿臉綉紋的老年人站在我的面前說：「在你這樣的年紀應該進學校去讀書。求學是人生的第一件要事。」他的樣子很莊重，他的聲音很溫柔。

於是我去，我忘掉了自己的饑餓，忘掉了自己的寒冷。我四處找尋，我發見了堂皇的建築，我也發見了簡單的房屋，據說這都是被稱爲學校一類的東西。我昂然走進去了，因爲我記着求學是人生的第一件要事。

「去道真不是你該進來的。」無論在堂皇的建築或簡單的房屋，無論在門口遇見的是兇惡的面孔或和善的面孔，我總會聽見這一句同樣的話。這一句話像皮鞭一樣打着我的全身。我覺得全身都在發痛。我低下頭走了。從裏面送出來孩子們的笑語，長久地在我的耳邊盪漾。我第一次疑惑起來，我究竟是不是一個人。

我的疑惑一天一天地增加。我要不想這問題，可是在我的耳邊似乎時常有一個聲音在問：「你究竟算不算是一個人？」

破廟裏有一座神像。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我這樣想。神龕裏沒有簾帷，神的莊嚴的相貌全露出來。雖然身上的金已經脫落了，甚至一隻手也斷了，但神究竟是神呵。我跑到在破爛的供桌前禱告着：「神呵，請指示給我，我究竟是不是可以算做一個人呢？」

神的口永遠閉着，甚至在夢裏他也不肯給我一點指示。可是我自己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我說：「像這樣怎麼能夠算做一個人呢？這豈不是太污辱了這個神聖的字嗎？」於是我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人了。

我斷定我的生活是很合理的，我乞討殘湯剩飯猶如狗之向人討骨頭。我並不是一個人，不過是狗一類的東西。有一天我又想：既然是東西當然可以出賣，我便決心把自己出賣了。我插了一根草標在背上，我慢慢走過熱鬧與不熱鬧的街市，我擡起頭慢慢地走，爲的是把自己展覽給人們看，以便找得一個主顧，我不要代價，只要人收留我，給我一點骨頭啃，我就可以像狗一樣地忠心服侍他。

可是從太陽出來的時候起一直走到太陽落山去，我沒有遇見一個人走來向我問一句話。到處都是瘴氣的歪臉。只有兩三個孩子走到我身邊來玩弄我背上插的草標。

我疲倦了，我又餓，然而我不得不回到破廟裏去。在路旁，我拾起了半塊帶着塵土的饅頭，雖然是又硬又黑，但我終於嚥下去了。我很高興，因爲我的胃居然和狗的胃差不多。

在破廟裏沒有人聲。我想，連作爲東西，我也賣不出去了。我不但不是人，而且也是人間完全需要不着的東西。我便痛哭起來，因爲人的淚固然是很寶貴的，而一件不需要的東西根本就不值一錢。

我俯在供桌前痛哭。我想哭個夠，因爲我現在還有眼淚，而且只有眼淚。我不僅在破廟裏哭，我甚至跑到有錢的公

館門前去哭了。

我躲在一家大公館門前的牆角裏，我冷，我餓，我哭了，因為我可以吞我的眼淚，聽我的哭聲，免得聽見饑餓在我的肚裏叫。

一個穿着漂亮洋服的青年出來了，他並不看我一眼；一個穿着漂亮長袍的中年人進去了，他也不看我一眼，許多的人走過了，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好像我並不會站在這裏一般。

終於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從裏面走了出來，他注意到我了。他走到我面前，罵道：「去，這裏不是你哭的地方。」他的話響亮得和雷聲差不多，我的全個頭腦都被震昏了。我的身子被他踢着，像狗一樣。我止了哭聲，捧着頭走開了。我不說一句話，因為我沒有話可說了。

回到破廟裏，我躺下來，因為我沒有力氣了。我躺在地上叫號，恰像一隻受傷的狗。神的莊嚴的眼睛看下來，這一雙眼睛撫着我的疼痛的全身。

我的眼淚沒有了。我爬起來，我充滿了感激地跪在供桌前禱告：

「雖然不是一個人，但既然被命定了該活在世界上，那麼就活下去罷。生下來就沒有父母，沒有親人，像一件被遺失了的東西，那麼就請你大公無私的神作爲我的父親罷，因為我不是人，在人間是不會得着誰的撫愛的。」

神的口永遠閉着，他並沒有說一句反對的話。

於是我有父親了，那神，那斷了一隻手的大公無私的神呵。

二

我每天雖然和平常一樣出去向人們乞討一點骨頭，但是只要有了一點東西塞住了我的饑餓以後，我便回來了，因為我也和別的人一樣，家裏有着一個父親，雖然這家就是破廟，父親就是神，而且他的口永遠閉着，不說一句安慰我

的話，但在這世界上不肯離開我的却只有他一個了。所以他還是我的唯一的親戚。

雖然是在寒冷和饑餓中，日子也過得很快，我是一天一天地長大了。

一種奇怪的東西也漸漸在我的身體內發生着。

我自己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人，而且常常拿這樣的話來提醒我自己，可是人的慾望却漸漸地在我的身體內生長起來。

我渴望和別的人一樣有好的飲食，大的房屋，漂亮的衣服，和溫暖的被窩。

「這是人的慾望了。你不是人，怎麼能夠得着這些東西呢？」我一旦發見自己有了奇異的思想時，便這樣地提醒着自己。

然而話是沒有用的，人的慾望畢竟在狗一類的身體裏生長起來了。雖然明知道這是危險的事，自己也沒有方法阻止牠。

於是大街中商店裏的種種貨物在我的眼前就變得非常引誘人的了。尤其使我動心的就是那一雙時常在人行道上走動的腿。那一雙粉紅色的腿，肉色的腿，多麼細緻，多麼柔嫩，多麼渾圓，真是找不出一點邊際，好像是用一塊紅玉鑿成的，但世間又沒有那樣大的紅玉，而且紅玉又不會有那樣的狀。這一雙腿有時在人行道上走着，不是在走，是在微微地跳舞。牠們常常遮了我的視線，好像是兩隻大的圓柱。有時候牠們被擺在街中黃包車上面，一隻壓着另一隻，沈醉的斜臥在車上，好像等人來撫摩，來玩弄。

我屢次遠遠地就伸出手，想走到那一雙腿面前去撫摩，去玩弄，可是當我的眼光逼近了那一隻腿的時候，一個念頭便開始咬着我的頭腦：「小心着，你並不是人呢！」於是我的勇氣消失了。

有一天，我却看見那一雙腿的旁邊躺着一隻白毛的小狗，牠的臉緊偎着那一雙腿，而且牠還沿着腿跳到上面去。

我想：「這不一定人纔可以呢？小狗也可以的。」這樣想着，勇氣便陡然發生了。我向着那一隻可愛的腿跑過去。我快要跑到了，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隻手把我抓住往地上一推。

「你瞎了眼睛，」我只聽見這一句話，便覺得頭腦昏亂了，眼睛裏面有許多金星在跳，我睡倒在地上。

我爬起來，四面都是笑臉，腿已經看不見了。奇怪的笑聲刺痛着我的耳朵。我蒙着耳逃走了。

一層繃帶從我的眼睛上落了下來。我明白了。我恍然大悟了。這許多年以來我得意地以爲自己是一隻狗，或狗一類的東西，可是現在我纔知道我還不配做狗呢！

我帶着沉重的心回到破廟裏，我坐在供桌的下面。我默默的想着，想着。我彷彿看見了那隻白毛的小狗怎樣親切地偎着那一隻腿，我彷彿又看見牠怎樣舒服地住在大的公館裏，有好的飲食，有溫暖的被窩，有溫柔的撫愛。姑姨象蛇一樣敲着我的心。我於是爬在地上，我用雙手雙腳爬着，我搖着頭，擺着屁股，汪汪地叫着。我想看我做得像不像一隻狗。

我汪汪地叫着，我覺得和狗叫差不多。我想這時候我總可以算做一隻狗了。我滿意，我快活。我不住在地上爬。然而我的兩隻腳終於要站直起來，兩隻手也不能够再爬了。失望鎖住了我的心。

「連狗也沒有福氣做呵，」我又輪在地上絕望地哭起來。

我含着眼淚跪在供桌前禱告：

「神呵，作爲我的父親的神呵，請你使我變做狗罷，和那一條白毛小狗一樣。」

神的口永遠閉着。

我每天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但我還沒有做狗的福氣。

我有黃的皮膚，黑的頭髮，黑的眼睛，低的鼻子，短小的身材。

然而世界上還有白的皮膚，黃的頭髮，綠的眼睛，高的鼻子，高大的身材。

他們，一個，兩個，三個在街中和人行道上大步走着，昂然地擡頭四面張望，亂唱，亂叫，亂笑，好像這大街中這人行道上就只有他們三個人。其餘的人畏怯地在他們身旁走過，或是遠遠避開他們。

我有了新的發見了。所謂人原來也是分着等級的。在我平常看見的那種人上面，竟然還有一種比他們更偉大的人。

戴着白布的帽子，穿着有藍邊的白色衣褲，領口敞開，露出有毛的皮膚，兩個，三個，四個，自從有了那一次新的發見後，我便常常在街中看見這種更偉大的人了。

他們永遠是笑着，唱着，叫着，或是拿着酒瓶打人，或是摸女人的臉。有時候，我甚至看見他們坐在黃包車上面，膝上還坐着我所愛的那一雙粉紅色的腿。他們嘴裏說着我不懂得的話語。

人們恭敬地避讓他們，我更不敢挨近他們身邊，因為他們太偉大了。

我只是遠遠地望着他們，我暗中崇拜着。我祝福着。我的饑餓被欣喜滿足了。我爲了世界上有這樣的偉大人物而慶幸着，我甚至於因此忘掉了自己的痛苦。

我暗中崇拜他們，祝福他們。我時時謹戒着自己，不要挨近他們身邊，免得褻瀆了他們。可是有一次我終於挨近他們了。

在旁晚的時候，因為饑餓與疲倦的緣故，我走不動了。我便坐在路旁牆邊，撫着我的塗着血和泥的赤足。饑餓敲着我的心，我的眼睛也昏花了，看不清周圍的一切，以至連那偉大的人走來也看不見了，等到看見了要起來避開，然而

太遲了。

一隻異常鋒利的腳向我的左臂踢來，好像這隻臂膀被刀砍斷了似的，我痛倒在地下滾。

「狗，」我清清楚楚聽見這個字從偉大的人的口裏吐出來。

我的手揉着傷痕，我的口裏反覆地念着這一個「狗」字。

我終於回到了破廟裏，我忘掉了痛苦的傷痕。我在地上爬着。我搖着頭，我擺着屁股，我汪汪地叫。我覺得我是一條狗。

我心裏很快活，我笑着，我流了眼淚地笑着。我明白現在我真正是一條狗了。

我帶着感激跪在供桌前禱告：

「神呵，作爲我的父親的神呵！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地感謝你，因爲我現在是一條狗了，那偉大的人，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

神的口永遠閉着。

我不停地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因爲我是一條狗。

四

我又在牆中遇見那一雙粉紅的腿了，牠們慢慢地向我走來，像兩隻圓柱。

我幾乎不能忍耐地等牠們走過來。我的心裏充滿了快樂，因爲我現在是一條狗了。

皮鞋的聲音近了，我急急地向着那一雙腿撲過去。我爬着，我緊緊抱着那一雙的渴望了許久的粉紅色的腿。我把臉緊偎着牠們，我又去舐牠們。異樣的味道滲進我的鼻子，我漸漸地陶醉了。我的耳邊響着種種聲音，重的東西壓在我的身上，許多隻手在拖我，可是我緊緊抱着那一雙腿死不放。

五

等我回復了知覺的時候。我是在一個黑暗的洞裏。沒有一點人聲。空氣很沉重。我的呼吸快要閉塞了。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但我知道這決不是狗窩。我還想在地上爬。還想汪汪地叫。可是我的全身疼痛得厲害。而且身子給繩索縛住。連動也不能夠動一下了。

我又想。在那破廟裏斷了一隻手的大公無私的神。作爲我父親的神。依舊冷清清地坐在神龕裏面。他在那裏等我。我要回去。我無論如何要回到那破廟裏去。

不管我的全身怎樣地疼痛。我畢竟是一條狗。我要叫我要咬！我要咬斷那繩索。跑回我的破廟裏去。

(一九三一年)——短篇小說第一集

將軍

「你滾開，今晚又碰着你！」費多·諾維科夫昏迷似地罵起來，就把腳踢到一隻瘦黃狗的身上，那狗原先縮成了一團，伏在牆邊，被他一踢便尖聲叫起來，馬上伸長了身子，一扁一跛地往旁邊一條小街裏跑去了，把寂靜的馬路留給他。

「在你們這裏什麼都不行，連狗也不會咬人，狗也是這麼軟弱的！」諾維科夫常常憤憤地對着那個肥胖的中國侍者說，他差不多每晚上都到那一家小咖啡店裏喝點酒。直到把他身邊帶的錢花光了，纔半昏半迷地走出來。在那咖啡店裏他是很得意的。他常常和那個中國侍者談話，他什麼話都說。「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在我們那裏冬天會把人的鼻子也凍掉！」他好幾次得意地對那侍者說了，那個中國人永遠帶着笑容聽他說話，在這樣大的城市裏就似乎只有那一個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話。「你們不行，你們什麼都不行！」當他想到自己所受過的委曲而生氣的時候，他就憤憤地向那個中國人罵了。

他走出咖啡店，不過十幾步光景，一股風就對着他迎面吹來，像一根針把他的鼻子刺一下，但他馬上就覺得沒有什麼痛苦了。他把身子搖擺着，強硬似地說：「這不算什麼，這不算什麼，你們這裏冬天並不冷，風也是很軟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鄉，那風才是真正厲害呢！風在空中捲起來，連人都會給他捲了去。那雪風真可怕！牠會把拖着雪車的馬吹得倒退。他記得那時候他和將軍在一起，就是那出名的除伯次奎親王，一個晚上，他陪着將軍冒雪趕到彼得堡去，馬

夫在路上凍壞了，馬發狂似地在風雪中亂跑，幾乎要把車子撞到石壁上去，還是虧他告了奮勇去拉住了馬，和風雪爭鬪，和馬爭鬪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勝利。後來進了旅店，將軍很高興地拍他的肩頭說：「朋友，你不錯，你應該得一個十字章！」將軍還和他握手呢！不久他升做了中尉。是的，將軍很高興提拔他。他很有希望做一個將軍，但是後來世界一變，什麼都完結了。那將軍死在戰場上，他的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將軍完結了。從那時候起許多戲劇的場面接連地在他的眼前展現着，變換得那麼快，他好像在做夢。最後他就漂流到了中國，這什麼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了下來，住了下來，就糊裏糊塗地混過這幾年，現在就像被什麼東西絆住腳跟似地，他要動彈也不能夠了。

「中國這地方就像沙漠一樣，真是一個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沒有有一個活人！」他走在寂靜的馬路上，看着黯淡的燈光在夜的寒風裏戰抖時，就禁不住要想到家鄉，想到家鄉他就禁不住要發出這樣的嘆息了。

一輛黑色的汽車從他後面跑過來，像蛇一般只一竄就過去了，沒有大的叫聲，燈光在他的眼前開始打轉，一圈一圈的旋轉着，他好像被包圍在金光裏面了。他不覺得奇怪，似乎頭變得重一點，心却是很熱的。他彷彿聽見人在叫他：「將軍！」他就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這裏也聽慣了將軍的稱呼。起初是他自己口裏說着，後來別人就開玩笑地稱呼他做將軍。那個中國侍者就從沒有忘記過叫他做將軍！那個愚笨的老實人，也許真正相信他是一位將軍。他的態度就不像一個將軍嗎？每次那侍者稱他做將軍，他就驕傲地想：「你們這裏有什麼將軍可以比得上我？他們都配做將軍，我為什麼不配？」當他端過酒杯來喝的時候，他用輕蔑的眼光把屋子裏的陳設看一下，心裏非常得意，以為自己真正是一位將軍了。

然而從那咖啡店出來，他低頭一看自己的身子，就像把將軍的官銜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驕傲便馬上飛走了。在咖啡店門前沒有汽車和馬車等候他，只有一條長的馬路伸直地躺在那裏。他要回家還得走過這馬路，轉兩個彎，走兩條街。路不能算遠，可是他每晚總要在咖啡店裏坐到時候很遲。他說是回家，但看他那神氣，也又嫌不願意回家。

的樣子。對那個中國侍者他什麼話都肯說，但一提到家他就膽怯似地把嘴閉住了。

沒有汽車，馬車，沒有侍從，沒有府邸的將軍，這樣算得什麼將軍呢？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條件有些不夠了，就不得想到府邸上面來。「現在將軍要回府邸了。」有一次喝飽了酒他就壯起膽子對侍者這樣說了，於是搖擺着身子走了出去。

給風一吹他的臉就有些涼了，頭腦裏突然現出了一個「家」字，好像這個字是風給他吹進來的。於是他的眼前就現出來一個房間，一個很簡陋的房間，在一個中國人開設的公寓的樓上，這是他的府邸呀。在那房間裏還住着他的妻安娜。他自己的年紀快到四十歲，安娜却要年青一點。他做中尉的時候就和她結了婚。她是一個小軍官的女兒，有着普通俄國女子所有的好處。她跟他在一起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就沒有分離過。她應當是一個很體貼的妻子，但爲什麼一提到她，他就覺得不舒服，覺得害怕呢？那原因他自己很知道，但他却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她真正是我的妻子麼？」每一次走進那個弄堂，遠遠地看見自己的家，就禁不住這樣地疑惑起來，有好幾回他走到後門口却不敢按那電鈴，躊躇了半晌纔伸出了手。茶房來開了門他就繞進裏面去，困難地爬上了樓，把鑰匙摸出來開了房門。那裏面照例是空空的，只有些香粉的氣味在等候他。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夫人晚上要去赴宴會呀！」他扭燃電燈，一個人走來走去，在桌上床上到處翻了幾下，就這樣說了。他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彼得堡的時候除伯次李將軍就常常讓他的妻子整夜地和賓客們周旋，將軍自己却忙着做別的事情。「是的，做將軍的都是這樣，都是這樣。」

雖然這樣說，但是他的心並不是很安寧的。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樣的話，不過他的頭腦卻沒有功夫去思索了。他在床上躺下來，換句話說，他就糊裏糊塗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還看不見安娜。她依舊沒有回來，也沒有人招呼他，還得他自己照料自己。後來安娜回來了，她

會料理他們的中飯。她會給他一點零錢花。

「安魯席加，你真漂亮呀！」他一看見妻子的粉臉，就忍不住要這樣說。

「費加，我不許你這樣說，你沒好心的！」她走過來微笑地給他一個吻，她的樣子帶了點疲倦。

「我以後不說了，可是我看見你回來，喉嚨就癢起來，禁不住又說出這種話。」他像接受恩惠般地接受了她的吻，說話時態度很謙遜，還帶得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費加，我知道，你這酒鬼，就把錢送酒上面去，」她帶笑地責備他。

「不要說了，安魯席加，在彼得堡我們整天喝香檳呢！」他哀求似地說了，這自然是誇張的話，在彼得堡，他不過偶爾喝着香檳，在家鄉時他却喝過渥特加。

「在彼得堡，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們是在中國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说着就漸漸把笑容收斂起來，一個人在那舊沙發上坐下去，把眼睛望着壁上掛的一張照片，在那上面展示着十幾年前他們夫婦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見妻子不高興了，就走過去勸慰她，他坐在沙發的靠手上，伸一隻手去挽住她的頸項，抱歉似地說：「都是我不好，我使你不快活，你要寬恕我。」

她把身子緊緊偎着他，不回答話，却自語似地嘆息說：「那些都成了捉不回來的夢景了。」

「安魯席加，你又在懷念彼得堡嗎？不要老是拿那些懷念來折磨你自己呀！」他痛惜地說，他究竟還熱愛着他的妻子，和從前沒有兩樣。

「我再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關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向我要錢！」她生氣地半帶哭聲地對他說了。她的眉頭不停地起伏着。

這情形並不使他驚恐，在他的眼睛裏這並不是第一次。他他知道妻子的性情。她前一晚上從別人那裏受了氣，她回家時就要把氣在他的身上發洩出來，但這所謂發氣也不過說幾句責備他的話，或者囑咐要回到自己的國裏去，這也是很容易對付的。但次數愈多，他自己就漸漸地受不了了。那羞愧，那苦痛，在他的心上愈積愈多起來。

「安魯席加，你再等等罷，爲了我的緣故請你再忍耐一下罷。我們以後就會有辦法的，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他起初就拿這樣的話勸她。但後來他自己的心也在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話全是沒有把握的。

「變好起來，那恐怕永遠是一場夢！在這裏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了我！我真正不敢往下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後還有多少日子……」她開始抽泣起來，但她自己還在掙扎，極力要她不哭。

他的心更軟了，一切驕傲的思想都飛走了。只剩了一個痛苦的念頭，他就問：「昨天晚上那人待你還好嗎？」他問這句話就像把刀往自己的心裏刺，那痛楚使得他把牙齒咬緊了。

「好？我就沒遇過一個好人！那畜牲喝飽了酒，那樣粗暴，就給他蹂躪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給他咬傷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揉她的左膀，過後就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肩頭下不遠處，現出來接連幾排紫色的牙齒的跡印，在白色的手膀上顯得很清楚。

他一生看見過了不少的傷痕，甚至有許多是致命的；但這一點輕微的傷痕却像一股強烈的火焰燒得他不敢把眼睛睜開了。在他的耳邊響着女人的求救般的聲音：「你給我個辦法罷，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他極力忍住眼淚，然而眼淚終於打敗了他，從眼眶裏狂流出來，他不由自主地把臉壓在她的手膀上哭了。

這樣一來妻子就不再說什麼氣憤的話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淚，就用手撫摩他的頭髮，溫和地說：「不要像小孩那樣地哭，你看你會把我的衣服弄髒的……有話好好地說，我的話不要緊。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起初是妻子責備丈夫，現在却輪着妻子來安慰丈夫了。這一哭就完結了兩個人中間的爭吵。

過後丈夫就說：「我以後決不再喝酒了。」兩個人又和好起來，講些親愛的話，做些事，或者夫婦一道兒出去在一個飯店裏喫了飯，自然不會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個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裏喫飯，由妻子講些那個美國水兵的笑話，丈夫也真正帶了笑容聽着。他們很知道消磨時間的方法。輪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時候，丈夫得了零錢，又得了吩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裏玩罷！」她永遠說這樣的話，就像母親在吩咐孩子，但她也知道她一出去不到半點鐘就會到咖啡店去了。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進咖啡店的，他對自己說：「這一女我應該聽從她的話了。」他就在家裏規規矩矩地坐下來，拿出一本破舊的聖經來攤開讀，他想從聖經裏面得到一點安慰。這許多年來跟着他飄流了許多地方的，除了妻子外，就只有這本書。他是相信過上帝的，他也知道當他在生活裏失了忍耐力的時候，他可以求上帝來救他。

於是他讀了：「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又是這樣的話，他不能讀下去了。他想：「老是讀這個有什麼用呢？人子都會受這些苦，但是他要復活，我們人是不能夠復活的。他們戲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臉上，鞭打我，虐待我一直到死，我死了却不能夠復活，我相信上帝有什麼用處？」這時候妻的帶着受苦的表情的臉便在書上現了出來，他翻過一頁，却看不清楚字跡，依舊只看見她的臉。他覺得實在不能夠忍受下去了，就闔了書，把大衣一披，帽子一戴，逕自往咖啡店去了。

一進咖啡店那個和氣的中國侍者就和往常一樣地過來招呼他，稱他做將軍，給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進肚裏，就開始和那個中國人閒談。漸漸地他的勇氣和驕傲就來了。他彷彿真正做了將軍。

「在那我們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得。在彼得堡，將軍的府邸裏……」他得意地說了，這府邸並不是他的。是除伯次李親王的，他那時是個中尉。他記得很清楚，就彷彿還在眼前，那晚上的跳舞會，他和安娜發生戀愛的那晚上。

大廳裏燈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晝。將軍穿着堂皇的制服，佩着寶星，圓圓臉，嘴上垂着兩撇鬚，將軍的相貌不是和他現在的樣子相像嗎？那麼多的客人，大半是他的長官和同輩，還有許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麼漂亮。樂隊在奏樂了。許多對伴侶開始跳舞，他挽着安娜小姐的腰，她是年青而美麗，她對他笑得那麼可愛。同事們都在羨慕他的幸福。看，那邊不是波利士嗎？他在向他做眉眼，波利士來，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給他做手勢，像在祝賀他。他笑了，他醉了。

「將軍再來一瓶罷。」中國侍者的粗糙的聲音把那些人都給他趕走了。他睜大了眼睛看，那白的牆壁上掛了一幅彼得堡的大教堂的圖畫，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嘆了一口氣說：「好，來罷，反正我醉了。」

他閉了眼沈默片刻，再把眼睛睜開來，看着那中國人把酒給他斟了滿杯，他就用力看着那酒，眼睛花了。在杯裏現出了一個女子的臉，這臉漸漸地變大起來，於是他又彷彿回到那跳舞會裏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園裏洋臺上去，時候是秋天，正逢着月夜，在洋臺上可以看見躺在下面的尼瓦河的清波，月光靜靜地在水面上流動。從廳堂裏送出來醉人的音樂。就在這時候他把他全量的愛都吐露給了她，那個美麗的姑娘在他的懷裏戰抖得像一片白楊樹葉，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愛和他的接吻。初戀是那麼美麗呵，他覺得那時候就是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圖的開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麗的呵！」他不覺感動地讚嘆起來，但是這一來眼前的景象就不變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個中國侍者，他帶笑地問：「將軍，你喝醉了？今晚上真冷，再喝一瓶嗎？」

音樂，月光，跳舞會，那一切全都沒有了。只有這一個冷落的小咖啡店，和一個愚蠢的中國侍者。「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他還想這樣強硬地說。但是另一種感覺制服了他。使他嘆息地搖頭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覺得人突然變得更老了。

「將軍，你們那裏的士全是黑的嗎？」那個中國侍者看見他不說話，帶了興奮地問道。

他含糊地應了一聲，他的眼睛還在記憶裏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姐的臉。

「我看見過一個你們的同鄉，他常常帶了一個袋子到這裏來，一個人坐在角落裏，要了一杯咖啡，就從袋裏傾出了一些東西來——你猜他的袋裏裝的是什麼，將軍？」中國侍者突然忍不住笑問。那肥臉笑得擠做了一堆，真難看。

他不回答，却讓那個中國人繼續說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傾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淚。我有一次問他那是什麼，他答得很奇怪，他說『那是黑土，俄羅斯母親的黑土。』他把土都帶了出國來，這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無垠的大草原，沈默的，堅忍的，連續不斷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動着無數的黑影，沈默的，堅忍的，勞苦的……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悉的。他不覺感動地說了：

「俄羅斯母親，我們全是她的兒子，我們都是這樣！」他說罷就站起來，付了錢往外面走了。他的耳邊響着的不是中國侍者的聲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聲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寂靜的馬路上，他又想起那尼夫斯基大柵來了，在那街上就立着將軍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結了。

「完結了，在一個戰爭裏什麼都毀了！」他不覺這樣地嘆息起來，他彷彿看見將軍全身浴着血倒在地上，又彷彿看見人們在那府邸裏放了火，那火燒得很厲害，把他的前途也全都燒光了。

「就是你們，你們把我害到這樣！」他把脚用力踏在光滑的柏油馬路上，像在踏踐他的敵人，他就憤憤地罵起來。這話不是對那個中國侍者說的，却是對那些人說的。他想那些人給他的苦痛已經是很多很多的了。

「現在我們不是仇敵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現在不是也在受着踏踐，受着侮辱嗎？」他辯解似地說。他又悔恨地想，他爲什麼不應該回去呢？在這裏他又得到了什麼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我受苦是應該的，然而我不該把安娜也毀了！」他禁不住要這樣責備自己。這時候他彷彿在黑暗的天空中看見了那個華麗的純潔的臉，牠不住地向他逼近，漸漸地成了安娜的現在的粉臉。「她沒有一點錯！全是我害她！這些苦都是我給她的！請維科夫，你這畜牲！」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頭也更沉重了，他把帽子摔在地上，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邊突然響起來女人的哀求的聲音，他就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在那個粗野的美國水兵的懷裏哭了。那個水兵，紅的臉，紅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齒，他壓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膀子，他發狂地笑，和她告訴他的沒有兩樣。那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撞來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瘋狂地蒙着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麼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個臉，一個女人的滿是淚痕的粉臉，那一張小嘴動着，說：「憐憫我，救救我罷。」

於是什麼東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覺。等到他再睜開眼睛時，幾個人圍着他，一個中國巡捕手裏攤開一本記事冊，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都叫我做將軍，請維科夫將軍……尼切渥……不要讓安娜知道我會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渥；我不過喝了一點酒，完全沒有醉，尼切渥……」他用力繼續地說了上面的這些話，他覺得，很疲倦，想閉上眼睛。他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她在那個美國水兵的懷裏掙扎，那畜牲把身子壓在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張開，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轉動了。他老是躺着。他說：「帶我去，帶我到安娜那裏去！我要告訴她，我決定回去了。」於是她慢慢地把眼睛閉上。

他說的全是俄國話，沒有人懂得他。

(一九三三年)

◎ 尼切渥 (Nichov) (即「沒有什麼」)「不要緊」的意思。——短篇小說第二集。

沈落

「勿抗惡。」

這是他常常用來勸我的話。他自然有名有姓，而且提起他的姓名許多人都知道。不過我以為只寫一個「他」字也就够了。我並不崇拜名流爲什麼？定要人知道他的姓名呢？

「你一個人不承認又有什麼用？要來的事情終歸要來的。來了的事情你更沒有辦法叫牠不來。日本把東北拿走也是如此。我們還是好好地利用時間來做點自己的事情罷。」

他常常坐在沙發上，安閒地撫弄他的小鬚子，慢騰慢騰地這樣勸我。

他說的「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他却從不會對我說明過。我問他，他也只是支吾地回答着。不過有一次他會表示他現在所做的就是「自己的事情。」只有這一次，而且後來又謙遜地說他並不會說過這樣的話。

我是一個愚蠢的青年，即使我自己不承認，至少他已經有了這種看法。因爲他有兩三次惋惜地對我說過，他有一個很得意的姓顏的弟子，比得上孔子的顏回，可惜很年青就死去了。此後再沒有一個能够完全承受他的學問的人。還有一個方雲先，正準備着去應庚款留英考試，但究竟差了一點。至於我呢，我簡直差得太遠。

情。話雖是這麼說，然而他對我還是很好的。他依舊時常用種種的大道理來勸我，和我談許多話。真心地告訴我許多事

他的朋友不算少，但很少有人到他家去。我恐怕算是去得最勤的一個了。也常有一些青年到他家去領教，不過去了一次以後就不見再去。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我也曾想過幾次，我自己也是青年，爲什麼我却常去他家呢？其實這裏面一定有原因，也許是因爲他對我好，也許是因爲我好奇。

他有一個漂亮的太太，比他年青。這是第二個了。而且這也是不足爲奇的。許多有地位的學者教授都有着年青的太太。他的情形也和他們一樣，他和太太間的感情不算好，也不算壞。我不曾看見他們吵過架，但我總覺得他們夫婦間缺乏一種真摯的熱情，彼此很客氣，但也很冷淡。雖然他當初追求他的這個女學生時也會發狂了好些時候，但是現在一切都平靜了。他平安地做了她的丈夫。法律上的手續一點也沒有欠缺。他依舊是一個很有地位的學者和教授。

太太喜歡跳舞，他有一個時候也常去跳舞，但是現在他不常去那些高等華人的跳舞廳了。太太却依舊常常到那地方去，他不和她同去時就有別的朋友陪伴她，那是一位有名的歷史教授，一個官費的留美學生，說起來也還是他的學生，會聽過他半年的課。

「勿抗惡。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有牠存在的理由。滿洲國也是這樣。所謂惡有時也是必需的，過了那時候牠就會自己消滅了。你要抗惡，只是浪費你的時間。你應該做點實在的事情，老是空口嚷着反抗，全沒有用，而且這不是你的本分。你們年青人太輕浮了，真是沒有辦法。」

我雖然比較還能夠忍耐，但也禁不住要生氣了；我就不客氣地反問他：「那麼你又幹了什麼實在的事情？你就不算浪費時間！」

他倒也有些鎮靜工夫。他一點不生氣，却半得意半嘲笑地回答道：「我？我做的事情多着呢！我在讀書。我整天整夜地讀書，思索呢。比你們都用功！」

我相信他的話。他有着這一所王府般的住宅，而且有着一間極華麗極舒適的書齋，當然可以整天地關在那裏面。

他的藏書的確不少，一個玻璃櫃，一個玻璃櫥地裝着，陳列在寬大的客廳和寬大的書齋裏。而且每一本書的裝璜都是很考究的。裏面英文書不少，中文書也很多。

「我勸你還是多多讀書罷。這是很要緊的。一個人少讀書是不行的。中國現在需要的就是埋頭讀書的人。牠不用着那般空喊着打倒這打倒那的青年。我讀了這麼多的書，還覺得不夠。你們年青人不讀書怎麼行！要收復東北，也得靠讀書。」他帶了點驕傲地對我這樣說教。

說到讀書上來，我只好閉口了。他讀過那麼多的書，而我所讀過的連他的藏書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其實恐怕還只有百分之十！聽了他的這番讀書救國的大道理，我不覺帶了欽佩的眼光看他，我很奇怪他這瘦小的身軀裏怎麼裝得下那麼多的書本。

「要寬容，要尊重別人。沒有絕對的惡。在我們中國，各種人都該尊重，他們的努力都是有用的。每個人都該守本分地埋頭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你應該好好地用功讀書，不要管別的事情。你準備着畢業後去應庚款考試留學英美罷？」我聽了他的教誨，告別回來。走進公寓裏剛剛打開自己的房門，看見那窄小低溼的房間，我忽然想起了 Bokar Indemnity Student 這個稱呼。（我聽見一個英國人輕蔑地這樣叫過。）不知怎樣總覺得渾身不舒服。他竟然拿這個來做我的理想！對於他的話我漸漸起了反感。我看我的小小書架，那上面只有三十多本破書，而且有些還是從圖書館借來的。我怎麼能够和他相比呢？我沒有他那種環境。

「環境算什麼？苦學能够戰勝一切，學問的宮殿不分貧富都可以進去。」他常常這樣鼓勵我。他的話說得倒漂亮。所有他說過的話都是很漂亮。他從不去想想離事實究竟遠或近。我一走出他家的大門，我就有些疑惑他的話，一走進自己的房間我對他的尊敬就動搖了。

有幾次我真正下了決心說：關起門讀書罷。但是我的房間和他的書齋不同，我雖然關起門，心還是照舊地跑到外

面世界去。我闖了書本來思索，我的思想却走得更遠，而且更大膽，我差不多把他的全部道學都推翻了我連學問的宮殿的大門也不想用手去挨一下。

說句老實話，我對他的尊敬一天不停地減少着。我有好幾天，不，一個多月，不到他那裏去了。於是他寄來一封信，他的信也有一種獨特的格式，不僅格式，而且連話句，思想都像是從幾百年前的舊書裏抄下來的。他寫了許多漂亮的話，無非問我這許久爲什麼不到他家裏去。

爲了好奇也許還爲了別的緣故，我這下午便到他那裏去了。他的聽差素來對我很客氣，並不通報就讓我大步走進去。

院子裏盛開着各種草花。一個葡萄架搭在中間，一個多月不來，景象也有些改變了。在客廳的一角他的太太和歷史教授親密地談話。她都麗地打扮着，大概是新從外面回來或正預備到外面去。

他們不會注意到我，我連忙把腳縮了出來。我不去打攪他們。我知道那位歷史教授很崇拜她。據說歷史教授會寫了好幾首英文詩獻給她，甚至有人說過他們中間有着柏拉圖式戀愛的關係。這都是可能的，而且很自然的。歷史教授相貌漂亮，年紀青，談吐又討人歡喜。這樣的人和她在一起是相配的。恐怕那做丈夫的他也沒有別的話可說罷。

我逕自進了他的書齋。他安舒地坐在小沙發上，手裏拿了一卷線裝書搖頭擺腦地低聲誦着。

「你來了！」他放下書微笑地招呼我。看他那神氣，他似乎很高興我來。

「一個多月不見，你的學問一定大有長進。這些時候你一定讀了不少的書。」

我老實地告訴他這一個多月裏，我沒有從頭到尾地讀完過三本書，這使得他非常地吃驚了。

「那麼你究竟幹了些什麼事情呢？你們年青人這樣不知愛惜地浪費時間，真正可惜！」

一個多月不見面，現在我得了他的信纔來看他，他劈頭就對我說這樣的話！我心裏有些不高興，便嘲笑似地反問

道：

「那麼你呢？」

「我麼？我最近買了一部很好的明人小品。他似乎並不覺得我的話有些不恭敬，他很得意地拿起那本書，指着對我說：『這是一部很難得的書。明朝人的文章寫得真好。尤其是他們的生活態度。這部書你不可不看。』他說着就遞了那書給我。

我把書接到手，翻了幾頁，是個袁什麼的日記，我也不去管牠，只是輕蔑地搖搖頭，把書遞還給他，不說一句話。

他瞪了我一眼，顯然他看出我的態度了。他不滿意我，但他能够寬容，能够忍耐。他依舊溫和地不過帶了點責備地對我說：『怎麼，你們年青人總是看不起這看不起那的，其實人家事事都比你們強哪。這樣的好書，你們很難有機會讀到。現在給你，你不肯正眼看一下！這態度不成！』

自然我的態度和明朝人的差得很遠，我自己也知道。我不能夠寬容，不能夠忍耐，我自己也知道。

他看見我不說話，以爲我信服他的道理了，便又高興地說：『我還買到一個宋磁花瓶，的確是宋磁。可惜你不懂。』他這一次並不把花瓶給我，因爲他知道我不能認識牠的價值。

一年青人應該用功呵。我們祖宗留下的寶貝真多。做子孫的要是不能夠認識牠們，這是多麼可羞的事。所以我勸你多多地用功。學問是無止境的。年青人除了用功讀書外還有什麼事情可幹呢？他很清楚很有把握地對我這樣說教，同時他嚴嚴地撫弄他的小鬍子。

從前有幾次我對他的這種話也會用心地傾聽過，可是如今聽起來總覺得有些不順耳了。特別在今天我的性情有了改變，我不能夠忍耐。明朝什麼宋朝什麼已經把我的頭腦弄昏了。我生氣起來，他爲什麼要把我找來這樣麻煩我呢？我開始明白那般青年到他家來一次就不再來的原因了。

「先生，你要知道我今年纔二十三歲呢！」我忍不住這樣叫了。

「二十三歲正是用功的時候。青年時代的光陰是很可寶貴的。」他依舊諄諄地勸導我，他好像完全不了解我的心理。

「那麼我還用得着管明朝人寫了什麼書，宋朝磁器有什麼價值？那只是你們這種人幹的事情。」這一次我是很不恭敬地說了。

他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的臉色立刻變了，紅一塊白一塊，寬邊眼鏡下面的眼睛惡狠狠地望着我，微微喘着氣，啞一下張開，一下又閉着，好像有話要衝出口，但又沒有衝出來。

看見一個寬容論者生了氣，我倒快活地暗地笑了。我起初打算就在這時候走開，然而如今我却願意留在這裏，殘酷地細看他的怒容。我知道一個勸人忍耐的人的怒容和明板書一樣，人很難有機會見到。

「你去罷。」他掙扎了一會兒，終於嘆了一口氣，對我揮手道。

我就坐在他的對面，並不移動身子。我甚至更冷靜地細看着他的面容。我有一個念頭，這念頭是很殘酷的。

他兩三次揮動着手，看見這沒有用處，便也不作聲了。手軟軟地落下去，眼光漸漸變溫和了。他的臉上的表情也由憤怒變到了懊惱。

「寬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罷。」我諷刺地自語道。這時候我的眼睛並不放鬆他。

「不用再說了。你們年青人很殘酷，一點小事情也不肯放鬆。這次就算你勝利罷。但是你將來總會有懊悔的日子，你會明白我的話不錯。」他居然自認失敗了。我戰勝了他，我覺得很痛快。

我哪裏有耐心去聽他的話，我完全在想別的事情。我對他的尊敬這一次就完全消滅了。

「你記住我的這些話。你將來會明白。我年青時候也是你這樣子，我現在却知道了當初的錯。你將來也會後悔，你

辜負了我的一番好意。」最後的掙扎似地，他還努力來開導我。

我記起了。別人告訴過我，他從前的確寫過文章，勸人不要相信存在的東西，勸人在惡的面前不要沈默，勸人把線裝書拋到廁所裏，把古董賣給外國人去……還有許許多多激烈的主張，而且那時候他完全用另一種文體寫文章。別人的確對我說過這些事情。但是我不能相信，我也不把牠們放在心裏，因為這和他現在的一切差得太遠太遠了。固然時間會使人改變。但我不相信，在十幾年裏面一個人會變成一個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然而這一切如今都給他自己的話證實了。這一下巨步究竟是怎樣跨過去的，這簡直是一個令人不能相信的奇蹟了。他現在還要我再來完成一次這樣的奇蹟！

我像在猜謎般地望着他的臉。我想從那上面找出一點年青時代的他的痕跡。一個圓圓的光頭，一付寬邊的大眼睛，一嘴的小鬍子，除了得意和滿足外就沒有表情的鴨蛋形的臉。這些只告訴我一件事情：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有牠存在的理由。

這一次我覺得自己的身子突然伸長起來，比他高了許多。我從上面射下眼光來看他。我想，你自己也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你爲什麼要這樣看我？你是在分析我？」他忽然注意到了我的眼光，從這眼光他知道我的心理。他漸漸到了不安的樣子。

我點了點頭，神氣有點倔強。

「你真奇怪。我從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的年青人。」他冒險似地說道。

「你沒有尊敬！你沒有信任！」他加重語氣繼續說。「你什麼都看不起！什麼都不承認！」

我不大明瞭他的意思，但我已經看出來我的態度引起了他的煩惱，而且使他發見一些從未到過他的頭腦裏的

事情了。

「你完全不像中國人，完全不像！」他略略搖搖頭煩躁地說。

我看見他的得意與滿足給我趕走了，我看見他帶了從不曾有過的煩惱的表情說話，我感到大的興趣。

「你完全不知道中國的歷史，你完全不知道我們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貝。你的思想很奇怪，很奇怪。你不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他吃力地說着，一對眼睛在寬邊眼鏡下面痛苦地轉動，臉色因了興奮變紅了。他這時候比平日有了更多的活氣。但我却注意到一個陰影慢慢地走上了他的肩頭，那本袁什麼的書無力地跌在地上，離袁孟很近，他卻不會注意到。

「那麼你願意知道我現在的思想麼？」我的勇氣不停地增加着。我便挑戰般地問他道。我相信他要是知道我這時的思想，他的驚奇和痛苦還會比現在的更大。

「不，不！」他猛省地對我揮手說，他甚至帶了哀求的眼光看我。他絕望地躺在沙發上面，顯得十分瘦小無力。

「這個人究竟還有點心肝，」我這樣想着，就站起來，不再麻煩他了。

我走到門口正遇見他的太太拖着歷史教授的膀子有說有笑地走出去，門前停着一輛汽車，兩個人進了裏面就讓汽車開走了。

我站在門前，不覺又想到在書齋裏面的他，我自己也很奇怪，今天居然和他有了這樣的一番談話。

以後的幾天裏我差不多完全忘掉了他。但是報紙上載出了他和他的太太的名字。他在一個大學裏面講演莎士比亞，說莎士比亞是如何如何地偉大，而且那個英國人死了以後就再沒有人出來承繼那光榮。第二天他又在另一個大學裏講演公安竟陸派小品文的價值。

他的太太的消息更多一點。譬如在一個慈善的遊藝會裏演奏鋼琴，或者某要人在什麼花園大宴外賓時請她擔

任招待，或者外國某著名文學家來遊覽，她會陪他參觀了什麼古蹟。

從這些消息我便想起這一對夫婦間的生活來。這不能不說是很有興味的事，但過後我又覺得這有些無聊。他不是說過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有牠存在的理由麼？我何必去管他們的閒事。

我依舊把他的勸告拋在廁所裏。我整天整夜地浪費時間，不守本分地去作那些非「自己的事情」。

某一個上午我在英文報上看見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Student 放洋的消息，晚上我走過一家戲園，無意間遇見了他和他的太太。他們正從汽車裏出來，戲園門口掛着大塊的戲牌，上面寫着程豔秋、紅拂傳，我知道他又在陪他的太太聽戲了。

他先喚我的名字。我只得站住，不去和他打招呼。

「你知道雲先今日放洋麼？雲先平日很用功，所以有這報酬。你將來也可以去試試看。」他溫和地對我說，很高興，因為雲先是他的一個得意學生，畢業以後還常和他來往，我會在他那裏見過雲先，是一個和他同一種典型的人。

我看見他溫和地和我說話，彷彿完全忘記了那一天的事情，我也打算客氣地和他敷衍一下。我招呼了他的太太。恰巧這時候歷史教授來了，把她擁進了戲園。他却站在門口等我的答話。

「你這幾天讀了些什麼書？還是像從前那樣地浪費時間麼？」他依舊溫和地問我。

我剛要開口，忽然被一種奇異的感覺把我抓住了。我分辨不出是憐憫還是憎厭。我完全失了自制的力量。我粗魯地回答道：「你知道中國人民還應擔負辜匪賠款多少年？我這幾天正在研究這個問題。」

他的臉色馬上變了，他略一遲疑就轉身往裏面走了，不再理我。這句話大概很重地傷害了他。

我站在戲園門口冷笑了幾聲，我想在裏面他大概也在研究中國文化的名義下享受什麼罷，聽說程豔秋便是獨幕劇裏的丈夫裏的主角。

事後我也不去找他。不過有一兩次回憶起這事情，我也覺得我對他的態度有點殘酷。他對我也至少是不含一點惡意的。

一天他的信又來了，這封短短的信和他從前的信不同，裏面似乎有着他自己的感情，而且帶了點憂鬱傷感的調子。他希望我有時候也去看看他，不要故意和他疏遠。

我把他的信擲在字紙簍裏，不去理他。但過了幾天我偶爾走過他的住宅門前，我便進去了。

這天他沒有課。他穿了件膠衣躺在書齋的小沙發裏，手中拿了一本英文小書，無精打彩地看着。

「你來了，很好。」他嘴唇上露了個疲倦的微笑，把書翻過來放在沙發靠手上。我一眼就看見那是英譯本的柴霍甫小說。

他看見我的眼光落在書上便解釋道：「這幾天我專門在讀柴霍甫的小說。從前讀過幾篇，覺得沒有意思。現在我却很喜歡他。這的確是有價值的作品，你也可以找來讀讀。」

我打了一個冷噤。於是一個憐憫的感覺從心底升了上來。我也曾讀過柴霍甫的小說，那只引起了我的恐怖和憎厭。我受不住那種調子裏面都是些聽命運擺佈的人！我買過兩本柴霍甫的作品，我却把牠們當作木柴放在火爐裏燒掉了。

我坐下來，正要開口，一種莫名的憎恨突然來把我抓住了。我禁不住帶了點惡意地向他挑戰說：「你喜歡柴霍甫，大概因為你和柴霍甫所描寫的人物一樣。」

他不自覺地點了點頭。但過後他又猛省地搖着頭說：「不，不！」他用了驚疑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揭發了他的什麼不愉快的祕密。

「那麼連你也不願意做柴霍甫小說裏面的人物麼？」我故意這樣追迫地問道。

「你說這話有什麼意思？」他極力忍住煩惱反問我道。

「整天躲在這樣安適的房間裏，安閒地談着祖宗留下的寶貝怎樣怎樣，談着幾百年前的事情怎樣怎樣，相信一切存在的東西……這不是柴霍甫小說裏面的人物嗎？」

他沒有話回答了。他的臉上現了一陣苦痛的蹙擊。他把眼光埋下去看地上，好像故意在躲避我的注意。過了半响他纔抬起頭用一種無力的，絕望的眼光看我，口裏呻吟般地说：「你也許有理。我是完結了，我們這般人是完結了。」

撇開了宋磁花瓶，撇開了袁什麼的日記，撇開了莎士比亞，撇開了公安竟陵派的小品文，撇開了明朝文人的生活態度，撇開了他念念不忘的「拳匪賠款。」他這一次終於說了真話，他自己承認他是完結了。一種嚴肅而帶點悲痛的感覺抓住我。我彷彿就站在一付剛閉殮的棺材前面。

「我看不見，看不見，在這書齋裏我什麼都看不見呵……」他誠懇地低聲道，他說話很費力，像在和什麼東西掙扎。也許這時候他的腦裏現了什麼幻景，因為他的眼光有些異樣。他無力地舉起右手指着那些精美的書櫥說：「都是牠們！我只看見這些！我只知道……我只看見過去，我的周圍都是過去……都是死的，都說着死人的話。我也重複說着……」他說下去，聲音更像哀號，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看見他的眼角裏淌下了淚珠，淚珠在他的臉頰上爬着，他並不去揩拭，這是我看見他第一次流淚，我的心軟了。我開始爲他覺得悲痛了。

「那麼你不可以改變你的環境嗎？」我同情地問道。我想他既然知道他的錯誤，當然比較容易地來改正牠。

「改變環境？你說得這麼容易？」他苦痛地说。「我是生根在這種環境裏面了。我是完結了。你是比我有福的。我却只能夠生活在這種環境裏面。一天，一天，我是愈陷愈深地沈下去了。沈下去，就不能夠——」

他忽然閉了嘴，彷彿一陣大的悲痛阻塞了他的咽喉。他開始微弱地喘息着，眼睛裏帶了絕望無助的表情。眼淚接連地沿着面頰流下來，爬進了他的時張時闔的嘴，給他吞下去了。

房間裏是一陣沈寂。院子裏也沒有一點聲響，沒有一點風。這沈寂真正可怕，好像一切的運動已經停止。這世界已陷入靜止的狀態，牠的末日就快來臨了。

我坐在他的對面。他的喘息聲直往我的心口撲過來。沒有別的響動來阻礙他，彷彿這世界裏就只有他的喘息，一個絕望的人的無助的喘息，這是何等地可怕。空氣變得非常沉重，一刻一刻地壓下來，逼近來，我開始感覺到呼吸困難了。我連自己的心跳也聽得見，這房間就像一座古墓。我想他每天每天在清裏面，聽着自己的心跳，讀着那些死了的腐爛的著作，怎麼還能夠保持着活人的氣息呢？這時候我對他的將來不能夠再有一點疑惑了。一個堅定的命令般的聲音在我腦裏響着，他是完結了，無可挽救地完結了。

他不能夠說話，我也不作聲，我知道話語如今是沒有用的了。我很想走，但我並不移動身子，我彷彿在等候着一個慘痛的災禍的到來。

不一會功夫，忽然空氣震動起來。汽車的喇叭打破了這難堪的沈寂。我們在房裏聽得很清楚，汽車開到大門口就停止了。我知道他的太太回來了。但他却依舊無力地躺在沙發上，好像沒有聽見一般。

於是兩個人的脚步聲和談話聲就在我耳邊響起來。不一會他的太太穿着一九三四年的新裝，滿面春風地走了進來，在後面就跟着那有名的歷史教授。

他一看見太太進來，他的臉色馬上就改變了，接着舉動也改變了。他帶着笑臉去和她應酬。她是一個交際明星，對他的丈夫也會用交際手腕，不消幾句話就把他弄得伏伏貼貼，而且有說有笑了。我沒有功夫見這種把戲，就趁這機會告辭出來。

回到家裏我想到他彷彿看見他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沈下去，沈下去——於是沈到深淵底看不見了。我只記着他的一句話：「我是完結了。」

我也不再去看他，因為在我的腦筋裏他已經不存在了，而且我相信以後除了他的死訊外，我不會再在報紙上或別的地方看見他的消息。

然而使我很驚奇的，過了幾天報紙上就記載着他在某大學講演明朝文人的生活態度。再過兩天又知道他和某莎士比亞專家組織什麼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團體。接着又看見他寫了叫做什麼程顥主義的文章。兩個多月以後他標點的袁什麼的著作出版的預告又在報上登出了。又過了半年的光景，我就聽見人說他做了某某部的一個領乾薪的委員，這某某部也許就是教育部，不過我並沒有聽清楚。從這看來他大概努力在往上浮，往上浮，但是實際上他却越發沈下去。沈下去了。

關於他的太太的記載報紙上刊登得很多：畫報上也常常印出她的照片，下面還附加了一些按語。最後一個消息是她和她的丈夫決裂，同那個有名的歷史教授結伴到美國遊歷去了。這年正是歷史教授在大學裏的休假期，預定了到哈佛大學去主講中國史學。

我知道這事情會使他受着一個大的打擊。但我也不要去管他。我早把他當作另一個世界裏的人了。

然而又一件使我驚奇的事情發生了。他的太太赴美後不到十個星期，他就寄了一張和某女士訂婚的通知來，更奇怪的是再過一個多月報紙上就載出了他的死訊。事情竟然變化得這麼快！這麼突然！

報紙上刊載了不少哀悼他的文章，好些刊物爲他出了特輯，刊印着他的種種的照片。那些文章看來，似乎所有認識字的人都是他的崇拜者，大家一致地說他的死是中國文化上的一個大損失。連那些不認識他的人也像寫哀啓一般地爲他寫了傳記。

但是我，我雖然也爲他的死嘆了一口氣，但是我却不曾感到些微的損失。並且我倒爲自己慶幸，那「勿抗惡」的聲音是跟着他永遠地死去了。

化雪的日子

初春的微風吹拂着我的亂髮，山脚下雪開始在融化了。

化雪的日子是很冷的。但是好幾天不會露臉的太陽在天空裏出現了。因了這個，我便披上大衣沐着陽光走下山去。

寂靜的山路上很少有行人。雖然這裏只是一個小小的山坡，離城市又很近，但是平時上山的人並不多。住在山上的人似乎都少有親友。他們除了早晨下山去買點食料雜物外，便不大和山下的人往來。山居是非常清閒的。

我因為神經衰弱，經不起城市的喧囂，兩月前便搬到這山上來。在這裏生活成爲很有秩序的了。一天除了按照規定的時間吃飯睡覺外，不做什麼事情。我喜歡一個人在山路上散步，但有時候我也喜歡下山去找友朋談談閒話。在這沒有一點波濤的安靜的山居中，我的身體漸漸地好起來了。我自己也有些覺得。

身體一好，精神也跟着好了，心情也快活。對於生活我感到了大的興味。我覺得心裏充滿了愛，我愛太陽，我愛雪，我愛風，我愛山，我差不多愛着一切。

因了這個，我便披上大衣踏着雪沐着陽光走下山去。

山路上積着雪，還沒有融化，不過有了好些黑的脚印。我愈往下走，看見脚印連起來，成了一堆一堆的泥淖。我愛聽皮鞋踏在雪上的聲音，總擇了雪積得最厚的地方走。沐着陽光，迎着微風，我覺得一個溫暖的春天是向着我走來了。

我走了一半多的路程，剛剛在一所別墅門前轉了彎，便看見一個女人迎面走來。我一眼就認識她，站住叫了一聲「景芳。」我知道她一定上山來找我。

景芳埋了頭走路，聽見我的聲音，她抬起頭，應了一聲，急急跑過來。

她跑得氣喘吁吁的，臉紅着，上面留了一副怒容。她一把抓住我恨恨地道：「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

我看她這樣子，聽她這口氣，我不問便知道她又和她丈夫吵架了。我想我又應該花費半天功夫去勸慰她。

「好，回到我家裏去坐坐罷。」我微微皺着眉頭對她說。我便陪伴她回頭往上山的路走。

她跟着我走，在路上她却不開口了，我看見她依舊紅着臉，嘟起嘴在生氣，時時把皮鞋往雪上踢，彷彿肚裏有許多怨忿的話不會說出來。這一次的吵架顯然比往常厲害。我一個人在心裏打算：他們夫婦像這樣生活下去是不行的，我好像也看得出來，他們吵過一次架，感情就有一次的變化。每次總少不了我的勸解，然而兩人中間的裂痕却一天天地大起來了。

他們的吵架和平常夫婦間的吵架是不同的。在他們中間從不會發生過打罵的事情，最常有的是故意板起面孔或者一個人生自己的氣給對方看，使對方受不住。有時候也針鋒相對地辯駁幾句，但其中的一個馬上就跑出去，使這場爭鬧無法繼續下去。

這樣的事情我看得很多了。每次也許有例外，妻子和丈夫都先後到我這裏來訴苦。我照例和他們談很久，等他們氣平了纔送出去。但我始終不知道他們爲了什麼事情吵架。據我看來，他們好像是無緣無故地吵着架玩。

說他們是一對愛吵架的夫婦罷，不對，兩個人的脾氣都不算壞，都是有教養而性情溫和的人。就拿每次的吵架來說罷，起初每人對我說幾句訴苦的話，過後就漸漸歸咎到自己，怪自己的脾氣不好，不能夠體諒對方。女的說這種話時大概是眼裏含了淚，男的却帶着一個陰鬱的面容。有時他們吵了架後在我這裏遇見了，丈夫便溫柔地伴着妻子回去，

樣子十分親愛。

他們吵架的次數漸漸地多起來，就如做過的事情又來重做。表面上總不外乎那一套把戲。但牠却把我的腦筋弄得糊塗了。我想在這簡單中一定隱藏着複雜。事情決不是偶然，一定有着特別的原因。我很想把原因研究出來。

我曾考究過他們兩人的性情，但我却不能够看得很清楚。女的似乎熱情一點，男的似乎更冷靜。女的活潑一點，男的却比較嚴肅。不過這也只是表面的觀察，我總覺得兩人的性格都很模糊。

我和這夫婦的交情不算深。因為認識時間還不久。但因為同住在外國，又在鄉間，環境使我們成了親密的朋友。不過對於他們的過去生活我依舊不很清楚。我只知道他中等官僚的兒子，夫婦兩人都是大學生，而且是因自由戀愛而結合的，那是三年前的事情。可是到現在他們還沒有一個小孩。

據我看來在他們中間並沒有什麼障礙存在着。他們應該過活得很好。經濟算很充裕。兩個人都在讀書，男的研究教育，女的研究文學，這也不會引起什麼衝突。

我始終找不出他們夫婦吵架的真正原因。這一次也找不出一點線索。她的嘴老是閉着。嘴上憤怒的表情却漸漸淡起來。走到我家時她的怒氣彷彿已經平靜下去了。

「什麼事情是不是又吵了架？」我讓她進了屋，脫下大衣，把她的和我自己的大衣都掛在衣架上，一面不在意地問她道。

她點點頭，頹然地在沙發上坐下來，用手摸她的頭髮，兩眼直看着牆上的一幅畫。

「爲着什麼事情？」我坐在她對面，看見她不說話，便又追問了一句，我注視着她的臉，不肯讓她逃避。

「什麼事情？」她微微笑了，她顯然是拿微笑來掩飾心中的憂鬱。她看我一眼，又把眼睛抬上去，夢幻般地看壁上的畫，頭靠在沙發背上，兩手托着頭，自言自語地說下去：「老實說，沒有什麼事情，我自己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我想我們

這樣住下去是不行的……我們也許應該分開。」

分開，我聽到這兩個字心裏吃了一驚。我暗暗觀察她的態度。她是在正經地說話，帶着憂愁的神氣，却沒有一點憤怒。我想她這句話決不是隨便說出來的。至少她總把「分開」的事情先思索了一番。

「分開」的確是一個解決爭吵的辦法。但到了提出「分開」這問題的地步，事情一定是很嚴重的了。我心裏有些發愁。老實說，我並不願意這一對年青夫婦分開，雖然我也不願意看見他們常常吵架。

「分開？」我微微把眉頭一皺，連忙陪笑說：「不要扯得太遠了。夫婦間小小的爭吵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大家讓步一點，就容易和平解決。我看你們應該是一對很合理的夫婦。」

「我原也是這樣想。」她低低嘆了一口氣，惋惜地說了這句話。歇了片刻纔接着說下去：「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們中間有一種障礙。」

「障礙？什麼障礙呢？」我驚訝地問道。我彷彿發見了一件新奇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她絕望地回答道。「這是無形的，我也看不出來，但我總有些覺得……」她閉了嘴慢慢地咬着嘴唇。我看出來那似乎淺淡而實是痛切的苦惱像黑雲一般籠罩了她的美麗的女孩般的臉龐。尤其是那一對眼睛裏面盪漾着波濤，我觸到那眼光，我的心也開始陰沈了。

「茲生，你一定給我想個辦法。我沒有勇氣再和他一起住下去了。」她求助般地對我說。

我陷在十分困難的境地中了。我這時候很同情她，很願意幫助她，但我又是她丈夫伯和的朋友，而且我實在看不出他們應該分開的理由。那麼我應該爲她想個什麼樣的辦法呢？我又不是一個頭腦靈活的人。

「我問你究竟你還愛不愛他？」我想了半天纔只想到這一句話，我這時候只希望他們兩個能够和好起來。「我愛他。」她略略停頓一下便肯定地回答道。我看她的臉，她臉上開始有光輝了。我明白她的確說了真話。

這個回答頗使我高興。我想這樣看來問題便不難解決了。我直捷了當地說：

「那麼你還說什麼分開的話？你既然愛他，那麼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可是他——」她遲疑地說了這三個字。

「他，難道伯利不愛你？我想他不愛他，又沒有別的女朋友。」我帶着確信地說話。我看見話題愈過愈沉，很想趁這機會給她解說明白，也許可以從此解決了他們夫婦的爭端。

「我不知道。他從前很愛我。現在我却有些莫明其妙。他不像從前那樣了。有時熱，有時又冷淡。他常常無緣無故地做冷面孔給我。譬如今天早晨我與綴很好地邀他一起上山來看你，他不理我，却無緣無故地和我生氣。從前我只要一開口，他就會照我意思做，現在他常常半天不理我，只願讀他的書，或者一個人跑出去，很晚纔回家來。這情形我受不了。……也許這要怪我脾氣不好，我不能夠體諒他。我也知道。可是……」她說話時聲音很清晰，這表示她這時候頭腦很明白。並不會被感情完全蒙蔽着。但是憂慮使她的聲音帶了一點顫動，方纔在她的臉上現過一次的光輝已經滅了。她的眼睛紅着，裏面包了一汪淚。細看她的神態，的確她怨她自己甚於怨她丈夫。

我的心越發軟下來了。我想伯利和不應該這樣地折磨她。他爲了什麼緣故定要使她如此受苦呢？說他不愛她了罷。但是從一些細小的動作上看來，他依舊十分關心她，愛護她。說他別有所愛罷，但是他並沒有什麼親密的女朋友。他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變動。那麼是什麼東西站在他們的中間，阻止他愛她呢？她所說的無形的障礙究竟是什麼呢？我想知道這個。然而我却不能夠知道。至少從她這裏我是無法知道的。我只得拿普通的道理來勸慰她：

「凱芳，不要把這事情看得十分認真。我想你一定對伯利有誤會。伯利決不是那樣的人。而且夫婦間吵架，不過是爭一時的閒氣。我擔保過一會兒你們就會和好起來。」

「茲生，你不知道當初他對我是多麼好，真是好得很。體貼，愛護，敬重，無微不至。所以爲了愛他，我俯甘願疏遠了我

家庭，跟了他遠渡重洋。可是現在……我知道我在他心上已經佔不到重要位置了。」她惋惜地夢幻地說下去。她完全不注意我的話。我也明白我的道理太平凡了。這樣的話我就對她說過了好幾遍，說過了和沒有說一樣。

「茲生，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往事真不堪回想。」她漸漸激動起來，彷彿感情在鼓動她，她無法抑制了。她的話裏帶了哭聲，同時她拿了手巾揩拭那正從她眼角落下來淚珠。

我的困窘一秒鐘一秒鐘地增加着。我找不出話來安慰她。但看見她默默地抽泣着的樣子，就彷彿我自己也有悲哀來攪亂我的心。壁爐裏火燃得正旺，不斷地射出紅藍色的光。窗帷拉開在旁邊，讓金色的陽光從玻璃窗斜射進來，照亮了我面前的這書桌。我的上半身正照在陽光裏。房裏很溫暖，很舒服，然而我的心却感覺不到這些了。我有一個希望，望伯和馬上就到這裏，把我從這樣一個困難的境地裏救出來。我知道這希望很有實現的可能。

不久伯和的頎長的影子就在我的窗前出現了。他走得很慢，脚步似乎很沈重。兩三天不見面，這個人便顯得更陰鬱了。

他進了房間，照例脫了大衣，招呼我一下，不說別的話便走到他妻子面前。她依舊坐在沙發上，埋着頭用手巾遮掩着眼睛。她知道他來，也不理他。

他在沙發的靠手上坐下，愛撫地摩她的肩頭，低聲在她耳邊說：「景芳回去罷。」她不答應，他便接連說了三次，聲音更加溫和。她含糊地應了一聲。

「我們回去罷。不要在這裏打攪茲生了。這一次又是我不好。」他站起來輕輕拉她的膀子，一面埋下頭在她耳邊說話。

我明白我留在這房間裏對於他們恐怕有些不方便，就借故輕輕溜了出去，並不驚動他們。他們好像不會看見我走出去一般。我不知道他們在房裏說了些什麼話。等我再進房間時，他正擁着她預備走了。兩個人臉上都帶着溫和的

笑容，樣子十分親熱，又是一個照例的喜劇的結局。

我祝福他們，把他們送走了。心裏想這一次的事情總可以使得他們夫婦過五天安靜的日子罷。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伯和一個人忽然跑到我這裏來。時間不早了。外面吹着風。院子裏牆邊還堆積着未融化的雪。我剛剛讀完了一部傳記，爲那書中的情節和文筆所感動，人非常興奮，不能夠睡眠。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對着燈光空想些不能實現的事情。於是門鈴響了。我已經聽見了伯和的脚步聲。我不安地想大概在他們夫婦中間又發生了爭端。我去給他開了門。

他的一張臉給凍得通紅。他一脫下大衣便跑到壁爐旁邊，不住地搓着手躬着身子去烤火。我默默地着他的臉，壁爐裏的火光正映在他的臉上，使他顯得更爲陰森可怕了，比那風暴快來時的天空還可怕。

我看着這情形，我的不安只是增加着。我很想馬上明白他的臉所暗示的風暴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但又怕這風暴會來得太可怕了，我會受不住。因此我便閉了口等待着，雖然這等待的痛苦也是很令人難堪的。

他轉身向房裏走了兩步，忽然猛撲似地跑到我身邊，抓住我的左膀，煩躁地說：「茲生，你幫助我！」

我驚愕地望着他，那一對眼睛圓圓地睜着，從臉上突出來。彷彿要打進我的眼睛裏。是那麼苦惱的眼光！我被他看得渾身起了顫慄。

「什麼事情告訴我？」我惶惑地問。在窗外風接連敲着窗戶，寂靜的院子裏時時起了一些低微的聲音，彷彿有人走路，彷彿有人咳嗽，電燈光顯得陰黯了。

「茲生，我不能夠支持下去了。你說，你說應該怎麼辦！我對景芳……」他放鬆了我左膀，把兩手絞着，直立在我面前。

提起景芳，我馬上想到了那個穿着青色衫子腰間束着紅帶的有着圓面孔的女人，我想到了這日裏她一邊流

淚一邊訴說的那些話。我的心軟下來了。同情抓住了我。我從憤怒的境地中自拔出來。我溫和地拍他的肩膀對他說：「你坐下罷。我們慢慢地說。」我替他拉了一把椅子放在我對面。離壁爐不遠處，讓他坐下來。我們對面坐着，我不等他開口便先說道：「伯和，你不應該這樣地折磨景。她至今還愛你。你爲什麼老是和她吵架？你讓她一點也是應該的。況且她的脾氣並不壞。」我的態度和聲音都是非常誠懇的。我想這番話一定會使他感動。

他不住地眨眼，動嘴，但他直等到我說完時纔搖搖頭絕望地說：「你不懂這情形。」

「那麼是誰的錯？難道還是她的錯？」我看見他不肯接受我的意見，一句話就抹煞了牠，因此不高興地說了上面的類似質問的話。我帶着怒氣看牠。

我的話一定使他很難堪，他的臉色馬上變得更難看了，他極力咬着嘴唇，好像爲了阻止一些他不願說出來的話。「那自然是我的錯，我也承認。她沒有一點過錯。」他苦痛地回答道。這答語雖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我却高興聽牠。我想抓住這一點，我就可以解決他們的爭端了。我便追問下去：

「你究竟爲什麼定要那樣做？你既然知道自己是錯了，難道就不可以從此改過來？」他沒有一點感激和欣悅的表情，他只是絕望地搖着頭，困難地說：「你還是不了解。」

這句話把我弄得更糊塗了。我簡直猜不透他的心思。窗外風依舊低聲叫喚着。電燈光愈顯得黯淡。只有爐火燃得正旺，那可怕的火光映紅了我們兩人的臉。他的臉像個謎，而且就像斯芬克司的謎那樣可怕地擺在我眼前。我想這樣下去我快要瘋狂了。

「我現在嘗着愛的苦味了。」他自言自語地嘆息着說。他突然把頭埋下來，兩手蒙着臉，過了一會才再抬起頭。我看這情形，知道他是默默地在讓悲痛蠶食他的心；知道他的苦痛是大於我所想像的。我因此也不能夠用隔膜的言語來探詢他了。

「我生相信我，我說的全是真話。」他開始伸訴般地说。「我的確愛過景芳，到現在也還愛她。我也知道她還在愛我。然而——」他停了停，思索似地過了一刻，這時候他把一隻手壓在額上。我也注意他的額。我看見他額上已經掛着汗珠了。

「然而我不願意再愛她了。」他突然放下手，轉直下地说，態度是很堅決的，彷彿愛給他帶來了許多痛苦。「愛是很痛苦的。從前她也會使我快樂，使我勇敢。然而那種時候已經過去了。那愛撫，那瑣碎的生活，我不能夠忍受。你知道我的思想變了……」

我只顧惶惑地望着他，他說的我全不知道。我不了解，但我相信他的話是真實的。

「我有了新的信仰，我不能夠再像從前那樣地過日子。我要走一條和從前的相反的新路，所以我要毀棄從前的生活。」

他像讀經典一般說着這些話，可是我依舊不能夠了解。他繼續說下去：

「她却不能夠再往前走了。她需要愛，她需要過着從前的生活。這不是她的過錯。我常常想她也許是應該如此的。……然而她却使我也留戀從前的生活。她愛我，她却不了解我的思想。現在是她使我苦惱，使我遲疑了。」

他嘆了一口氣。我惶惑地聽着他的話。我注意到「她」字時依舊帶了愛撫的調子。他雖然說了這些對她不滿的話，但是顯然他這時候還愛着她。這事情更是奇怪了。

「要是她不要我罷，那倒好辦了。然而……我說要拋棄現在有的一切，我要回國，我還要……然而你想她能夠忍受嗎？她能夠讓我做嗎？『離開她罷！離開她罷！』彷彿有一個聲音天天在我耳邊這樣說。然而——」

他的這幾個「然而」把我弄得更糊塗了。但是我望着他的被如此深的苦惱籠罩着的臉，聽着他的用顫抖的聲音所說出來的奇怪的話語，我却漸漸地對他起了同情。同時那個女人的面影却漸漸淡了下去。

「我天天下了決心。我天天又毀了這決心。都是爲了她！爲了愛她！使我長久陷在鑽矛盾的生活裏。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於是真實地起了拋棄她的念頭。然而我沒有膽量，永遠是爲了愛她！我和她吵過架，然而過一會我又不能自持地去求她原諒了。愛把我的心抓得這樣緊！」

他不甘心地吐了一口氣，伸手在胸膛上胡亂抓了一把，好像要把愛從那裏面抓出來一般。

「我最後想到一個辦法。我想只有讓她離開我。我於是故意把自己變成一個殘酷無情的人，常常無緣無故地和她爭吵，這只是爲了使她漸漸對我失望，對我冷淡，使她不再愛我，使她恨我……」

他突然閉了嘴，顯了呼吸困難的樣子，把一張臉擺在我眼前，他的臉越發變黑了，在那上面我看不到一絲的希望。只有在那雙眼睛裏燃燒着一種可怕的願望。就在這時候，就在這情形下面，我明白了他們爭吵的原因，我看穿了那個謎。但是這反而使我陷在更困難的境地裏了。

「我用了這方法，我折磨我自己，我折磨她，我殘酷地吞食了她的痛苦。我全明白。她自己全不知道。然而這也沒有用，只給我帶來更多的痛苦。她依舊要愛我，她從不會起那分開的念頭。所以我到底失敗了。每一次吵架過後我總要去安慰她。她使我變得這樣懦弱！我簡直無法和她分開！」

他的絕望的呼號在房裏微弱地抖動着，沒有別的聲響來攪亂牠。在外面風歇一陣又猛烈地刮一陣。電燈光還是很黯淡。房裏漸漸湧起來。我便走到壁爐旁邊加了些柴和炭進爐裏。我沒有說話，但是心裏却老是想着爲什麼他一定要和她分開。

「然而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必須和她分開，使她去愛別人，然而我又不能夠。茲生，我不能夠支持下去了。我不能夠裝假了。我想不到愛會使我這樣地受苦。我不要再愛！我不要再愛……」

他絕望地抓他的胸膛，好像他已經用盡一切的方法了。他不等我回答就站起來，走到那張大沙發面前，一下子就

倒下去，把臉壓在沙發的靠手上面。

房裏靜寂着。外面的風又小了。柴在壁爐裏發出叫聲。空氣壓得人透不過氣。我的心被痛苦和恐怖糾纏着。這一晚的安寧全給伯利毀掉了。但是我不怨他，反而因他的苦惱我也覺得苦惱了。雖然我並不了解爲什麼愛一個女人却不得不引起她的恨，使她不愛自己。

「伯和，既然這樣，你爲什麼定要斷絕她的愛，定要和她分開？你們就不可以再像從前那樣和好地過日子嗎？你應該仔細地想一下！」我終於掉轉身子對他溫和地勸道。

他一翻身站起來，眼睛非常乾燥。他爭辯地說：「這不行！這不行！我要回國去！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再留在這裏過這種矛盾的生活……」他絞着手踱了幾步，突然跑過來，抓起我的膀子激動地說：「茲生，我告訴你：我們打掉了兩個孩子。現在是第三個了。她不肯。這一次她一定不肯，你想我應該怎麼辦？」他的眼光逼迫着我，要我給他一個回答。這話語來得很奇突，很可怕，我從前完全不知道。但是現在我却更同情景芳而更不了解他了。我甚至覺得他的舉動太不近乎人情，我便帶了點氣憤地說：「她的意思是對的。這是她的權利，你不能够強迫她。」

「然而這也不是我的錯。我們都是犧牲者。」他並不因我的話生氣，他只是這樣辯解道，他的聲音有些溫和了，不像從前那樣地激動。「我自己也是很痛苦的，我的痛苦比她的一定還要厲害。茲生，我希望你了解我，我並不是一個不近人情的人。我也是不得已的。你看我掙扎得多麼痛苦！我簡直找不到一個人來聽我訴苦，只有你！景芳完全不了解我。我不能夠對她說明白。」他最後嘆息了一聲自語說：「我現在嘗够了愛的苦味了。」他把身子伸直起來，默默地站在我面前，好像要我看明白這頹長的身子裏裝了多大的痛苦。

看見他這情形，聽見他這些話，我覺得越發莫明其妙了。我也是一個遇事不能決斷的人，一個懦弱的人。我時而同情景芳，時而同情伯和。我很早就想找一個方法來解決他們夫婦的爭端，可是如今伯和懷着這麼苦痛的心來求助於

我，我却毫無辦法了。我只是困惱地在我的枯窘的思想中找出路。

「蕊生，我問你，你老實說：你喜歡景芳嗎？」他看見我的困窘的樣子，便默默贖了一刻。忽然他帶了一種異樣的表情，走到我身邊用顫抖的聲音在我耳邊說了上面的話。

我茫然地點着頭。我的確喜歡景芳，而且自從他給了她這許多苦惱以後，我更對她抱了同情。我看見他的眼睛忽然亮起來，他臉上的黑雲也有些開展了。我的點頭會使他這樣地滿意，我想不到。但是一瞬間一個思想針一般地刺進我的頭腦。我恍然明白他的意思了。我像受了侮辱般地跳起來，氣憤地責備說：「你會有這種思想！真是豈有此理！」我對着他的臉把話語吐過去。

他退了兩步，憂鬱地微笑了。他分辯道：「你爲什麼要生氣？我是出於真心。我並不疑惑你。」

「你去掉這種古怪思想罷。我勸你還是回家去和景芳好好地過日子，不要自尋煩惱了！」我捺下怒氣最後勸他道，我有些疑心他要發狂了。

這一下又使他突然把臉陰沈下來。方纔的一點光亮全滅了。他頹喪地落在沙發裏埋下頭坐了半晌。於是，他站起來失望地說：「我走了。」便拿了大衣披在身上開門走了。

我沒有留他，默默地跟着他站起來，走到門口。他把門一拉開，一股冷風吹進來，我不覺打了個寒噤。我耳裏只聽見風聲。我想挽留他，但是他却賭氣走了。

我心裏很難受，覺得不該這樣對待他。我知道他是懷了絕大的痛苦來求助於我，我却給他添了更多的苦痛把他遣走了。這時已過了兩點鐘，外面又冷，不知道他會是何等困難地走回家去。

我懊惱地走回到沙發前面，無聊地坐下去，無意間擡起頭却看見了牆上的那幅題作「母與子」的名畫，就是景芳今天常常看的那幅，畫着一個貴婦人懷裏抱了一個兩歲多的男孩。這又使我想到了景芳的生活，使我越發同情她，使

我爲她的處境感到苦惱。但是一想到伯和的那個古怪的念頭，我馬上又把景芳的影像趕出了我的頭腦。

這晚上我沒有睡好覺，而且做了奇怪的夢。第二天很遲纔起來，身子還不大舒服，我勉強支持着下山去看伯和夫婦，想去安慰他們。

天氣很好，溫和的太陽照着山路，雪除了幾處凍在樹腳和牆邊的外都融化盡了。路是乾燥的。我扶着手杖慢慢地走着，下了山到了伯和夫婦的家。

伯和病在牀上，景芳在旁邊照料他。他們顯出比往日更親密的樣子。

伯和的病很輕，景芳說是因了他昨晚在外面喝醉酒，冒着風到處跑了半夜而起的。她似乎不知道他曾清醒地到過我家談了那許多話。他一定不會告訴她。現在躺在病牀上他更容易哄騙她了。其實不僅是她，便是我，我看見他對她的這神情，我也幾乎疑惑起來他昨夜是否真到我家去過。

我自然爲他們夫婦的和好寬心着。我在這裏留了片刻。他絕口不提昨晚的事情，一直到我走出的時候，我還看見他的臉上帶着溫和的微笑。

我回到家裏，仔細想這夫婦間的種種事情。我想解決那個謎，但是愈想下去愈使我糊塗。我的頭在發痛了。

我的神經受了這些刺激後身體又壞下去。我在這裏躺了十幾天不能夠出門。等我病好扶着手杖下山時，已經是清明的仲春天氣了。

伯和夫婦並不會來看過我的病。在我的病快好的時候，我接到他們兩個署名的一封信，是從馬賽寄發的。說他們已經買了船票，就要動身回國了。

我以後也就沒有得過他們一封信，我不知道他們在國內幹些什麼事情，只是我逢着寂寞而無法排遣的時候還常常紀念着這一對年青的夫婦，還誠心地祝福他們。

四年以後的夏天，我在南部海邊的一個城裏過暑假。

我常常到海邊去洗澡，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在這里只有很少的中國人。因此有一天在沙灘上碰見的一對帶着一個男孩的中國夫婦便引起了我的極大的注意。

這夫婦剛從水裏出來，還穿着浴衣，女的手裏牽了孩子，走到一把傘下面躺下了。他們快活地和孩子說笑，我看見那女人的身材相貌都像我的一個熟朋友，那聲音也像是熟人的聲音。我好奇地走過去看她。那時她正無意地掉過頭來，我看清楚了她的面龐，便不覺驚喜地叫道：「景芳！」

那女人連忙跳起來，跑到我身邊，高興地叫着：「蕊生，原來是你，想不到你還在這里！」她緊緊地捏了我的手不住地搖着。

她沒有什麼改變，只是人更健壯一點，活潑一點，快樂一點。豐滿的身體在浴衣下面顯露出來。

「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爲什麼不給我一個信？那是你們的孩子嗎？」我快活地望着她的充滿着健康色的臉接連地問道。我又指着那個男孩，他正向着我們跑來。

「兩個多月了。來這里不過幾天。讓我帶寶寶來看你，」她回轉身去接了他來，要他招呼我，給我行禮，這是一個四歲的孩子，很像他的父親，尤其是一張嘴和一對眼睛。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和他說了兩句話，想起他的父親來，很奇怪，伯和爲什麼不過來招呼我，却躲在傘下面睡覺，便說：「我們看伯和去！」

她不說什麼，陪着我走到傘邊，那個男子馬上站起來迎接我。完全是一副陌生的面孔。我癡呆地站在他面前，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這是我的丈夫。」景芳在旁邊介紹說，她還說出了那人的姓名，可是我却没有心思去聽了。

我含糊地和他說了幾句應酬話，就告辭走了，我要求景芳陪我走幾步。她沒有拒絕。在路上我問她伯和的消息，她說不知道。她不肯說一句關於伯和的話。我問她伯和是不是還在這世界裏，她也說不知道。但我暗地注意她的臉部表情，我知道她這時心裏很苦痛，我便也不再問。就和她分別了。

那個男子是年青的，溫和的，健壯的，頤長的，景芳和他在一起大概過得很幸福。我想不管伯和是活着或已死亡，假若他能够知道景芳現在的生活情形，他一定很放心，而且他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

鬼

我的面前是海水，沒有顏色，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天邊有一段山影，但這時差不多淡到看不見了。沉下去的太陽放射着金光，在水面上拖了一段長長的影子，我的眼睛一昏花，就覺得這影子從太陽那裏，一直拖到了我的面前，倘若我乘了這影子去，也許會走到太陽那裏罷。有時也發過這樣的癡想。

我會被堀口君玩笑地稱作一個空想的人。堀口君這時候就站在我後面。他正對着海在禱告，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唸經。

我看見過海的各種面相了。牠發怒的時候，牠微笑的時候，牠酣睡的時候，我都曾靜靜地偷偷在牠上面走過，自然是懷了不同的心情。但像這樣恬靜的海的面相，我却是第一次見到。這時候除了偶爾發生到太陽那裏去的癡想外，我對着海簡直沒有一點別的感覺。

我脚下是一塊突出的岩石，水快要漫上這岩石來了，但沒有一點聲音，水又是那麼清澄，水底的貝殼和沙石都可以分明地看見。

在我後面右邊是浴場，現在却只有一座水榭似的空屋在這裏，表面上像是沉靜的，然而却暗暗地把堀口君的禱告的尾聲響應似地重複叫出來。

堀口君沒有注意。他閉着眼，合着空虛誠地唸着一些我不懂的句子。他先前拋到海裏的一包食物不知道被沖到

什麼地方去了，只有那一張報紙還悠悠地躺在水面上，緩緩地惜別似地往前面流去，也許牠會把這世界的消息帶到太陽那裏去罷。

雖然是在正月，海風吹到臉上也不會叫人覺得冷，却彷彿送了一些新鮮空氣進我的身體裏，這一輛來悶得透不過氣的我頓時覺得暢快起來，倘若不是有我這朋友在旁邊，我也許會大聲唱起什麼歌了。

堀口君在不注意的時候，突然閉了嘴，用感動的聲音對我說：「回去罷。」他就急忙轉過身子，快步走了。我也只得跟着他走。雖然他還警告似地說：「不要回頭看，看了靈魂會跟着我們回來的。」但我也偷偷地幾次掉過頭去看海面，爲的是我愛看那沉下去的太陽。

歸途中的堀口君的嚴肅的面貌使我感到了被壓迫似的不舒服，而他那恐懼般的沉默更引起了我的煩躁，和他走過了寬廣的馬路，走過了幾條點綴着長春的樹木和精緻的小屋的彎曲的窄巷，我終於不能忍耐地問道：

「你真的相信着靈魂的事情嗎？」

他驚訝地看我一眼，敬畏似地回答道：

「不要說這樣的話呀！我昨晚還分明看見她的。她的靈魂已經來過三次了。上一次我還不知道她死。果然以後馬上就得到了她的死訊。這次她來，是求我超度她，所以我給她唸了一天經，把她送走了。」

堀口君的臉上依舊帶了交織着嚴肅和敬畏的表情，但這只是表面上的，我知道在這下面還隱藏着什麼。

他並不直捷了當地答覆我的問題，却只是重複說着那些舊話，那些我已經全知道了，都是從他的嘴裏聽來的。

女人的姓名是橫山咲子。我曾見過她幾面，這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那時我和這朋友都還在早稻田大學裏讀書，我們雖然不是同一個國度的，我們的姓——「張」和「堀口」代表了我們的國籍，但我們仍有許多接近的機會，

於是我們成了朋友。

堀口君的清瘦少鬚的面孔表示了他的性格，他是一個溫和到極點的人，我和他同學的三年間沒有看見他發過一回脾氣。他的境遇不很好，家庭間的糾紛很多，父母都不喜歡他，這些都是某一個晚上我們喝了一點酒以後，在牛込區一帶散步時他娓娓地告訴我的。

家在新瀧縣，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我不知道，總之是鄉下罷了。住處是牛込區，原町一家樓上的貸間。三鋪席的窄得幾乎叫人轉不過身來的房間，他居然在那裏住了三年，家裏寄來的錢不多，假期內他也不回家去，依舊留在這吵鬧的東京，過他的節儉的生活。

我的思想和他的差得遠，他沒有什麼社會思想，是個安分守己的人。日蓮宗的佛教是家傳的，他自己並不堅決地相信他，不過自小就活在那種環境裏，從沒有懷疑過那宗教是什麼樣的東西，也就把他當作資料般地接受了。

父母來信責罵他，父母的意見永遠是對的。報紙上說了什麼話，也不會有錯。政府在替民衆做事，兵士保護着人民，俄國人和美國人是他們的死敵。這些都是他的信仰，他似乎從不會有過疑惑，但也並不熱烈地主張着，或者向人宣傳。雖然是信仰，却也只是淡淡地信着罷了。誰不會和他相熟時，是不會知道的。

我們是政治經濟科的學生，換句話說，就是每天不得不到教室裏去聽那些正統派的學者鼓吹資本主義。我聽久了，也生厭起來。他却老是那樣注意地聽着。但是下課後偶然和他談起什麼來，他又像不會用心聽過講似的。因此試驗的成績並不好，他也不會這個，依舊繼續用功，而第二年的試驗成績也不見好一點。

就是這樣的一個學生，却做了和他性格完全相反的我的朋友了。

「不要老是這麼愚蠢地用功罷。多玩玩也好。」我常常半玩笑地這樣勸他。他自然不肯聽從我的話，但有時也很爲我所着。譬如我約他一起到什麼地方去玩，他雖然不願意，也只得默默地陪了我。我分明知道他的心理，却裝做

不知道似的故意和他開玩笑。

第三學年開始以後，他的生活情形就漸漸有點改變了。清瘦的面孔上多了一層夢幻的色彩，在講室裏也不常做出從前的那種癡樣子，却時常無緣無故地微笑着。但這情形除了我以外恐怕沒有人注意到罷，理由也很簡單，我在班上是最不用功的學生。

我起初爲他的這種改變感到驚奇，過後也就完全明白了。某一個星期日我在上野公園遇見他。我隔着池子喚他，他沒聽見，却只顧往前而走了。他平時幾乎不到公園來，這次還帶了一個穿着和服的年青女子。她的相貌我不曾看清楚，從側面看去，似乎很苗條，而且剪了髮的。

第二天在課堂裏遇見他，就對他說：「我昨天在上野遇見你了。」

他不說話，吃驚地紅了臉，微微點一下頭。

下課後和他一道走出學校來，終於忍不住問他：「那女子是什麼人？」

我看出他的受窘的樣子，但他並不避開我，却更誠實地回答道：「我的一個遠親的姑娘，也是從新潟縣出來的。」他看見我現了不滿足的神情，便加了一句：「橫山咲子君是個很可愛的姑娘。」

「呵，原來如此……！」

這一天關於橫山咲子的話到這裏就完結了。過了幾天見着他時却又問：

「喂，咲子君怎樣了？」

他用了責備的眼光看我，略略紅臉，却誠實地答道：

「昨晚去看過她。」

以後的話他再也不肯說下去了。

我對漢山、啖子君的事情雖不知道，我却很高興堀口君有了一個這樣的朋友，因為至少她使他不再像從前那樣愚蠢地用功了。我是一匹不受羈絆的野馬，所以不高興看見別人在陳密的書本裏消磨日子。

那時我住在馬場，一家樂器店的樓上，是個吵鬧的地方。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紅燈籠一般的月亮從這都市的平房頂上昇了起來，深秋的天氣清朗得連人的內臟也拂拭乾淨了似的，晚風微微吹拂着道旁的玩具似的木屋，連日來被資本主義和什麼立國論弄昏了腦筋的我，看見自己房裏到處堆着的破書就煩厭起來，只想出街走走。走到街上又想到公園去玩，於是順便去訪堀口君，打算邀他同到上野去。

堀口君的房東太太已經和我熟識了。她先給我露了一個溫和而帶點奇妙的笑容，低聲說：「上面還有客人呢！」於是高聲招呼了堀口君，一面就讓我走上樓去。

我一面嚷着，一面大步走上去，還不會走到最上的一級，堀口君就趕到樓梯邊來迎接我了。臉上帶了點慌張的表情，好像我的來訪頗使他受窘似的。

「怎麼樣？到上野去玩，好嗎？」我兒着堀口君，不管有客沒有客，就大聲叫起來。

「啖子君在這裏，」他嚴肅地低聲對我說，頭向着房間那邊一點。

「唔，」我含糊地應了一聲，覺得有些好笑，也就糊裏糊塗地跟着堀口君進了房間。

那個跪在座蒲團上面的女子看見我進來就磕頭行禮起來，我只得還了禮，一面口裏也含糊地說了兩三句客氣話，每句話都只說了一半，連自己也不大明白；我素來就是這樣，其實心裏很是討厭這種麻煩的禮節，但又不好意思坦然地生受人家的禮。這樣一來連堀口君的介紹的話也沒有聽清楚，也許是他故意說得那樣含糊。

行過禮以後大家都坐定了。他們兩個恭恭敬敬地跪在那裏，不知禮節的我却盤腿坐着，覺得無話可說，就拿起在

旁邊碟子裏盛着的煎餅果子之類來吃，一面暗暗仔細地打量着跪在我的斜對面的橫山咬子姑娘。

梳着西式頭，一圈濃密的短捲髮垂在頸際，這樣襯出來一個還算豐腴的白面龐，面貌是小心修飾過的，並不十分美麗，但一對清澄的眼睛，把這臉顯得有光彩了。據說日本女子很會表情，也許是不错的。咬子姑娘的表情的確很漂亮，給她添了不少的愛嬌。她說話時比她沉靜時好看，但她不常說話，似乎沉靜了一點，也許是因為有這個陌生的我插在中間的緣故，我想他們兩個人在一起時決不會是這樣沉靜的罷。

談了一些平常的話，我知道她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父親在陸軍省裏做着小差事，哥哥到大連去了；母親是第二個，還有一個剛進中學的弟弟。這些在堀口君看來也許是了不得的重要，但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只要看出來這位姑娘在性格、思想方面和堀口君像不像就够了。反正坐在這三鋪席的房間裏很是拘束，要是把他們兩個都拉到上野去，於他們也不見得就方便。結果還是我一個人走罷。正在這樣打算的時候，忽然聽見了咬子姑娘的問話：

「張君，方纒堀口君說起您在歐洲住過，真是羨慕得很。那些地方一定是很好罷。」

自己眼着父親在法國住過幾年，還在法國的小學畢業，還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曾向堀口君說起過，所以他把這也當作介紹辭似地對咬子姑娘說了。

「那是做孩子時候的事情，現在也記不清楚了。我總覺得各地方的情形都差不多，也沒有特別好的地方。」

「法國一定是個自由的地方罷。我想那裏的女人一定很幸福的。我讀過幾本法國的小說，真是羨慕極了，連做夢也會夢到那樣的地方呢。」她憧憬似地說，那一對水汪汪的眼睛追求什麼似地望着我，彷彿要從我的臉上看出法國青年男女的面目，甚至於法國社會的全景來。

沒有讀過一本法國小說，而且只在法國小學裏嘗過那種專制的滋味的我拿什麼話來回答她呢？我爲這話語窘困着了。

在她呢，她被熱情燃燒着，先前的那種少女的羞怯的表情完全消失了。那件紫地紅白色花朵的綢製的「羽織」陪襯着她的濃施脂粉的臉龐，在篝燈光下而光輝地閃耀起來，吸引了堀口君的全部注意力；在旁觀者的我看來這兩個人青人都爲愛情所陶醉了。不同的是：男的醉在目前的景象裏，而女的却放縱地夢想着將來的幸福。只有我這時却彷彿看見了另外的一個景象。唉！子姑娘跪着的姿勢在堀口君的眼睛裏是極其平常的罷，但我却看出來一代的日本文女子跪着在向天呼籲了。

「也許是的。我却一點也不覺得。小說之類的東西我是一頁也沒有翻過。」我率直地回答着，知道也許會被他們嘲笑。

果然唉！子姑娘低下頭笑了，接着自語似地說一句「許是張君客氣罷。」便掉過頭去，富於表情地看了堀口君一眼。「張君，你不知道唉！子君讀法國愛情小說差不多入了迷。她讀法國小說才高興。她讀過近松秋江一類的小說都要流淚的。」堀口君帶笑地給我解釋，而唉！子姑娘却有點不好意思，微微紅了臉。其實近松秋江是個什麼寶貝，我也不知道。

唉！子姑娘和堀口君低聲說了幾句話，我沒有聽清楚，彷彿她要他向我問什麼話，他說不必問的樣子。我也不去管這個，却準備着告辭的步驟。忽然唉！子姑娘又向我發問了：

「張君，法國女人和日本女人哪方面好，您可以講講嗎？您是喜歡法國女人，還是日本女人？」

她急切地等着我的回答，我是知道的。但我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她纔好。若說兩方面都不喜歡，那倒合我自己的意思，但是却對不住堀口君了。似乎是應該說喜歡日本女人的，而我却老實不客氣地回答：「我完全沒有注意過。」我自己也看得出来唉！子姑娘是被我這回答窘住了，但也找不到話來安慰她。倒是堀口君聰明，他開玩笑般地插

嘴說：

「你別問他這些事。學經濟的人都是沒有感情的。腦筋裏只有那些長得沒有辦法的數目字。」

從堀口君本人笑起，三個人全都發笑了。這算是解了圍。我看見咲子姑娘和我漸漸熟習起來，怕她還用法國的什麼和日本的什麼向我作第二次的圍攻，我便連忙站起來，不管失禮不失禮，什麼客氣的套語也不說，就借故慌忙逃走了。

以後，我就再沒有和咲子姑娘對面談過話，在公園遇見她和堀口君在一起的事，也有過兩三回，但都只是遠遠地看見她的背影或側面。我因為怕她再用什麼來圍攻，所以連堀口君的住處也索性不去，偶爾去時，也是先斷定了那時不會遇見她才去的。堀口君好像不知道這個，他還「咲子君問你好，」「咲子君又問起你呢！」地屢次對我說，使我很難回答他。有一次他說約了咲子君去什麼地方，要我同去。雖然我不想謝絕他的好意，但也終於借故謝絕了。

我雖沒有和咲子姑娘再見面，但我可以從堀口君的臉上知道她的消息。的確那張清癯的臉把他們兩人的種種事情毫不隱瞞地報告出來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見陰影走上了他的臉。他的父親從新潟縣寫了很長的信來，否認他和咲子姑娘訂了約束的事，並且將他痛斥了一番。即使他不告訴我這些話，我也可以從他的面孔上探出去的。後來他又告訴我：咲子姑娘的父親採納了在大連的哥哥的意見，對他們的約束也突然反對起來。

二月初某星期日的上午，我去找堀口君，打算把他的課堂筆記借來翻看一下。畢業期近了，大家都忙著預備考試，連平日不注意聽講的我也着急起來，因此我想堀口君一定在家裏用功。但我走進他的房間，却看見他和咲子姑娘跪在座蒲團上對哭着。看見平日非常用功的學生到了這地步，也有點爲他覺得可憐。自己每天在報紙上看見什麼「心中」什麼「心中」，心裏就心着不要他們兩個也來了下情死，怎麼辦？想勸慰他們，又找不出話來說，自己的口才拙，是不必諱言的。同時又想到這邊報紙上近來正罵着女人只顧愛情不知國家，似乎朝鮮異口同聲地要女人和國家結婚

養小孩。所以我也只得閉口了。堀口君倒拭着淚來和我應酬，我却反現了狼狽的樣子。唉！姑娘只顧俯着頭哭，我也沒有理她。從堀口君手裏接過筆記簿就匆忙地告辭走了。堀口君把筆記簿遞給我時，曾絕望地對我表示就是不畢業也不要緊。我知道這不過是一時的悲憤語。

三月裏我和堀口君都終於畢了業。成績不好，這是小事。重要的是畢業把我們兩個人分開了。我老早就耽心着會和唉子姑娘來一下什麼「心中」，看見他的臉色一天天愈加難看起來，更不得不爲他的事情發愁。但是我們畢業後我在日本各地遊歷時期中，報紙上並不會載出什麼堀口和橫山兩人的情死的消息。在神戶上船回國以前我還照着他寫給我的地址寄了一封信去。

在中國雖然處着種種艱難的逆境，我也是坦然地下着脚步。我被一個大學聘了去教書，但在教授們中間周旋不到兩年以後，覺得還是做挑糞夫乾淨一點，就這樣被人排擠出了學校。一個筋斗從講壇翻到社會裏，又混了幾年。做教授的時候倒常常想起堀口君，心裏想：像我這樣的蠢貨也穿起了紳士衣服在大學裏混起來，不知道堀口君有什麼樣的感和。他大概不會有什麼好的職務罷。於是在看厭了教授們的把戲以後覺得寂寞時，就給堀口君寫了一封一封信去。他也把一封一封的回信寄來，從沒有失過一次約。信裏的語句是我意想不到地親切和真摯。他做了一個商業學校的教員，和一個姓我妻的女人結了婚，生了小孩。生活並不如意，但也沒有什麼額外要求地過着日子。他的信和他的人完全一樣。不僅他的安分守己的態度沒有改變，如今思想更衰老得把家傳的宗教當作至高無上的安慰了。他有一次甚至明白地表示「活着只是爲了活着的緣故」，而且「只求無病無災地把小孩養大就好。」

在中國社會裏翻了幾年筋斗以後，終於被放逐似地跑到堀口君的地方來。

先前接過他的一封信，寫着：「……既然你沒有法子應付你們那裏的社會，天天爲着種種事情在生氣，倒不如到我這裏來住住也好。我這裏雖沒有好的東西款待你，但至少我是把你當作弟兄一般看待的，不會使你有什麼翻筋斗的麻煩。而且這裏的纖細的自然正歡迎着在你們的大自然中厭倦了的你呢！」

我本來沒有從中國社會退却的意思，然而一旦讀了堀口君的來信，就覺得還是到外面去玩玩好，就這樣敏捷地離開了中國。

堀口君的小家庭是在海邊的一個安靜的小城市裏。一切景物正如堀口君的信上所說，都是纖細的，房屋是可移動的小建築。山沒有山的形狀，樹木也只有細小的枝條。連海也恬靜得起不了波濤。

堀口君依舊保持着他那清癯的面貌，和他那平和的態度。妻子是一個能操作的溫順的圓臉女人，很能合他的「把小孩養大就好」的條件。兒子是活潑的四歲的小孩，有着比母親的更圓的臉。

我住在這麼簡單的家庭裏，整天看着這麼簡單的臉孔，像讀書本似地把這些完全背誦熟了。我就這樣安靜地住了下來。比住在自己家裏還放心，其實我本來就何曾有過家呢？

堀口君現在是一個虔誠的宗教信仰者。他因爲父親信奉着日蓮上人一派的日蓮宗佛教，自己也承繼似地信仰起來，雖然遺產是完全歸那做長子的哥哥承受去了。他的夫人因爲丈夫信仰這宗派，也就跟着信奉着。他的孩子雖然連話語都說不清楚，也常常跟着父母唸起經偈之類來。

對於這個我完全不懂。我連日蓮上人的法華宗和親鸞上人一派的禪宗有什麼分別也不知道，更不能夠判斷「南無妙法蓮華經」和「南無阿彌陀佛」的高下了。

「床間」上放着神龕，裏面供着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彷彿有許多紙條似的。此外「床間」的壁上還貼着許多紙條，全寫着死人的名字，從堀口家的先祖之靈一直到親戚家的小女孩之靈。

早晨我還睡在樓上的被窩裏就聽見他們夫婦在客廳裏唸經，那時我用模糊的睡眠，看窗戶那面，似乎天並不會大亮，晚上我睡醒了一覺在被窩裏依舊聽着這夫婦的虔誠地唸經的聲音。世間再沒有比這夫婦更安分守己的人了罷，我不禁要這樣想。

堀口君在學校裏的鐘點並不多，再加上一點預備時間，也費不了多大的工夫。我初到的時候，正是秋季開學後不多久，他還有許多時間陪我出去玩，看那恬靜的海，或登那沒有山形的山。我們也常常談話。我對他談起我這幾年翻筋斗的經過，他只是搖頭嘆息；而他向我敘述他的一些生活故事時，我却帶着憐憫的微笑聽。

「唉！子君怎樣了？」他從沒有向我提起咲子姑娘的事情。甚至連那姓名也彷彿被他忘却了似的。但我有一次和他在海濱散步歸來的途中，却無意間這樣發問了。

他吃驚地看着我，那神情似乎在驚奇：怎麼你還能够記起她來？接着他把嘴唇略略一動，那清癯的臉顯得更清癯了。他於是把眼睛掉去看那邊天和山連接處掛着的一片紅豔的霞光，用了似乎不關心的低微的聲音慢慢地說：

「她嫁了一個商人，聽說近來患着厲害的肺病呢！」

他似乎想把話猝然堅決地收住，但那尾聲却不管他的努力，戰抖般地在後面長長地拖着。我知道他這時的心情，也就不再開口了。

回去，雖然時候還早，他却虔誠地跪在神櫛面前唸起經來，大概一口氣唸了兩個鐘頭的光景。

第二天早晨他沒有課，就上樓到我房間裏來，第一句話就是：

「昨晚和咲子君談過話了。」

這句話使我發呆了，他昨晚明明在家裏唸經，並沒有出外去過，家裏也沒有客人來，怎麼他會和咲子姑娘談話呢？

若說他和我開玩笑，但看他的臉色又是很莊重，而且略帶了一點喜色。我驚疑地望著他，不知道怎樣問他纔好。

「這是宗教的力量呢！」他充滿了確信地對我說。「我昨晚唸經的時候，她在『床間』上出現了。她說她還記念着我。她說她的身體還算好。她說我們還有機會見面。她說以後還有幸福在等着我。所以我今天很高興。」

我沈吟地微微搖頭，不答話。他知道我不相信，便又加重語氣地解釋道：「這是很靈驗的呢！我已經有過好幾次的經驗了。靈魂和人不同，靈魂是不會騙人的。」

「但是她並沒有死……」我不和他細論，只在中途抓住了一句話來問他。

「不管死或活，靈魂是可以到處往來的。最要緊的在於感應。」他理直氣壯似地回答我的質問，他的信仰確實是很堅定，但我看來他却愈陷愈深了。只是我有什麼方法能够使他明白這一層呢？

「這不會是假的。我的父親說是從這信仰得了不少的好處。許多人都從這信仰得了好處。你多活些日子也就會明白的。其實要是你能够像我這樣相信牠，你也可以少得許多苦惱，少翻些筋斗。」他率直地對我這樣說了。他說話雖然不及我的教授同事們的嘴甜蜜，然而他的真摯和關切是一眼就可看見的。我雖然討厭這種道理，我却感激他的好意。而且拋棄了國家的界限來看人，直到最近還是罕有的事，至少那般新聞記者是極力反對這種看法的。因此對他的這種關切我更不得不表示感激了。所以我只是「唔」了一聲，並沒有反駁他。

我故意把話題引開，我們愉快地談了好些話，後來不知道怎樣又轉到靈魂上面來。我忍不住猝然問他道：「你真的相信有鬼嗎？」

「當然，沒有鬼還成什麼世界！」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好像這是天經地義一般。

「什麼……？」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拖長了聲音表示疑惑。

「這是很淺的道理。要是沒有鬼，那麼我們在什麼地方去找尋公道？這世界裏的一切因果報應都要在鬼的世界

裏找到說明。一切人的苦樂善惡都有牠的根源和結果！」他堅信地闡明了他的這奇妙的道理。我雖然不明白這種論法，但我對於他的思想和行爲却漸漸瞭解了。

他這人並不是如我從前所推想的那麼簡單罷，甚至連他也在這社會組織裏看出了不公平道。而且覺得這不公平道還應該做一點事情。但是他馬上又輕易地把這責任交給他理想中的另一個世界的統治者，自己只在嘩嘩跪拜等等安全而無用的舉動裏找到唯一的庇蔭了。爲了使他的良心得到慰安，鬼的世界就逐漸地在他的腦裏展開來。鬼就是這樣生長的罷。

「我明白了，」我淡淡地對他說。其實我明白的只是這個，並不是他的那番話。他自然誤會了我的意思。於是我們又把鬼的問題關在腦裏了。

我在這安靜的生活裏開始感到了寂寞，靠看書過日子，這辦法很使我不舒服。一個人往外面跑，也沒有多大趣味，況且清芝麻大的一個小城市，我不要幾天的工夫，就把什麼地方都逛完了。家裏呢，又永遠是那一對夫婦和一個小孩。連客人也不見來一個。

堀口君的唸經的工作突然增加起來。下午唸經的事情也有了。他下課歸來後便忙著在神龕前跪拜。有一天他唸完經馬上就匆忙地提了一個包袱出去。過一些時候他回來時我還在庭前散步，便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來。

「到海邊去了。是去拋擲供物的，」他簡單地回答道。

「到海邊去了。是去拋擲供物的……」

「我不明白，又問了『什麼供物……』」

「前天也去海濱拋過一次的。那是爲了另一個死去的朋友。昨晚我的一個中學同學的靈魂到了我家裏來，那人死了不過半年，是死在滿洲的。他來向我哭訴。所以我給他唸經，我供他。供完了就把供物擲到海裏，也不再回頭去看。他

的靈魂就會平安地到別處去，不再到我這裏來了。」他感動地解釋說。

我想他大概昨晚做了什麼怪夢罷，其實清類的怪夢我不知做了多少。要我認真地一一供祀起來，說不定會使我傾家蕩產也未可知。我也不去管這些，就隨口問道：

「這樣的事情近來常有嗎？」

「怎麼不是從前也偶爾有過。近來却突然多了起來。已經供過四五個人了。明天後天都有供的，還有一個是我妻子的好朋友。近來我家裏的鬼多着呢！」他嚴肅地回答道。歇了片刻，他又向我謝罪說：「很對不起，使你聽這些話，你會害怕嗎？」

「哪裏？」我接口回答着。這短短的一句「哪裏？」把他的全部話語都給否定了。

在堀口君的眼裏看來這家裏大概還是鬼比人多罷。在我的眼裏不但看不見鬼，連人也少看見。堀口夫人是溫順到使人覺得就像沒有她這個人似的小堀口君却喜歡出去找小伴侶遊玩。堀口君又要到學校去授課。我一個人住在樓上就彷彿是在古廟裏修行。雖然受着兄弟般的親切的待遇，但是在這裏我的心的寂寞却一天天不住地增加起來。在這時候再看見有人畫了鬼影放在我的眼前蠕動，像在火上給澆了煤油，寂寞猛烈地燃燒起來，我的心便受着這熬煎。但這一層堀口君不知道。同時在中國的那般教授同事們也不會知道的。在友誼的款待裏我受苦，在陰謀的圍攻中我動氣。我就是命定了的這樣一個癡貨罷。

夜晚在樓上讀着堀口君的藏書，爲那些死人的陳腐的話語動了火，苦苦地思索着那般著書欺世的大騙子們玩的一貫的把戲；同時又聽見堀口君在樓下客廳裏唸經的聲音，這中間夾雜着超度死人的語句，還有和神鬼之類的對答。我無意間第一次分辨出這種種的聲音，彷彿就看見許多鬼在下面走動。我的心情突然嚴肅起來。自己反爲這事情感到更大的煩惱了。

一個世界在我的眼前展開來。這就是堀口君所說的鬼的世界罷，是一片無垠的野原。沒有街市，沒有房屋。只有人，那無數的人。赤身帶血的，斷頭缺腿的，沒手沒腳的，披著頭髮露著柴一般的黃瘦身體的，還有那無數奇形怪狀的，都向著天空呼籲似地舉著雙手。就是這樣的一些東西嗎？那變堀口君所說的公道又在哪裏？所謂因果報應在這裏能夠有怎樣的說明呢？我們世界裏的苦樂善惡和這又能夠有怎樣的根源與結果的關係呢？倘使這眼前的幻景是真實的，那麼這些鬼應該比活著時更明瞭這社會組織是什麼樣的東西罷。那個陷在錯誤的泥潭中爬不上來的堀口君唸經的聲音這時候突然消滅了。於是一個哭聲低低響起來，起初低微得彷彿只在我的心上響，過後却漸漸地加高。那鬼世界的景象又一度展現著，無數的鬼都哀訴般地哭了。

奇怪！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在那哀哭着的鬼叢中忽然出現了許多穿著華麗的衣服的紳士般模樣的肥胖的東西，露了牙齒狞笑着，就抓起鮮血淋漓的瘦鬼放在嘴邊啃。其餘的瘦鬼帶著哭聲往四面散逃開來……

「去罷，去罷，」我憤然地叫了。我對於生活在這大欺騙中不能夠做一點事情的自己也憎厭起來。我用力揮舞著右手，好像要把眼前的鬼世界掃去一般。接著我又抓起那騙人的書本往地上擲。這一來果然那幻景就馬上消滅了。耳邊響着的依舊是堀口君的唸經的聲音。此外就只有一個寂寞的世界。沒有一點人的聲響，那寂寞就像利刃似的在我的心上割著，我用手撫著胸膛，癡呆地望著窗外的一片黑暗，苦痛地疑問著自己是死是活。

又一天。在安靜裏過一天就像過一年似的。

「唉！子君的消息來了。她在逗子的醫院裏養病，」堀口君忽然對我這樣說。那時是傍晚，他帶了孩子和我在海濱散步。

「她自己寄了信來嗎？」我問道，我也很想知道唉子姑娘的事情。

「不，我是從家裏的來信裏轉知道的，所以只知道這麼一點。我怕她的病加重了。」他說着，臉上現了無可如何的愁苦的神情。

這回答使我也感到失望。但我知道他的苦痛却比失望更大。似乎他至今還保持着從前對子姑娘的愛情，依舊是那麼深，沒有減少一點。不過他把牠埋在心的深處，只偶爾無意地在人前流露一下罷了。他這種人永遠把苦痛咽在心裏，對於一切的橫逆，都只是默默地順受，甚至把這當作當然的道理，或者運命。但是在心裏他却傷痛地哀哭着他的損失。我的這種看法不會錯，好像故意給這一個證明似地他又接着說：「不知道怎麼樣，我總耽心着她的病，恐怕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他皺着眉，一層黑雲堆在他的額上。

「她的靈魂不是告訴過你，你們還有見面的機會嗎？不是說還有幸福的日子在等待你嗎？」我安慰他道。我的口才很拙，倉卒間說了這樣的話，倒像是在故意譏笑他了。

「是呀，我本來是這樣想的呢！但得到她在逗子患病的消息以後，總覺得有些放心不下，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他倒把我的話認真地聽了，用很軟弱的聲音，辯解似地說，兩隻眼睛茫然地望着海天交接處的絢爛的雲彩。孩子在旁邊拉着他的手絮絮地向他問話，他也彷彿聽不見了。

「何必這樣耽心呢？反正她現在又和你沒有一點關係，你們平日通信也不寫一封。」這是我勸他的話。自己也知道這種話沒有力量，但也找不出更適當的話來了。不懂文學的人似乎連應對之才也缺乏，無怪乎要爲紳士們所不容。但是堀口君却又把這當作誠摯的勸告聽了，而且更真摯地回答道：

「正是因爲這樣，所以更不能不關心她。這一切似乎都由一個運命來支配。自己只感到無可如何的心情。仔細想起來，人生實在是無聊呵！」

說這些話時他依舊望着天邊。但雲彩已經變換了，先前是淡紅色的晚霞，現在成了山峯一般的黑雲。夜幕像漁網

一樣撒在海面上，海依舊是睡眠似的恬靜。潮慢慢長起來。小孩因為父親不理他，早已跑開，在海灘上跑着拾貝殼玩去了。

過了二十幾年的安分守己的生活以後，他終於吐出了絕望的呼籲，在這一剎那間所謂萬能的宗教也失掉了牠的力量。便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人，倘使一只睜開眼睛看見自己的心的深處的傷痕時，也會對那所謂萬世不移的天經地義起了疑惑罷。至少這時的堀口君是對那存在的一切懷了不滿足之感了。

「人生並不是這麼簡單的罷。」看見他在自己造成的運命的圈子裏的呻吟婉轉的樣子，我也被感動了。我的天性使我說不出委婉的話。我便率直地把他的話否定了。「只有不能支配自己的人才會被命運支配……」

我還沒有把話說完，就被他忽然阻止道：「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這周圍非常靜寂；如果有聲音，那就是海水的囁語。不然他一定是聽見自己的心的呼號了。便是最能夠忍受的心，有時也會發出幾聲不平的叫喊罷，然而不幸的是我知道他曾千百句「南無妙法蓮華經」來埋葬這顆心的。我能够把他的這顆劫後餘燼般的心取出來洗練一番嗎？我一個人兩隻手要來抗拒那二三十年來的他的環境的力量，這似乎和我從前在教授中間翻筋斗的事情一樣，太狂妄了罷。但是我這樣的素材總高與棟狂妄的事情來做。

我正要說話，孩子却在那邊大聲喚他。他忽然皺一下眉頭，用苦痛的聲音對我說：「回去罷。」就走去迎他的孩子。逗子的信來了，信封上鑲印着黑邊，裏面一張紙片印着下面一類的語句：

賜寄亡妻咲子的供物，拜領之後，不勝感謝。亡妻遺體已於某日安葬在逗子的某地，道遠不及通知請原諒。

夫 大口某某

從堀口君手裏接過這紙片讀了兩遍，不由得想起了法國女人和日本女人的問題。兩隻發亮的眼睛彷彿還在紙片上閃動。那個曾經在三鋪席房間的電燈光下面一度光輝地閃耀過的處女的面龐又在我的腦裏浮動起來。

「怎麼突然來了這東西！」我呆呆地問。

「是呀！第一次的通知並不會接到，也沒有送過什麼東西去。不知怎麼却來了這謝帖；這錯誤竟使我連她死去的日期也不知道。」他那極力忍住而終於忍不住的悽愴的聲音，我聽得更增加了我的寂寞。

橫山咲子的面顏最後一次在我的腦裏消去了。我把鑲印着黑透的紙片還給堀口君時，看見他在拭眼淚。就說：「人反正是要死的。死了也就不必再提了。其實我好幾年前就耽心着她會來一個『心中』呢！誰知她倒多活了這幾年。」

我把話說完，纔知道自己又說了不恰當的話，真是個粗人，但也沒法改正了。

「你怎麼知道？」他驚訝地問我。

「什麼？」我聽見他的意外的問話，不覺更驚訝地反問。

「心中！」他加重語氣地說。

「心中？我不過這樣推測，報紙上不是常有『心中』的記載嗎？老實說我從前卻耽心着她也會和你來一下這把戲，」我說得很老實。

「哦！」他嘆息地應了一聲驚訝的表情沒有了，代替的是悔恨。於是他告訴我：

「她的確幾次向我這樣提議過，我都沒有答應。最後一次她約我同到華嚴瀧去，是寫了長信來的，我也回了一封

信去。說一切都是運命的安排，人沒有一點力量，所以違抗運命的舉動是愚蠢的。我們只是一葉小舟，應該任憑波浪把我們載到什麼地方去。晒了運命沿着以後總會有的結果……這樣她就和我決裂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如果我當時答應了她，我這時也不會在這裏了。我知道她的決心是很堅強的。前天夜裏還彷彿夢見和她去什麼地方（心中）似的。」

「現在好結果來了罷。」我聽完他的故事，只說了這短短的一句話。也許是譏諷，也許是同情，也許是責備，也許是疑問。其實這些全都包含在這話裏。我不能夠相信在那時的他們的面前就僅僅有他所說的兩條路，我不能夠相信應付生活就僅僅有這兩個辦法。事實上他把那個最重要的忘却了。

「現在好結果來了罷。」他疑惑似地重複着說。過後猛然省悟地責備自己道：「自己種的苦果自己吃，沒有什麼話可說。」臉上立刻起了一陣可怕的慘苦的痙攣。我看見這就彷彿看見牲畜在屠刀下面哀號。心裏也起了戰慄。

「那麼你還相信運命嗎？」我不安慰他，却責備似地追問道。

他不回答我，只是低了頭挺直地跪在座蒲團上面。

學校裏放了年假。一連幾天堀口君都忙着在唸經和拋擲供物。差不多每天吃中飯的時候，他都要告訴我說：昨晚某某人的靈魂又到我家裏來了。於是就簡略地告訴我那個人的生平。無論是男或女，那些人都是這社會的犧牲者，而堀口君却說這全是順從運命的好人。於是傍晚他就提了一包供物到海邊去把那親友送走了。而在家裏又會有另一個親友的靈魂在等候他超度。

這個人，當他對着我訴痛苦的時候，他露出等人來援救似的無可奈何的心情；而跪在神前，他却毫不遲疑地來超度別人的靈魂了。這也許是宗教的力量罷。但這宗教却把那無數的鬼放進了他的家中，使他與其說是活在人

間，不如說是活在鬼的世界裏。

新年逼近的時候，平日默默地勞動着的堀口夫人便加倍默默地勞動起來。在堀口君也多了一件寫賀年片的事務。只有那小孩是更高興地往各處找朋友玩。樓上不消說是靜寂得像一座墳墓。我一個人在那裏翻閱陳腐的書籍，受古聖賢的圍攻。

新年一來，這家庭似乎添了一點生氣。郵差不斷地送了大批的賀年片來，拜年的人也來了不少。雖然大都不過是在玄關口留了名片或寫着「御年賀」的紙卷，並不會進房裏來。但門前的人影究竟增加了許多。小孩也時常帶了他的朋友來，多半是些穿着很整齊的和服的小姑娘。常常在庭前用羽子板拍着羽根（毬子）玩。這雖是女孩的遊戲，但近年來已經有不少的少年在玩着了。

勞動了一年的堀口夫人在她的蒼白的圓臉上也露了笑容，多講了幾句話。晚上沒有事情，也把我邀到客廳裏火爐旁邊去玩「百人一首」。玩這種遊戲我當然比不過他們夫婦。

堀口君有四天沒有到海邊去了。大概新年裏鬼也需要休息罷。但是一月五日這天的午後他忽然又勤苦地唸起經來，一連唸了三四點鐘以後他就在下雨大聲喊我同到海邊去。我走下樓看見他提了一包供物站在玄關口。

「昨晚又有誰的靈魂來過了嗎？」我一面穿木屐，一面問道。

「就是橫山咲子君，我回頭再告訴你。」他嚴肅地低聲說。

我們便默默地走了出去。

從海邊歸來的途中……

我們依舊在那些窄巷裏繞圈子。堀口君說過了那簡單的回答後，就不再作聲。兩人的木屐在土地上沉着地發響。我被沉默窒息着，不能忍耐下去，便開始說：

「那恐怕是夢罷。你看見她是個什麼樣子？」

「夢不就是可信賴的嗎？我屢次做夢都有應驗。」他停了脚步，說着話望了我幾眼。前面幾步遠近豎着那「馬頭觀音」的石碑。他走上去，合掌行了一個禮，他走過這地方總要這樣地行禮，我看見過好幾次了。

「她的樣子很憔悴，眼含着淚，要我救助她。所以我想她做鬼也很不幸福，今天給她唸經超度過了。以後還要給她唸經呢！」他繼續說。聲音有點改變，我明白是一陣悲痛的感情侵襲來了。但我好像不知道憐憫似的，不去安慰他，却說了類似反駁的話。

「她不是順着運命活過了嗎？那麼她應該有好結果呢！你給她的信上不是這樣說過的嗎……」

「但是……但是——」他彷彿遇着了伏兵，突然忙亂地招架起來，說了兩個「但是」便再也接不下去。

「但是一切都錯在運命上面。這運命也只有你一個人纔知道！我不相信這些。即使真有，我也要使牠變成沒有！」我氣憤地說。我看見他招架不住地往後面退走了，便奮勇地追上去。

他不再和我交戰了。他只願埋着头走，口裏含糊地唸着什麼，像在發囁語一般。但在我的耳裏聽來他唸的並不是「南無妙法蓮華經」，而是「我錯了」一類的話句。

這晚上堀口君忽然現了非常煩躁的樣子。晚飯吃得很少，老是沉思一般地不說話，而且因一點小事就把小孩罵哭了起來。飯後說要玩「百人一首」等堀口夫人把食具收拾乾淨拿出牌來時，他忽然又說不玩了。就一個人跑了出去。他的妻子問他夜裏還到什麼地方去，他也不回答。

我回到樓上，又受着腐儒的圍攻。雖然房間裏擺着火鉢，却變得非常寒冷了。接着來的是寂寞。周圍靜寂得很可怕。忽然不知從什麼地方有人唱起了謠曲，那蒼涼的聲音在靜夜裏聽來就像是鬼哭一般。這許久還不見堀口君回家。於

是風起來了，一吹便吹散了謠曲。樹木哀叫着，房屋震搖着，小孩也在下面哭了。這樓上就如一個鬼窟，我不能够再坐下，便毅然站起來，走下樓，到玄關口去找木屐。

「張君，要出去嗎？到什麼地方去？」堀口夫人，在房裏用了焦慮的聲音問道。

「海邊去！」我毫不思索地這樣回答着。不等她說第二句話，就冒着風急急走出門去。

海完全變了模樣。

我認不清楚平日見慣的那海了。潮暴漲起來，淹沒了全個海灘。憤怒般的波濤還不住地往岸邊打來。風在海面上吼叫地飛舞着。海在風下面掙扎地跳動着。眼睛望過去，就只見一片黑暗。黑暗中幻象般地閃動着白光，好像海在眨眼睛，海在張口吐白沫。

那浴場已經消失在黑暗裏，成了一堆陰影，躲在前面。每一陣風雨過來時，會使他發出怪叫。我去找那些岩石，就是這傍晚我在那上面站過的，連一點踪跡也看不見了。

我站在岸邊，望着前面海和風搏戰的壯劇。一座一座的山向着我壓過來，腳下的石級忽然搖幌似地在往後而退。風乘着這機會來震撼我的身子。我的臉和手都像着了利刀似地發痛。一個浪打來，那白沫幾乎打濕了我的腳背。

我連忙往後退了兩步，定了神，站穩了脚跟，想起方纔幾乎要把我捲下去的那巨浪，還止不住心的跳動。

黑暗一秒鐘一秒鐘地增加着。海瘋狂似地拼命撞擊着岸。風帶着一長列的怪聲迎面飛了過來。這一切都像在尋找他們的犧牲品一般。

對着這可怖的景象我也感到驚奇了，平日是那麼恬靜的海遇着大風的時候也會這樣奮激地怒吼起來！

「可惜堀口君不在這裏，不然也可以給他一個教訓。這海可以使他知道一些事情。這樣自語着，一個人漸漸地

入了深思的狀態裏。

風割着我的臉和手，我也不覺得痛；浪打濕了我的腳，我也不覺得冷了。我一個人屹立在風浪搏戰的卅劇的前面，像失掉了全部知覺似的。

「張君，你來了！」一個意外的聲音使我驚醒過來。我不自主地掉頭看後面，正遇着堀口君的發光的眼睛。在那清凈的臉上我看見這樣的發亮的眼睛還是第一次。尤其使我驚訝的，是他會到了這地方來。

「你看見了這一切嗎？」我略一遲疑便驚喜地發了這問話。

他點了點頭，然後用沉重的聲音說：「我比你早來了許久。」

我驚疑地看着他那發光的眼睛，帶了暗示地自語道：

「奇怪，想不到那麼恬靜的海也會這樣可怕地怒吼起來。」

「不要說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煩躁地說。我覺得他的手在微微地顫抖。我沒有答話，只是驚疑地望着他。

「回去罷。回到家裏我有話要對你細說。」過了半晌他繼續說了這一句，但聲音却比較鎮靜多了。

（一九三五年）

——神鬼人

窗 下

敏我現在又嘮嘮叨叨地給你寫信了。我到了這城市已經有兩個多月。這中間我給你寫了五封信。可是信寄出後就等於石子被擲在水裏，除去起了那水圈似的希望而外，便沒有一點回音。你難道把我忘記了？還是你遇着了別的意思？你固然很忙，但無論如何你得給我一個信息，哪怕是幾個字也可以。或者不然就托一個朋友來傳幾句話。你不能就這樣渺無音信地撇棄了我，讓我孤另另住在這個陌生的大城市裏。你知道我是一個有着怎樣的性情的人。你知道這樣一種生活在我的精神上會生出什麼樣的影響，那麼你爲什麼儘管默默地看着我受這些折磨呢？

我還記得兩個多月前我離開你的時候。月台上人聲嘈雜着，我們躲在車廂的一角，埋着頭低聲談話，不給別人注意。直到火車快開動了，你纔匆忙地走下去。你還走在車窗下對我笑了笑，又一揮手，就被火車拋撇在後面了。你不會追上來多看我幾眼，我也沒有把頭伸出窗外。我只是埋着頭默默地回想你方纔說的幾句話：「到了那裏去，你也許會感到寂寞的。你要好好地照應你自己，你也該學點忍耐……我就怕你那脾氣，你起了衝動的時候，你連什麼事情都不顧了！」

你看，現在我也能够忍耐了。我居然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在這個寂寞的房間裏住了兩個多月，而且還不知道以後更要住多久。這其間我也會起過種種的衝動，但都依着你的勸告一一的抑制下去了。這些時候我很少到外面去，每天我就坐在一張破舊的寫字台前，翻閱我帶在身邊的幾本舊書，和每日的報紙。等到我的腰有些酸痛時，我纔站起來，

在房裏默默地踱一會。這樣的閒踱有時使我自己也覺得單調可怕，我的心漸漸地像被一陣火燒炙似的痛癢起來，我昂起頭大大地吐一口氣，我踏着大步正要走出房門，但你的話忽然又在我的耳邊響了。我便屈服似地回到寫字台前，面默默地坐下，繼續翻閱書本和報紙。直到朋友家的娘姨給我送晚飯來，我纔明白這一天又平淡地過去了。

我常常坐在窗前給你寫信，當我覺得最寂寞的時候或者當那火在我心裏燃燒起來的時候，我就給你寫信。我的寫字台放在窗前，窗臺很低，我一側頭便可以看見窗外的景物，上面是一段天空，藍天下是土紅色的屋頂，淡黃色的牆壁，紅色的門，牆壁上的一株牽牛花沿着玻璃窗直爬到露臺上面。門前橫着一條清潔幽靜的巷子。這是對面的房屋，和我住的弄堂中間隔了一堵矮牆。越過這矮牆便是我的窗下，這也是一條巷子，但比起矮牆那面的却是窄狹而污穢了。牆邊有時還積着污水和腐爛的果皮和菜蔬。

這一帶街市都不是熱鬧的，近幾天來，經過一次集團搬家以後更是冷靜了。白天還有遠處的市聲送來，街中也有車輛駛過，但聲音都不十分響亮。一入了夜，一切都似乎進了睡鄉。只偶爾有一輛載重的兵車隆隆地駛過，或者一個小孩的哭聲來打破夜的沈寂。平常傍晚時分總有幾個鄰近人家的小孩帶着笑聲在我窗下跑過，或者就在前面弄堂裏遊戲，他們的清脆的，柔和的笑聲不時飛進我的房裏來，那時我就會停止做我的事情，凝神地傾聽他們的聲音。我想從那些聲音裏分辨出每個小孩的面貌，而在我的腦裏繪出一幅一幅的圖書，彷彿我自己就置身在這圖書中而忘了我這寂寞冷靜的房間。

如今連這些笑聲也沒有了。在這幾天裏面這周圍似乎驟然少去了許多人。這周圍的生活也起了改變。甚至那個說着古怪的方言的娘姨送飯來時也帶了嚴肅而畏怯的面容吃力地向我報告一些消息。我似懂非懂地把她的話全部吞下了。其實報紙上載的比她說的更清楚。但我依舊沒有方法改變我的生活。

這裏一個多月沒有下雨了，一連幾個晚上月色都很好。絨你知道我是喜歡月夜的。倘若在前幾個月我一定會跑

到外面來，在街上走走。或者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坐坐。但是現在我卻沒有這種心思，而且外面全是些陌生的街道，我又沒有一個可以和我同去散步的朋友。所以我依舊默默地坐在寫字樓前面，癡癡地望着那攤開的書本。時間偷偷地從開着的窗戶飛出去，我一點也不會覺得。只有空氣是愈過愈靜，愈涼了。

「玲子，玲子，」在下面忽然起了一個男子的低微的喚聲。

我驚訝地掉頭往窗外看去。我的眼前一陣清亮，越過矮牆那條水門汀的巷子靜靜地躺在月光下面，一個黑影子撲在門上。

聲音是我熟悉的，影子也是我熟悉的。穿着灰布長衫的青年男子到這地方來，並不是第一次。

「玲子，玲子，」那個年青人用了戰抖而急促的聲音繼續喚着。他走下石階到牆邊輕輕去叩玻璃窗。

房裏有了一點聲音，窗戶呀的一響開了半扇，一個黑髮蓬鬆的頭探了出來，接着是女人的聲音着急地說：

「你——你，我叫你晚上不要來。外面情形不好，你怎麼又跑來了？」

「你開開門出來，我跟你說幾句話，」男子催促地說，但他的聲音裏含了點喜悅，好像見了那少女的面貌他的心得了點安慰似的。

「你快說，快說！你快點走，等一會兒會給我爹碰見的！」女的不去開門，却把頭更伸出一點，仍帶點畏怯的聲音說。一陣微風吹過，牽牛花的籬子跟着風颯舞幾片綠葉拂到她的濃髮上。

「你快點出來說。我說完就走，不會給你爹看見的，」男子固執地央求說。

女的不再爭執了，就把頭縮回去，關上了窗戶，很快地開了門出來，站在門檻上。男的一看見她，便馬上撲過去抓起她的一隻膀子。

女的把身子一扭扭開了，也不說什麼抱怨的話，却只顧催促道：「你快說！快說！我爹跟東家就要回來了。」

「你爲什麼怕見我？難道你真的相信了你爹的話？」男子蹙蹙地說，他低低乾咳兩聲。

「你不要故意說話來氣我。我怕我爹會碰見你。我爹要曉得你還常常來，他定規會想方法對付你的。」女的畏怯地回答道。男子還沒有答話，她又關心地接着說：「這樣晚你還跑來做什麼？你的身子又不好，你又在咳嗽。」

女的依舊站在門檻上，男子背靠門前牆邊。等女的閉了口，他便氣憤地說：「這我倒不怕。你爹太豈有此理，從前我們在鄉下的時候，他待我很好。那時我們在一起，他沒有說過一句話。現在他在你東家這裏，很得意，就連我的面也不要見了。其實我在小學堂裏教書掙來的錢也可以養活自己，就跟他女兒來往，也不算場他的權。況且他的行徑就不是什麼高尚的。」

女的伸過手去把他的，一隻手捏住，溫和地說：「我爹是個糊塗人。他只聽東家的話，東家說什麼好，就是什麼好。我爹說你們是壞人，說你們專教小孩子反對什麼『友邦』，又說你們鼓動小學生抗這抗那的。」

「這一定是你東家的意思。你爹真是個漢奸！」男子擺脫了女子的手氣，沖沖地插嘴說：「你難道也相信我是一個壞人？」

女的望着男子，慚戚地微笑了，她溫柔地答道：「我當然不跟他一般見識。我相信你是好人。不過我爹完全跟着東家一鼻孔出氣的。他說過他看見你領着小學生遊行，喊什麼口號。他恨你，他說你是個亂黨，你跑到此地來看我，是很危險的。我，我不放心。」

「我不怕。我不相信他會害我！」男子依舊忿忿地說，他接連乾咳了幾聲。他把一隻手按住胸膛，喘息着。

「你看，你的病還沒有好，你又要生氣！你也該好好地養息養息。你還在吃藥嗎？」女的憐惜地說。

「近來倒好了一點。好些時候不吐血了。咳嗽也不多，近來隨便吃點補藥。我想大概不要緊。」男子溫和地答道。

「我看你千萬不可大意。你也該當心點。現在時候很晚了，你還是早點回去吧。」女子柔情地勸道。

這時候，從巷子的另一端送過來皮鞋的聲音，在靜夜裏聽來很是響亮。

「好，我走了。」男子慌張地說，就伸手去攥了女子的一隻手，不即刻放開，一面還繼續說：「我也就因為這兩天外面謠言很多，我很就心你纔特地跑來看看，你要早早的打定主意，你從你爹那裏聽到什麼消息嗎？」

女的微微地搖頭，一面回答道：「我爹什麼話也沒對我說，他整天跟着東家在外面跑，他從來不給我講那些話，你不要就心我。這兩天情形不好，你自己常常跑到此地來，倒要當心在半路上出毛病，冤枉吃……」她沒有把話說完，外面遠遠地響起了汽車的喇叭聲。她慌忙掙脫了手，急急說：「你快走，東家回來了。」

「玲子，我走了，我明晚上再來看你。」男子下了決心似地說道，就轉身沿着這巷子大步走去。

「明晚上你不要來。」玲子滾跑下石階揮手囑咐道。但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連頭也不回逕自往外面走了。

這女郎還在門前牆邊站立了一會，她倚着牆壁仰起頭看天空。清冷的月光沒遮攔地照在她的臉上，風把她的飄蓬的濃髮吹得微微飄舞。她的並不美麗的圓臉這時突然顯得十分明亮了。那一對不大不小的眼睛裏充滿着月光。我靜靜地注目看，我不能够看見她的黑眼珠。原來那眼眶裏包了一腔淚水。

並沒有汽車進這巷子來，喇叭聲早消失在遠方去了。顯然那女郎方纔的推測是錯誤的。這清靜的巷子比在任何時候都更靜寂。地上是銀白色的，紅色的門，淺黃色的牆，配上她那身白底藍條子布的衫褲。在玻璃窗旁邊還有一株綠色的牽牛，在晚風裏微微舞動牠的柔軟的腰肢。這是一幅靜的，美麗的，幻想的圖畫。我不覺癡癡地望着牠。我忘了我的房間，我彷彿覺得我在另外一個世界裏面了。

那女孩忽然猛省似地嘆了一口氣，便走上石階，推開門進去了，那扇深紅色的木門關住了裏面的一切。牆壁上那株牽牛依舊臨風舞動，而且還時時發出低微的嘆息。

空氣是愈過愈靜而且愈涼了。房間裏漸漸地生了寒氣。我的背上忽然寒冷起來。遠遠地起了火車頭的叫聲，接着

是那喘氣似的車輪的響動。我知道我這一天坐了够多的時候了。我便站起來，闔了書，伸一個懶腰。就在這時候一輛汽車駛了進那水門汀的巷子裏來。車子在牽牛花旁邊停住了。車夫下來打開車門，一個豔裝的中年婦人，和兩個中年男子從車上走出來。三個都穿着西裝，我認識他們的而貌。汽車往外面開走了。

「玲子玲子」那個圓臉無鬚的胖子大聲叫着，一面用手在門上撞了兩下，這人就是玲子的父親。玲子即刻在房裏答應起來，她開了門。她的父親恭敬地彎着腰讓東家夫婦走進裏面，然後跟着進去。門又緊緊地關上了。他們在房裏大聲談話。但說的是異邦的語言。我全然不明白牠的意義。

敏我告訴你，這玲子和她的父親，還有那小學教員，還有那東家夫婦，這些人我都熟悉。我並不會和他們談過一句話。但我這邊兩扇窗戶告訴了我種種的事情。倘使我的小小的房間就是我的世界，那麼除了我這邊的兩三個朋友外，他們便是我的世界中的主要人物了。他們每天在我的眼前經過，使我的靜寂的世界裏有了一點點綴。所以他們的言語動作有時候會深印在我的被這兩個多月來的生活弄成遲鈍了的腦筋裏。

小學教員第一次到這裏來是在一個黃昏。那時我還不知道他的職業。玲子的父親一早就出去了。東家是下午回家以後又帶了太太一道坐汽車出去的。玲子站在門前。這家裏就只有她一個人。東家夫婦似乎就沒有小孩，也沒有別的親族。他們去了不多久，玲子正在窗下伸手到牽牛花藤子上去摘那剛剛開放的紫色花朵。一個人影輕輕飄到了她的身邊，接着是一個喜悅的呼喚聲：「玲子！」

我看見那個天真的少女掉過頭，滿臉喜色地接連說道：「你——你！」

「你看，我果然來了。我答應你，我決不失信的。」男子嬉喜地說。

玲子不說什麼話。她把身子倚在牽牛藤上，夢幻似地打量着他。

「玲子，你老看我做什麼？你難道還認不得我？」男子微笑地說。

那張被濃黑的頭髮蓋着的圓臉上露了一個天真的微笑。她說話了：「我看你今天氣色好多了。」

「真的？近來我自己也覺得好多了。」男子欣喜地答道。他把聲音放低了些，問：「你爹跟你東家一道出去的嗎？他們什麼時候才回來？」

「我爹先出去。他們今天最早也要十一二點鐘才回來。你多坐坐，不會碰見他們的。」女的低聲回答。

「玲子我說，我——我看你還是早點打定主意，在此地做事情終歸不是好事。」男子說話的聲音更低了些，但那注意傾聽的耳朵還能够抓住話語的大意。「你那東家不是個正當的商人。你爹簡直是個……」我想他接着一定會說出某某兩個字，但他却突然停住了，另外說了一句：「他現在簡直忘了本了。」

「你當心點，不要瞎說。會給人聽見的。」女的變了臉色，驚懼地阻止道。過後她皺起眉頭憂鬱地說：「我爹決不肯放我走的，我有什麼辦法？我也明白在此地做事情不好，東家不是個好東家。他們那種古怪脾氣也叫人够受。可是我爹說過他將來還要帶我到東家那邊去！我真有點害怕……」

男子着急起來，他忽然揚起聲音決斷似地說：「那麼你還癡心跟着你爹做什麼？我恐怕他將來真會帶你那邊去，他會入那邊的籍做那邊的人。難道你肯跟着他去當……」他似乎要說出先前突然嚇住了的那兩個字，可是一陣皮鞋的聲音打岔了他。三個混血種的青年男女帶笑地說着英國話走過來。

「我們進去坐坐。」女的看見人來，猝然吃了一驚，就輕輕地拉了一下男子的衣袖，兩人走上石階推開門進去了。那扇深紅色的木門，關住了他們的影子和言語。

我依舊坐在窗前，寫字台上的書本和別的東西全都漸漸地隱沒入陰暗裏去了。我並不想看見燈光，我讓電燈泡板着牠的冷面孔。我把身子俯在窗台上，靜靜地望着下面清靜的巷子。空氣似乎凝住不動，讓黃昏慢慢地化入了夜。燈光從那房間的玻璃窗裏射出來。我聽不見什麼聲音。但是突然從鄰近的房裏響起了西方女性的歌聲，有人在開無

線電收音機了。

過了好些時候，紅色的木門開了，一個影子閃出來，就是那個男子，被稱爲「玲子」的少女跟着在門檻上出現了。男子急急往外面走去，玲子却倚着門框默默地望着他的背影。

以後那男子還來過兩次，一次是在早晨，玲子的父親和男東家剛出門不久，女東家似乎還在睡覺，男子匆匆地在隔壁門前和玲子耳語了片刻，便走了。我聽不見他們在說些什麼。

另一次還是在傍晚，那男子來了，他們兩人在門前談了半個多鐘頭，從這次的談話我纔知道男子是在小學校裏教書，他患着肺病，而且在這都市裏沒有一個親人，我也知道一點玲子的父親和東家的關係。

以後許多天都沒有看見那個男人的影子。玲子有時候也出外去的。我看見過兩次她急急地從外面走回來，都是在傍晚。其實也許不只這兩次。我的眼睛有時候也會看漏的。

這人家還有一個娘姨，不過每天晚飯後我就看見她回家去。有時她白天也似乎不在這裏。究竟她是在怎樣的條件下被雇用的，我的眼睛和耳朵却不能幫忙我去探聽了。

男東家永遠板着面孔，在鼻子下面留着一撮黑鬍子，短小的身上穿着整齊的西裝。女東家永遠是濃裝豔服，連頸項上也抹了那厚厚的白粉。那個圓臉無鬚的玲子的父親永遠帶着詭譎的微笑。

有一次在晚上玲子的父親一個人先回來了。這一對父女起初平靜地在樓上房間裏談話。後來我就聽見了玲子的哭泣和她父親的罵詈。我聽不出來他們是爲了什麼事情在爭吵。他們好像在講那個小學教員的事，又似乎在講別的事。我彷彿聽見他厲聲說着不許她再偷偷出去或者到什麼地方去的話。

這哭聲和罵詈並沒有繼續多久，後來父親和女兒似乎又和解了。樓上露台前兩扇玻璃門緊緊閉着，玻璃上面蓋

着花布窗帷。我的眼睛就只能夠看見這一點。

但是第二天夜裏八點鐘光景，玲子一個人悄悄地跑出去了。大約過了一個鐘頭，我纔看見她站在石階上，摸出鑰匙去開門。水似的月光軟軟地沖洗着她那苗條的身子。

再過一天，那個小學教員來了，就是我在前面敘說過的，敲着玻璃窗低喚「玲子」的那一次。

敏你看，我現在變得多了。這些事情在從前我決不會注意的。但是如今我却這麼貪婪地想去知道牠們。而且我可以靜靜地在窗前站或坐幾個鐘頭，忘掉了自己，而活在別人的悲歡裏面。你看，我真的學會忍耐了。我居然冷靜地伏在案頭寫了這麼長的信，告訴你這些瑣碎的事情。我爲什麼要拿這些來就誤你的繁忙的工作呢？

敏我是告訴你：我已經學會忍耐了，我已經學會忍耐了，忍耐了，忍耐了！

「今天聽說外面情形很不好，住在這一帶的人都往別處搬，你還跑到此地來！你膽子真大。」又是玲子的聲音。
「有你在，此地，我怎麼放得下心！外面情形真的不好，不一定是謠言。你應該早早的打定主意。」小學教員焦慮地說。

時候是傍晚，兩個東家都出去了。是玲子一個人在家裏。這一天從早晨起就看不見太陽。天空帶着愁眉苦臉的樣子。濃鬱的暗灰色的雲愈積愈多，像要落雨，但始終不見落下一滴雨水。空氣很沉重，也沒有一點風。在我這邊隔壁人家，連床也搬走了。娘姨送晚飯來時告訴我鄰近幾家的主人昨晚都在旅館裏睡覺。我還不大瞭解她的方言，但大意我却懂得。

「女東家要回那邊去了，爹一定要我跟她去。你說我還打什麼主意？」玲子的聲音顫動着，聲音不高，但這個我已聽慣了。我掉頭去看下面那巷子。玲子站在牽牛籬旁，那男子挨着窗口。

「你跟她去？你爲什麼要跟她去？你不是把身子賣了給他們的！」男子氣憤地說，但聲音也不高。話剛完，他咳了兩聲嗽。

玲子關心地望了半晌，纔畏怯地說：「我爹跟他們商量好的。東家說此地不能住下去了，中國人壞得很，萬一打起來會亂殺人。女東家怕得很，她不肯在此地住下去。她就要回到他們那邊去。我爹也說一定要打仗。中國人打不贏，自然就會亂來……」

「難道你爹就不是中國人？玲子，你是明白的，你一定不會相信他這種話……」那個男子似乎咬牙切齒地說。這時候一種火似的情感猛然從我的心底冒上來。我的注意滑開了。我聽漏了幾個重要的字，我只得用了黑點來代替他們。等我再用心去聽他們談話時，送進我耳裏來的就只是一陣被壓抑住的乾咳。

「你剛剛好一點，又生氣了。咳起來也怪難受的。」她的聲音裏交織着好幾種情感，連我的心也被感動了。

「玲子，你得馬上打定主意跟我走。你跟你女東家到那邊去，不會有好處，你跟着你爹那種人過活，不會有好處，不過白白害了你自己。」一男子半勸告半央求地說。他把身子從窗台移開，接近她，差不多就在她的耳邊說話。

「你——你怎麼辦？」玲子埋着頭不回答，却關切地問。

「我我也是一個中國人。我怎麼辦？你問你東家，你問你爹，他們知道的。」男子忽然提高聲音堅決地答道。

「你小聲點，怕給人聽見的。我怕，我怕得很。你說真的會打仗嗎？」玲子略略抓住男人的膀子，驚惶地低聲問。

「你還是問你爹，問你東家。他們比我更知道。」男子冷淡似地答道，過後又換了語調問：「你女東家什麼時候動身？」

「我不曉得，多半還要等幾天。他們做事總是鬼鬼祟祟的。我真不要到那邊去。可是我又怕我爹。」

「你怕他做什麼？有我在。你打定主意明天就逃到我那裏去，你跟我走。」男子的後面兩句話是用很低微的聲音說出來的，我沒有把字眼聽準。但我猜到了那意思。

「我怕我爹，他會害……」玲子遲疑了一下，她用了和嗚咽相似的聲音說。但剛說到「害」字，她忽然變了臉色，好像看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一把推開那男子，慌惶地急急說：「東家來了，你快走，下回來吧。」

男子吃驚地回頭一看，連忙說了一句：「我明晚再來。」就輕身往外面走去，這時玲子已經跑上了石階。

女東家捧了許多紙包坐着人力車回來了。玲子推開門，又把紙包接過來，等着主人下車，然後跟着往房裏去了。樓下房裏有了燈光，過後樓上房裏也有了燈光。露台前的玻璃門依舊緊緊關閉着。沒有人來拉起那花布窗帷。風在我的窗前吹過了一些細小的聲音開始打起了沉悶的空氣。聲音漸漸大起來。雨畢竟落下來了。

我關了窗戶。我不去聽外面的聲音，也不看那花布窗帷。我看書，我寫信，我把我的心從窗下那條巷子裏收回來。我做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對面房間裏的燈光似乎整夜都燃着。半夜我從睡夢中醒來時，還聽見搬東西聲，說話聲，女人的低聲哭泣，和男人的責罵。但是我太瞌睡了。

早晨，我醒得很遲。陽光燦爛地照在露台上。牽牛花的綠葉在微風裏顫動，我在床上聽見牆外巷子裏汽車的聲音。等我走到窗前去時，玲子剛剛俯下頭進汽車去。她的臉在我的眼前一晃。這匆匆的一瞥使我看清楚了那少女臉上的表情。天真的微笑是失去了。除了一對紅腫的眼睛外，就只有憔悴的暗黃色。

汽車很快地開走了。留下來的是那孤寂的巷子。我把兩隻膀子壓在窗台上，癡癡地望着下面那裏並沒有什麼可

看的景象。但三個混血種的男女哼着流行的英文歌曲走過了。

藍的天空，土紅色的屋頂，淺黃色的牆壁，圍着乾爛干的露台，紅色的門，這些和平時沒並有兩樣，而且還被朝陽添了不少的光彩。一個面孔在陽光裏現出來，又一個面孔在陽光裏現出來，彷彿有兩個人站在窗前牽牛花旁邊低聲講話……我的眼睛花了。

「我明晚再來。」

這句話並不是對我說的，但如今却清晰地在我的耳邊反覆地響了。

那火一般的情感忽然在我的心上升起來。好像是陽光在我的心上點了一把火似的。

嫩我又來和你談話了。你看我又告訴了許多事情。現在我似乎應該擱筆了。我爲什麼拿這些事情來攪擾你呢？而且我翻看我寫了的二十張信箋，連我自己的心也被那些話攪亂了。我讀了「忍耐」「忍耐」「忍耐」這些重複的字，我看了那幾個驚嘆符號，我對我自己也——

噯，一個影子在我的眼前掠過。這兩個多月來的孤寂的生活倒把我的眼睛和耳朵訓練得很銳敏了。我不用掉頭就知道是那個小學教員來了。

納這一次你猜我怎麼辦？我還是像平常那樣連忙把頭掉過去看那紅色的門和那牽牛花麼？我在前面不是明白地說過我能够忍耐。而且我能够冷靜地旁觀着別人的悲歡麼？

但是這一次我却不能够忍耐了。我聽見喚「玲子」的聲音，我突然失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一下子就把頭俯在寫字台上。我不願意再看見什麼。

然而我的耳朵是能够聽見的。他喚了幾聲「玲子」，敲了幾次玻璃窗。過後他在水門汀地上走來走去。他乾咳了

幾聲，後來又去敲門。

一個人的皮鞋聲自遠而近。於是另一個男子大聲不客氣地說：

「沒人。通統走了。」

「我找玲子」小學教員訥訥地說。

「給你說通統走了！今朝弗會回來！」看弄堂的巡捕粗暴地嚷起來。接着我又聽見皮鞋聲由近而遠。

「玲子」小學教員忽然低低喚了這一聲。過了半晌他還在那裏低聲自言自語。

「我知道你會跟他們走的。你太——」

我等著聽這下面的話。但是他却猝然閉了嘴走了，我聽見他的急促的腳步聲。

這些又是我所料不到的。

敏！我不再寫下去了。我最後還是告訴你：我不能忍耐了，我不能忍耐了！

我很後悔昨天晚上爲什麼不跟着出去追他。但是我現在要出去找尋他，我相信在那個小學裏一定可以把他找到的。我有許多話要問他……

(一九三六年)——髮的故事。

豬與雞

窗外，樹梢微微在擺動，陽光把綠葉子照成了透明的，在一張攤開的樹葉的背面，我看見一粒小蟲的黑影。眼前轉過一點白光，一隻小小的白蝴蝶從樹梢飛過，隱沒在作爲背景的藍天裏去了。我的眼光還在追尋蝴蝶的影子，却被屋簷阻攔住了。小麻雀從簷上露出一個頭，馬上又縮回去，跳走了。樹尖大大地動了幾下，我在房裏也感覺到一點爽快的涼意。窗前這棵樹是柚子樹，枝上垂着幾個茶碗大的青柚子，現在還不是成熟的時分，但天氣已經相當炎熱了，我無意間伸手摸前額，我觸到粒粒的汗珠。

現在大約是上午九點鐘，這是全院子最清靜的時候。每天在這些時候，我可以在家裏讀兩三點鐘的書。所以上午的時間是我最歡喜的。這一天雖說天氣較熱，可是我心裏仍還很安靜。

這是我的家，然而地方對我却是最陌生的。我出門十多年，現在從幾千里路以外回來，在這裏還沒有住上一個月。房子是一排五間的上房和耳房，住着十來個人，中間空着一間堂屋，却用來作客廳和飯堂。我們住得不算擠，也不算舒服。白天家裏的人都出去了，有的到學堂上課，上機關辦公，只剩我一個在家裏，我像一個客人似的閒住着。除了上街拜訪親友在家讀書寫字或談談閒話外，我沒有別的事情。用「閒靜」來形容我現在的生活，這個形容詞倒很恰當。

一陣窸窣的皮鞋聲在石板路上響起來，聲音又漸漸地消失了，我知道這是誰在走路，我不知不覺地皺了皺眉。這也許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但這樣的動作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我抬起頭凝視窗外的藍天和綠樹，我似乎在等待什麼。

「×媽的哪個龜兒子又在說老子的閒話！老子餓個把豬兒也不犯法啦！生活這樣漲法，哪個不想找點兒外水來花。餓豬也是經濟呀！」有人在大聲講話了，聲音相當清脆，彷彿是從十七八歲的女子口中吐出來的。但是不用看我便知道說話的是那個三十幾歲的寡婦馮太太。一個多鐘頭以前我還看見她站在天井裏柚子樹旁邊，滿意地帶笑望着。一條在泥地上拱嘴的小黑豬，和五隻安閒地啄食蟲豸的小黃雞。她的眼光跟着豬和雞在動，她嘴着嚙咕地講着幾句話。她穿了一件黑綢旗袍，身材短胖，臉色黑黃，是個扁圓的臉，嘴唇薄，不時露出上下兩排雪白的牙齒。我心裏暗笑，想着這柚子樹下的人，豬，雞，倒是一幅很好的圖畫。她好像覺察出來我在看她，她忽然掉轉身子，略帶忸怩地走出去了。

爲着這豬和雞，我們院子裏已經發生了好幾次吵架的事。大約在十二三天以前，也是在晴明的早晨，說是左邊廂房住客的兒子把小雞趕到廁所裏去了，這位太太尖聲尖氣地在庭前跳來跳去，和那王家小孩相罵。她的話照例是拿「狗×的」或「×媽的」開頭。

「你狗×的天天就搞老子的雞兒，總要捱死幾個才甘心。老子哪點兒得罪你嘛，你愛要，哪兒不好要做啥子跑到老子屋頭來？你默倒老子怕你！等你老漢兒回來，老子再跟你算賬。你狗×的，短命的，你看老子振不振？你總有一天要你做老子厲害。」

「你振嘛，我怕你這個婆娘才不是人。哪個狗搞你的雞兒，你認賴人要爛舌頭，不得好死。」

「你敢咒人不是你龜兒子還有哪個。你不來搞我的雞兒，我會怪你！老子又沒有碰到你，你咒老子短命，你才是個短命的東西。你挨刀的，我×你媽！」

「來嘛，你來嘛，我等你來×，脫了褲兒，我還怕你……」

馮太太氣得雙腳直跳，她自然不肯干休，兩個人的話都變得更鬧噠了。我也不想再往下聽去。他們大約吵了大半個鐘頭，王家小孩似乎講不過往外溜走了。剩下馮太太一個人得勝般地咒罵一會，院子裏纔靜下來。我吃過中飯上街

去時，看見小雞們在樹下安閒地散步，我走過巷子旁邊的小獨院，門大開，堂屋中一桌麻將牌，圍着方桌坐的四位太太中間，就有那個先前同小孩吵架的中年婦人。她好像正和了大牌，堆着笑臉，發出愉快的笑聲。晚上我從外面回來，那四位太太還沒有離開牌桌，不過代替陽光的現在是五十支燭光的電燈了。

又有一次兩隻小雞跑進我們房裏來找食物，被我的一个最小的姪兒趕了出去，那時她剛從右邊廂房裏出來看見這情景，不高興地在階上咕嚕了好一陣子，不但咕嚕，而且揚聲罵起來：

「你最好不要臉，自己家裏有東西你不吃，要出去吃野食子，給人家攆出來，你就連腔都不敢開了。真是沒出息的東西。」

沒有人答話，我叫姪兒不要理她。小姪子低聲在屋裏罵了三叫句，就埋頭去讀書了。

她繼續罵：「揍了打，就不作聲了，真是賤皮子。二天你再跑到人家屋裏頭去，人家不打死你，我也要打斷你的脚。」還是沒有誰出來理她，她勝利了。大約半鐘點以後我又看見她坐在牌桌上，不過嘟起嘴，板着臉。

「二天」小雞照常到我們屋裏來，姪兒不在家，我讓牠們隨意在各處啄食。她那時在院子裏講話，似乎應該看見小雞們的進出，但是她有笑地走出去了。也沒有人看見她打斷小雞的腿。

又一天她的小雞少了一隻，牠不知跑到哪裏去了，或者就知她後來所說被王家小孩弄死了也未可知，或者是淹死在什麼溝裏了，總之她沒有把牠找回來。於是萬昏時候她站在院子裏罵：

「狗×的，龜兒子，死娃子，偷了老子的雞兒，×媽的，吃了氣脹死你，鬧（毒）死你，鞭死你，把你肚子，腸子，心子，肝子，都爛出來，給雞兒啄，狗兒吃。你不得好死的……」

沒有人答話。我故意立在窗下看她咒罵。她穿着一件條子花布的汗衫和一條黑湖綢褲子，手舞着，腳踩着，一嘴白牙使她的黑黃臉顯得更加黑黃了。

「哪個偷老子雞兒的，有本事就站出來，不要躲在角角頭裝新娘子。老子的雞兒不是好吃的，吃了要你一輩子都不得昌盛，一家人都不得昌盛……」

「真像在唱『王婆罵雞』」我的姪兒走到我旁邊輕輕地笑着說。我也忍不住笑了。她整整罵了一個鐘點。第二天早晨十點鐘光景，她又在自己的房門口罵起來，差不多是同樣的話，還有：

「你偷老子的雞兒嘛，你默倒老子是好欺負的。二天老子查出來，不打死你，也要搥死你，你死龜兒子永遠長不大的……唉，若不是因爲生活艱難，哪個願意淘神餵雞兒……你這小東西，把老子振得好苦，你這短命的……」

「你在說哪個講明白點？」王家小孩從房裏走出來，冷冷地打岔說。他不過十一二歲，瘦長臉，顴骨略高，下巴突出。「說哪個，我就說你，說你死龜兒子，看你敢把老子雞兒（怎樣）我×你媽，我×你先人。」婦人雙腳跳着，像要撲過去似地大聲說，臉掙得紅紅的，但她和那小孩中間還隔着一個天井。

「你說我，話就要講清楚點，不要帶把子。」小孩帶着大人氣指斥道。「你又耍×媽×娘的！你給人家×慣了，才隨時掛在嘴頭。哪個希奇你的雞兒。你怕人偷，你黑了抱到睡覺好啞……」

罵道：婦人被這幾句話激得更起氣了。她這次的跳下天井裏去，不過走了三四步就站住了。她口水四濺，結結巴巴地

「你罵我好，我不跟你死龜兒子吵，等你媽回來我要她給講講清楚，真是你媽給你爹×昏了，才生出你這種短命兒子來。」

以後是一番激烈的爭吵咒罵。只是話太骯髒，我不願再聽下去，只好犧牲了讀書時間，出去拜訪朋友。那是前兩天的事。

豬是新養的，關於豬似乎還不會有過大的爭吵。所謂「閒話」，我倒聽見過幾次。院子裏添了一口豬，到處都顯得

辦一點。前院的人似乎都不滿意，也有人咕嚕過，我的姪兒姪女們就發過怨言，但是還沒有誰出來向馮太太提過抗議。這時她忽然提起餵豬的閒話，大邀她自己聽見過什麼了。不過這事和我相干，我也不去注意。

「馮太太你倒打得好算盤，雞也餵豬兒也餵，一個老太婆的美慕的聲音插進來說：『今天豬肉漲到八塊多了。』」

「嚴老太，你還不曉得，說起餵雞兒豬兒，真把我淘够神了。天天在操心，晚上學都睡不好。一會兒龜兒子黃鼠狼又來拖雞兒了，一會兒豬兒又闖禍了。就是爲這幾隻小雞，我同狗×的王家娃呀不鬧出吵了好多架，真是淘氣得很。不是我吃飽飯沒有事情做，實在生活太高了。不然哪個狗×的還來餵啥子雞兒豬兒的。」馮太太帶笑地說，似乎她對她的豬兒雞兒十分滿意。

「是呵，不說雞，我是兩個多月連豬油氣氣也沒有沾到了。雞蛋也要賣一塊錢一個，說起來簡直要駭死人。」嚴太太嘆氣似地說。

「是呵，現在東西一天比一天貴，」馮太太應道，過後她又許願道：「下了蛋，我給你老人家送幾個過來。」

「不敢當，不敢當，」嚴老太太感謝道，停一停又說：「到那時又不曉得會漲到幾塊錢一個啊。」

「哪個又曉得呵，」馮太太接口道。

「聽說昆明陰丹布跌到一塊錢一尺啦，」嚴老太像報告重要消息似地說。

「哪兒有的事，你信人家說這兒陰丹布只見漲，差不多二十塊了。」馮太太高聲應道。在她們談話的時候三隻小雞先後跳進了我們的房裏，居然悠閒地在屋裏散步起來。

「你看，牠們又跑到人家屋頭去哪，教也教不曉得。」嚴老太爲了這些雞兒，我不曉得操多少心，嘔多少氣，說起來真傷味。你老人家也曉得我是出名好賭的，這幾天我連牌也沒有摸。」

「是呵，我正奇怪，這幾天沒有看到你，在張家打牌我猜，未必你戒了賭嗎？又沒有聽說你跟哪個吵過架，原來是這回事。其實打牌也是混時候，餵雞兒不但混時候，還會賺錢。」嚴老太附和地說。她又順口添了一句恭維話：「到底還是你馮太太能幹。」

「哎，嚴老太，我倒挖苦起來啦！我哪兒配說能幹！」馮太太大驚小怪地說。「其實這個年頭想點法子掙點外水，也是不得已的事，要靠我們老爺留下來的那點兒錢，哪兒能夠過日子。嚴老太，你想想，我當初搬進來時候，才五塊錢房錢，現在漲到五十塊了，聽說還要漲哩。」

「你們那位方太太說是很有錢，公館就有好幾院，家裏人丁又少，也不爭（差）這幾個房錢。雜個還要漲來漲去？」嚴老太接嘴說。

「越是有錢心越狠。幾間破房子，一下雨就漏水，一吹風就掉瓦。若不是因爲在抗戰時期租房子艱難，我老早就搬家了，看她老婆子又把我雜個。」馮太太氣憤地說。

「不要再說，她來啦，就是方太太。」嚴老太低聲警告道。

「真是說起曹操，曹操就到。她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來了總沒有好事情。」馮太太咕嚕道。

我等候着，果然不久就響起一個女人的高而傲慢的聲音：「喂，哪兒來的豬兒？我的房子裏頭不准餵豬。是哪個餵的給我牽出去！」

聲音比人先進來，然後聽見她招呼：「馮太太，你今天沒有走人戶（出櫃拜客）去？」

馮太太講了兩句應酬話，房東太太又大聲嚷着：「馮太太，你曉得是哪個餵的豬，我這房子裏頭不能餵豬的。如今越來越怪，天井裏餵起豬來了。我不答應，我不答應！」

「方太太，我哪兒曉得，我一天又難得在屋頭。」馮太太支支吾吾地說。

「我頂討厭豬。又骯髒，又難看，到處拱來拱去，要把房子給我拱壞了。租幾個房錢不打緊，把房子拱壞了。我哪兒來錢培修！」房東太太說着又發起牢騷來了：「如今租房子給人真值不得，幾個租錢够啥子用，買肉買不到幾斤，買米買不到一斗，還把房子讓給人家糟蹋，好好的房子給你來餵豬。」

「方太太，你也不要嘔氣。我就沒有糟蹋過你的房子。我這個人是頂愛乾淨的，我住別人房子也就當成自家房子一樣愛惜。我們老爺生前就時常跨獎我這個愛乾淨的脾氣。」馮太太有條有理地掩飾道，她說起來彷彿在敘述真的事。

「那麼我倒應當給你馮太太道謝啦。」方太太諷刺般地说。

這時意外地插進來一個小孩的清脆的聲音：「馮太太，你的豬兒今早晨又跑進我們房裏來過的。」

「你悖時鬼，哪個要你龜兒子來多嘴！」馮太太氣惱地罵起來。

「馮太太，是你餵的豬，你剛才不是還說你不曉得嗎？」方太太驚怪地問道。我從聲音裏聽見她的不滿來了。

「是我餵的又雜個？媽餵豬又不犯王法！生活高，哪個不想找點兒外水，這是經濟呀！公務人員也有餵豬的。我一個寡婦就餵不得。」馮太太突然改變了腔調厲聲答道，似乎已經扯破臉皮，她用不着再掩飾了。

「房子是我的，我不准餵就不能餵！」

「我出錢租的，我高興餵就要餵。我偏要餵，看你把我雜個！」

「你不要橫扯。我把你雜個？我要喊你搬家！」

「我偏不搬！我出得起錢，我不欠房租，你憑啥子喊我搬！」

「好，你出得起錢。我給你講，從下個月起房錢每一家加一百塊，押租加一千塊。你要住就住，不住就搬。我沒有多的話，你不把豬牽開，房錢還要格外加五十。話說得很明白，二天你不要怪我反面無情。」

「你亂加房錢，我不認。你憑啥子要加我房錢！老子不是好欺負的。老子偏不加房錢，也不搬，看你把我難倒！」

「我也不同你多說。到時候我會喊人來收房錢。房子是我的。我高興加多少就加多少，住不住隨你。目前生活這樣高，單靠這點兒房錢也不濟事。我不加，我拿啥子來用！」方太太理直氣壯地說了一大段，不等馮太太答話，便回過頭對王家小孩說：

「王文生，你記到給你媽說一聲，下個月起房錢加一百塊押租加一千，不要記錯啦。我走了。」

她真的轉身就走了。馮太太在後面囁咕地罵着：

「你老不死的，賣×的，快五十歲的人啦，還擦脂抹粉賣妖嬈做啥子。你就只會迷住你們的老爺。你默倒老子會看得上你。老子有錢餵豬也不餵你狗×的！你少得意點。二天一個炸彈把你房子一下子炸得精光，老子才安逸哩！」

「房子炸光了，看你又有哪點好處？」王文生幸災樂禍般地说。

「哪個喊你龜兒子亂舍嘴！都是你狗×的鬧出來的禍事！」馮太太忽然揚起聲音罵道：「你告狀告得好，我默倒你有多大的賞哩！你們還不是要漲房錢？你默倒給老妖精抵勾子一下就抵上了！你這不要臉的死龜兒子！」

以後這大人同小孩的吵架又開始了，大約繼續了二十多分鐘。三隻小雞似乎在我房裏玩够了，又慢慢地走出去。馮太太好像出街去走了一趟。大半天都聽不見她的聲音。就只有一隻蜂子嗡嗡地在玻璃窗上碰來碰去。天顯得更藍，樹葉顯得更亮。我感到一點倦意了。

下午我睡了一大覺，醒來聽見一陣「夥失夥失」的聲音。走出房門，我看見馮太太正躬起身子在那裏趕豬，她笑容滿臉，而且帶着柔愛的眼光看她的小豬。豬並不太小，已經有普通的狗那樣大，全身灰黑色，拱起嘴，蠢然地搖擺着身子。

晚上我同姪兒姪女們談着馮太太的事。已經過了十點多鐘，右邊廂房裏忽然響起一陣「一鳴鳴……打打」的尖

聲。我一聽就知道是馮太太的聲音。

「黃鼠狼又來拖雞兒了。」我那最小的姪兒說，他滿意地微微一笑。

這晚上馮太太爲了黃鼠狼拖雞的事鬧了三次，有一次似乎在半夜，還把我從夢中吵了睡來。

第二天早晨十點鐘左右，馮太太在院子裏同王家小孩大聲講話。這次不是相罵，她的語調相當溫和：

「王文生，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振我的雞兒，你行好事吧，我就只剩下這一個雞兒了。說起來好傷味，好容易長大一點兒，昨天晚上全拿給黃鼠狼拖走了，就只剩下這一個孤孤單單的。我好不傷心，你還忍心再振我，我又沒有得罪你！」

這帶點頹喪氣的告饒的調子使王文生滿意了，他笑着，不答話，却跳跳蹦蹦地跑出去了。王文生的媽媽在城外做事，一個星期裏回來住兩天。他父親是一個三十幾級的公務員，早晨七點鐘上班，下午五點鐘後回家。沒有人管束這孩子，有一個十六七歲的鸞丫頭伺候他。

王文生的影子不見了，馮太太在後面低聲罵了一句：「短命的畜牲，不得好死的。」鸞丫頭站在房門口嘻嘻笑着，聽不見她的話。

過一陣馮太太進房去了。王家小孩又高高興興地跳進來。他忽然爬上一棵樹上，坐在樹枝上，得意地哼着抗戰歌，小黑豬在樹下拱來拱去。孤獨的小雞沒精打彩地在土地上找尋食物。

一個清脆的聲音打破了寧靜的空氣：「馮太太，我們太太請你快點去。」這是外面那個獨院裏的丫頭在講話。

「好，我就來。」馮太太在房裏應道。過了一會她走出來，穿得整齊齊的。她看不豬和雞，又看看坐在樹枝上的王文生，便站住裝出笑臉對那孩子說：

「王文生，難爲你給我看看豬兒難兒，不要牠們跑出去，將來餵大了賣到錢，好請你吃點心呵。」

「我曉得哪，」王文生不大客氣地點頭應道。他望着馮太太的移動的背影，仍還舒適地哼他的歌，可是等到影子消滅了時，他忽然輕蔑地說：「哼，你的豬兒長得大，我才不姓王哩！哪個希罕你的點心？你這個潑婦！」

他一下子就從樹上跳下來，身子閃了閃，一隻腳跪在地上，幸而有手撐住，沒有完全撲倒。他起來，看見聳了頭在房門口笑，就抓起一把泥土向她擲過去。丫頭跑開了。他不高興地罵着：

「我×你先人！有你狗×的笑的！」

以後院子裏又顯得十分清靜了。我從玻璃窗看出去，沒有人影，豬躺在樹下，雞懶洋洋地在散步。

我的臉還沒有離開玻璃，就看見馮太太一搖一拐地走進來，皮鞋橐橐地響着，她一身的肉彷彿都在抖動。

「那個小鬼跑出去了，這兒也要清靜得多，」她在自言自語。忽然她帶了驚訝的聲調：「雜個，今天豬兒笨瑣瑣的，未必生病哪。」

她說着就走下天井去，關切的看着那小豬，然後「夥失夥失」地趕牠起來。她約莫十多分鐘，纔走進右邊廂房過了一會她又出來，口裏咕嚕着，匆匆走出了院子，最後還回頭看了看天井。

三天後，其實我記不清楚是三天或四天了，下午兩點鐘我流着汗從外面回來。天空沒有一片雲，太陽晒在頭頂上。我走進大門口，碰見房東方太太大氣沖沖地走出來，她臉上的脂粉被汗水沖洗去大半，剩下東一塊，讓衰老的皺紋全露出來，蓬鬆的電燙過的長頭髮披在頸後，（看一眼就可以知道這是新燙的，我前天才聽見姪女們講過電燙的價錢：一百五十元！）新式剪裁的旗袍裹着她的相當肥壯的身子。一股廉價的香水味（在現不能說是廉價了）向着我撲來，我不覺想起了「老妖精」三個字。她後面跟着一個穿短服的粗壯的中年漢子。

馮太太領口敞開，坐在房門口哭着，罵着：

「……你狗×的，賣×的，你賠我的豬兒，賠我的豬兒……你默倒老子是好欺負的，萬一我的豬兒有個三長兩短（我忍不住笑了一聲，她並沒有聽見），老子要你抵命……你默倒你有錢就該狠，老子住你房子，又不是不給錢。就說饅個把豬兒，也不犯王法嘛……」以下是一些惡毒的咒罵。

嚴老太太和獨院裏的張太太在旁邊論斷這件事情，發生幾句攻擊方太太的言論，不過調子相當溫和。從她們的談話，我才知道方太太帶了一個用人來同馮太太交涉，結果大吵一頓，方太太還吩咐用人把小豬踢打了幾下。她們談够了時，纔接近馮太太，俯下身子溫和地去勸慰她。

「馮太太，算了吧，人家有錢有勢，是你惹得起的。況且是爲了這點兒小事情，豬兒本來就難餵大。你看牠這兩天萎靡萎靡的，就像害病的樣子。我看還是趁早把牠拿賣掉了換幾個錢回來好些……」嚴老太太慢慢吞吞地勸道。

「我不，我不！我偏要餵！老子不怕她老妖精！至多不過搬家！」馮太太帶着哭聲強硬地說。不過她不久便收了眼淚。她向這兩個朋友發了一通牢騷，吐了一些咒罵，聽了好些勸慰的話，後來就跟着她們走出去了。

院子裏靜靜的，豬昏迷似地躺在地上，牠身上沒有顯著的傷痕。忽然牠睜起眼睛望着我，這是多麼苦痛而無力的眼光。

我走進房裏，哥哥和嫂嫂從鄉下回來了，他們正和姪兒姪女們談論加房錢的事。房東剛才來正式講過，口氣比較我們想像的溫和一點，說是只加五十元房錢，三百元押租。她對馮太太却提出了較苛刻的條件，因此還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吵，使得兩個女人幾乎相打起來，小豬就是在兩人的爭吵中被用人打傷的，要不是張太太們來勸解，事情還不會這樣簡單地結束。

大約過了一個鐘頭，我那最小的姪兒進來悄悄地對我說：「五爸，你快去看，馮太太在給豬兒洗澡，真正滑稽。」

我跟着他出來，立在窗下。樹幹沒有遮住我的眼睛。馮太太擦起旗袍的襟口露在地上，用刷子從旁邊一個臉盆裏蘸水來刷洗牠的身子。牠有氣無力地呻吟着，馮太太不斷地發出安慰和愛憐的話語。

這晚我和哥哥嫂嫂們出去吃茶，看見馮太太躬着腰「影失影失」地，小心翼翼地埋豬進圈。（我應該加一句說明：豬圈在馮太太的住房後面，由一條小巷通進去。）小豬沒有知覺似地躺在地上，只微微動一動身子。馮太太表現了極大的忍耐力，她始終溫和地揮動着手，溫和地呼喚小豬。

第二天我便沒有看見小豬出來，再過一天逼近正午的時候，我聽見馮太太同嚴老太講話。

「今天更不行了，起也起不來，也不吃東西，就翻着白眼。我望牠，牠也眼淚水汪汪地望我，我心裏頭真難過。畜牲跟人是一樣，牠也有心腸，啥子都懂得，就是講不出來。」這是馮太太的聲音，調子是悵鬱中全得有焦慮。

「我看就是那天打傷的，內傷很重，你給牠敷點藥，看有沒有效。」嚴老太說。

「牠會說話也就好哪，我不曉得牠病在哪兒，不能給牠治療，只是空着急有啥子用。嚴老太，請你找人給我問一問，看能不能想個啥子法子……」

以後的話被姪兒姪女們打斷了，他們一窩蜂地跑進來，喚我去吃中飯。其實馮太太的話是繼續說下去了的，只是我無法聽清楚罷了。

這天天沒有黑，豬死了。我看見馮太太一個人坐在房門口傷心哭着，才知道豬死。她不吵不鬧，聲音不大，埋着頭，寂寞的哭聲聲中夾雜着一切啾啾的哀訴。

沒有人理他。起初王文生同他個擊了頭含笑地看了一陣，王文生手裏捧着一個飯碗大的青柚子，大約是他剛從樹上摘下來，先前我還看見他爬上那棵柚子樹。後來他俯着頭同他拋柚子玩，不再注意馮太太的事。看熱鬧的人自然不只這兩個，但以後都散去了。夜掩蓋了她的影子，夜吞沒了她的聲音。

這夜又被日光驅逐了。以後我常常看見馮太太在院子裏用米或餛飩一隻唯一的小雞，有時也餵餛飩從屋簷上飛下來啄食的麻雀。雞是漸漸地長大了。牠閒適地在天井裏跳來跳去，但總帶着一點寂寞的神氣。

又過了幾天到這月底，馮太太搬走了。我沒有看見她搬家，也不知道她搬到哪裏去，只聽見說是她一個人照料着車夫搬走的，她的東西不多，但她也往來跑了三趟。看這情形她的新居似乎就在這附近。沒有人來給她幫助。她這個人沒有知己的朋友，也是可以料到的事。

我的最小的姪兒對我說起馮太太搬家的事情，他覺得最有趣的是她像抱孩子似地把小雞抱在懷裏，小心地坐上黃包車。

馮太太搬走後的第二天上午，房東來看看了看空房子，吩咐那個跟她來的用人把房屋打掃一番。下午新的房客搬來了，是一對年青的夫婦。男的是本地人，女的講一口上海話，衣服華麗，相貌也很漂亮。這夫婦彷彿還是新婚的，兩人感情很好，每天傍晚男的從辦公處回來以後，這院子裏就有了銀鈴般的笑聲和歡聲。

據說這新夫婦是房東的親戚。因此房東到我們的院子裏來的次數也增多了。以後不用說天井裏石階上都是非常清潔，再也不會有了豬和雞的腳跡。

只是我的房間裏在落雨時仍然會漏水，吹大風時仍然會掉瓦，飛沙塵。

（一九四二年）——小人小事。

原书空白页

第
二
輯

機械的詩

爲了去看一個朋友，我做了一次新寧鐵路上的旅客。三個朋友伴着我從會城到公益，我們在火車裏大概坐了三個鐘頭，時期是很長的，天氣是很熱的，但我並不覺得寂寞。

南國的風物含有一種迷人的力量。在我的眼裏一切都顯出一種夢景般的美麗。也許是因爲上海的生活給我留下的陰影太多了罷。然而那樣茂盛的綠樹，那樣明亮的紅土，那一塊一塊的稻田，那一堆一堆的房屋，還有明鏡似的河水，高聳的礪樓。南國的鄉村，雖然這裏面包含了不少的痛苦，但在表面上牠們究竟有很平靜，很美麗的！

到了潭江火車停住了。車輪沒有動，而外面的景物却開始在慢慢地移動。這不是什麼奇蹟。這是新寧鐵路中的一段最美麗的工程。這裏沒有橋，火車駛上了渡江的火輪，就停留在那上面，讓火輪載着牠慢慢地渡過江去。

我下了車，把腳踏在那堅實的鐵板上。輪身並不小，甲板上鋪着鐵軌，火車就躺在那上面喘氣，左邊有賣飲食的貨攤，許多人圍在那裏說笑。我一而走，一而看。我走過火車頭面前，到了右邊。

船上有不少的工人，朋友告訴說在這船上工作的人數口在一百以上。我似乎沒有看見這許多。有些工人在抬鐵練，有幾個工人在管機械。

在每一副機械的旁邊至少總站得有一個穿香雲紗衫褲的工人。他們管理着機械，指揮輪船向前進。看着這些站在機械旁邊的工人的昂頭自如的神情，我不禁從心底生了感動。

四周是平靜的白水。遠處有樹有屋。江面很寬，以這樣的背景裏顯出了管理機械的工人的雄姿。機械有規律地響着，火車爬在那裏像一條被人制服了的毒蛇。

我看着這一切，在我的心裏開始發生了對於這些工人的羨慕。我感到了一種詩情。我彷彿讀了一首真的詩。於是一個愉悅的，差不多使得我的心戰抖的感情就來壓倒了我。這機械的詩的動人的力量，比較任何詩人的作品都要大得多。

詩應該給人以創造的愉悅，詩應該散布生命。我不是詩人，但我却相信真正的詩人一定認識機械的力量。機械工作的靈妙，機械運動的優雅，機械製造的完備。機械是完全的，有力的。只有機械的詩才能够給人以一種創造的愉悅。

那些工人，那些管理着機械指揮着輪船把千百個人，把許多輛列車載過潭江的工人，當他們站在鐵板上，機械旁邊，一面管理着機械，一面望着那白茫茫的江面，看見輪船慢慢地逼近岸邊的那時候，他們的心裏的感覺，如果有人能够寫出來，一定是一首好詩。

我在上海常常看見一些大廈的建築。打樁的時候，許多人都圍在那裏看。那有力的機械從高處把一根又高又粗的木樁打進土地裏面去，一下，一下，聲音和動作都是有規律的。牠們繼續下去，很快地就把木樁完全打進去了。四周的旁觀者的臉上都浮出了驚奇的微笑。土地是平的，木頭完全埋在地底下了。這似乎是不可信的奇蹟。機械完成了奇蹟，給了每個人以一種愉悅。這種愉悅的感情，也就是詩的感情。我每次看見人建築房屋，就彷彿讀一首好詩。

這類的例子是很多的。記得學生時代的克魯泡特金說過下面的話：「自從參觀了各工廠以後，我就得愛那完全而有力的機械。我看見那巨人的手掌怎樣從小屋中伸出來，把浮在尼瓦河水面上的木材抓住一根，然後拖進去放在鋸子下面，鋸成了幾塊木板；我又看見紅熱的大鐵條怎樣通過了兩個壓榨器中間，出來就變成了一條鐵軌，那時候我就懂得機械的詩了。」

克魯泡特金的一生就證明出來他的確是一個懂得詩的人。所以左拉說克魯泡特金的麵包與自由是「一首真正的詩」。

（一九三三年）——旅途隨筆

朋 友

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明瞭一個名詞的意義，這名詞就是朋友。

七八天以前我會對一個初次見面的朋友說：「在朋友們的面前我只感到慚愧，他們待我太好了，我簡直沒有方法可以報答他們。」這並不是謙遜的客氣話，這是真的事實。說過這些話，我第二天就離開了那個朋友，並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和他再見。但是他所給我的那一點溫暖至今還使我的心在顫動。

我的生命大概不會是久長的罷。然而在那短促的過去的回顧中却有一盞明燈，照徹了我的靈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點光彩，這明燈就是友情。我應該感謝牠，因為靠了牠我纔能够活到現在；而且把家庭所給我的陰影掃除掉的也正是牠。

世間有不少的人爲了家庭棄絕朋友，至少也會得在家庭和朋友之間劃一個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過許多倍。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親眼看見一些人結婚過後就離開朋友，離開事業，使得一個粗暴的青年朋友竟然發生一個奇怪的思想，說要殺掉一個友人之妻以儆戒其餘的女人。當他對我們發表這樣的主張時，大家都非笑他。但是我後來知道一件事實：那朋友因爲這個緣故逃避了兩個女性的追逐。

朋友是暫時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爲裏我發見了這個信條。這個信條在我實在是不能夠了解的。對於我，要是沒有朋友，我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可憐的東西，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而朋友們把我救了。他們給了我家庭所不能夠給的東西。他們的友愛，他們的幫助，他們的鼓勵，幾次把我從深淵的邊沿挽救回來。他們對於我常常顯露了大量的慷慨。

我的生活會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們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愛，多量的歡樂，多量的眼淚都分給了我。這些東西都是生存所必需的。這些不要報答的慷慨的施與，使我的生活裏也有了溫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們。我不會說過一句感激的話，我也沒有做過一件報答的行爲。但是朋友們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詞加到我的身上。對於我，他們是大大量了。

這一次我走了許多新地方。看見了許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聽，忙着說，忙着走。但是我不會感到一點困難，朋友們給我預備好了一切，使我不會缺乏什麼。我每走到一個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的在上海的被日軍燬掉了的舊居一般。

每一個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樣困苦簡單，也要慷慨地分一些東西給我，雖然明明知道我不能夠給他一點報答。有些朋友，甚至他們的名字我以前還不知道，他們却也關心到我的健康，處處打聽我的病況，直到他們看見了我的被日光曬黑了的臉和膀子，他們纔放心地微笑了。這種情形確實值得叫人掉眼淚。

有人相信我不寫文章就不能夠生活。兩個月以前一個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廣州 日報的副刊，說了許多關於我的生活的話。他也說我一天不寫文章第二天就沒有飯吃。這是不確實的。這次旅行就給我證明出來，即使我不寫一個字，朋友們也不肯讓我凍餓。世間還有許多大量的人，他們並不把自己個人和家庭看得異常重要，超過了一切的。靠了他們我纔能夠生活到現在，而且靠了他們我還要生活下去。

朋友們給我的東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將怎樣報答他們呢？但是我知道他們是不需要報答的。我近來在居友的書裏讀到了這樣的話：「消費乃是生命的一個條件……世間有一種不能與生存分開的大量，

要是沒有了軸，我們就會死，就會內部地乾枯起來。我們必須開花。道德，無私心就是人生之花。」

在我的眼前開放着這麼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麼時候纔會開花？難道我已經是「內部地乾枯」了麼？

一個朋友說過：「我若是燈，我就要用我的光明來照徹黑暗。」

我不配做一盞明燈。那麼就讓我來做一塊木柴罷。我願意把我從太陽那裏受到的熱放散出來，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來給這人間添一點溫暖。

（一九三三年）——旅途隨筆

靜寂的園子

沒有聽見房東家的狗的聲音，現在園子裏非常靜，那株不知名的五瓣的白色小花仍澀寂寞地開着，陽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樹上，給那些綠葉塗上一點黃色。天是晴朗的，我不用抬起眼睛就知道頭上是晴空萬里。

忽然我聽見洋鐵瓦溝上有鈴子響聲，抬起頭，正看見兩隻松鼠從屋瓦上溜下來，這兩隻小生物在松枝上互相追逐來取樂。牠們的絨線球似的大尾巴，牠們的可愛的小黑眼睛，牠們的頸項上的小鈴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索性不轉睛地望着窗外。但是牠們跑了兩三轉，又從藤蘿架回到屋瓦上，一瞬間就消失了。依舊把這個寂寞的園子留給我。

我剛剛埋下頭，又聽見小鳥的叫聲。我再看，那株桂樹枝上立着一隻青灰色的白頭小鳥，昂起頭得意在地歌唱。還有，橫在屋頂的電燈線上，有一對麻雀在那裏吱吱喳喳地講話。

我不瞭解這樣的語言。但是我在那些聲音裏面聽出了一種安閒的快樂。牠們要告訴我的一定是牠們的喜悅的感情。可惜我不能回答牠們。我只把手一揮，牠們就飛走了。我的話語不能使牠們留住，牠們留下一個園子的靜寂。不過我知道牠們過一陣又會回來的。

現在我覺得我是這園子裏唯一的生物了。我坐在書桌前俯下頭寫字，沒有一點聲音來打岔我。我正可以把整個心放在紙上。但是我却漸漸地煩躁起來。這靜寂像一隻手慢慢地挨近我的咽喉。我感到呼吸不暢快了。這是不自然的靜寂。這是一種災禍的預兆，就像暴雨到來前那種沈悶靜止的空氣一般。

我似乎在等待什麼東西。我有一種不安定的感覺，我不能夠靜下心來。我一定是在等待什麼東西。我在等待空襲警報。或者我在等待房東家的狗的聲音，這就是說，預行警報已經解除，不會有空襲警報響起來，我用不着準備聽見那凌厲的汽笛聲（空襲警報）就鎖門出去。近半月來晴天有警報差不多成了常例。

可是我的等待並沒有結果。小鳥回來後又走了；松鼠們也來過一次，但又追逐地跑上屋頂，我不知道牠們消失在什麼地方。從我看不見的正面樓房屋頂上送過來一陣咕咕的烏鴉叫。這些小生物不知道人間的事情，牠們不會帶給我什麼信息。

我寫到上面的一段，空襲警報就響了。這等待果然沒有落空。這時我覺得空氣在動了。我聽見巷外大街中汽車的叫聲。我又聽見飛機的發動機聲，這大概是民航機飛出去發警報。有時我們的驅逐機也會在這種時候排隊飛出，等着攻擊敵機。我不能再寫了，便拿了一本書鎖上閘門，匆匆走出外面。

在城門口經過一陣可怕的擁擠終於到了郊外。在那裏就攔了兩個多鐘頭，和幾個朋友在一起，還在草地上吃了他們帶出去的午餐。警報解除後我回來，打開鎖，推開閘門，迎面撲來的仍還是一個園子的靜寂。

我回到房間，回到書桌前面，打開玻璃窗，在繼續提筆前還看看窗外，樹上地上，滿個園子都是陽光。牆角一叢觀音竹微微地在飄動牠們的尖葉。一隻大蒼蠅帶着嗡嗡聲從開着的窗飛進房來，在我的頭上盤旋。一兩隻烏鴉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叫。一隻黃色小蝴蝶在白色小花間飛舞。忽然一陣奇怪的聲音在對面屋瓦上響起來。又是那兩隻松鼠從高牆沿着那洋鐵滴水管溜下來。牠們跑到那個支持松樹的木架上，又跑到架子腳邊有假山的水池的石欄杆下，在那裏追逐了一回，又沿着木架跑上松枝，隱在松葉後面了。松葉動起來，桂樹的小枝也動了，一隻綠色小鳥剛歇在那上面。

狗的聲音還是聽不見。我向右邊偏着身子去看那條沒有陽光的窄小過道。房東家的小門緊緊閉着。這些時候那裏就沒有什麼聲音。我想大概這家人大清早就到城外發警報去了，現在還不會回來。他們回來恐怕要在太陽落坡的

時候。那條肥壯的黃狗一定也跟着他們『疏散』了，否則會有狗抓門的聲音送進我的耳裏來。

我又坐在窗前寫了這許多字。還是只有烏鴉和小鳥的叫聲陪伴我。蒼蠅的嗡嗡聲早已寂滅了。現在在屋角外起了老鼠啃東西的聲音。都是響一回又靜一回的，在這個受着轟炸威脅的城市裏我感到了寂寞。

然而像一把刀要割破萬里晴空似的，嘹亮的機聲突然響起來。這是我們自己的飛機。那聲音多麼雄壯，牠掃除了這園子的靜寂。我要放下筆到院庭中去看天空，看那些背負着金色陽光在藍空裏閃耀的灰色大蜻蜓。那是多麼美麗的景象。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一日)——龍虎狗

日

爲了愛光和熱，將身子撲向燈火，終於死在燈下，或浸在油中，飛蛾是值得讚美的。在最後的一瞬間牠得到光，也得
到熱了。

我懷念上古的夸父，他爲了追趕日影，渴死於暘谷。

爲着追求光和熱，人寧願捨棄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愛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轟轟烈烈的死。
沒有了光和熱，這人間不是會成爲黑暗的寒冷世界麼？

倘使有一雙翅膀，我甘願做人間的飛蛾。我要飛向火熱的日球，讓我在眼前一陣光明，身內一陣發熱的熒兒，失去
知覺，而化作一陣烟，一撮灰。

——龍虎狗

月

每次對着長空的一輪皓月，我會想着：在這時候某某人也在凭欄望月麼？

圓月有如一面明鏡，高懸在藍空。我們的面影都該留在鏡裏罷，這鏡裏一定有某某人的影子。

寒夜對鏡，只覺冷光撲面。面對涼月，我也有這感覺。

在海上，山間，園內，街中，有時在靜夜裏，一個人立在都市的高高露台上，我望着明月，總感到寒光冷氣侵入我的身子。冬季的夜深，立在小小庭院中，望見落了霜的地上的月色，覺得自己衣服上也積了很厚的霜似的。

的確月光常常是太冷了。我知道死了的星球是不會發出熱力的。月的光是死的光。

但是爲什麼還有嫦娥奔月的傳說呢？難道那個服了不死之藥的美女便可以使這已死的星球再生麼？或者她在那一面明鏡中看見了什麼人的面影罷。

——龍虎狗

星

在一本比利時短篇小說集裏我無意間見到這樣的話句：

「星星，美麗的星星，你們是滾在無邊的空間中，我也一樣，我了解你們……是，我了解你們……我是一個人……一個能感覺的人……一個痛苦的人……星星，美麗的星星……」

我明白這個比利時某車站小雇員的哀訴的心情。好些人都這樣地對藍空的星講過話的。他們都是人世間的下等者。星星永遠給他們以無上的安慰。

在上海一個小小舞台上我看見了屠格涅夫筆下寫出來的德國音樂家老倫蒙。他或者坐在鋼琴前面，將最高貴的感情寄託在音樂中，呈獻給一個人；或者立在藍天底下，搖動他那白髮飄飄的頭，用了讚嘆的調子說着：「你這美麗的星星，你這純潔的星星。」望着藍空裏眼瞇似的閃爍着的無數星子，他的眼睛潤濕了。

這個老音樂家的眼淚我是了解的。這應該是灌溉靈魂的春雨罷。

在我的房間外面，有一段沒有被屋瓦遮掩的藍天。我抬起頭可以望見嵌在天幕的幾顆明星。我常常出神地凝視着那些美麗的星星。牠們像一個人的眼睛，帶着深的關切望着我，從不厭倦。這些眼睛每一變動，就如像賜與我一個祝福。

在我的天空裏星星是不會墜落的。想到這，我的眼睛也潤濕了。

——龍虎狗

雲

傍晚我站在露台上看雲。一片紅霞掛在城牆邊綠樹葉間。高高的塗抹在藍天裏的還有兩三條紫色雲片。紅霞淡去了。紫雲還保持着牠的形狀和顏色。這些雲絲毫沒有可以吸引眼睛的美麗，牠們就像小孩的信筆塗鴉。但是我把牠們看了許久。

一片雲使我的眼睛停留一兩小時，這樣的事的確是有過的。我看雲不是因為牠們形狀瑰麗，而且時常幻出各種奇異的景物，也不是因為看見雲易消易生，而使我想起許多逝去的事情。不是，我常常只有一個念頭：我想乘雲飛往太空。

我看過一個叫做 *Green Pasture* 的劇本，後來也看過根據這劇本攝製的電影，在電影裏我看見黑天使乘着棉花似的白雲在天空垂釣。這似乎是有趣的事。可是我沒有這種興致。我並不為這事情羨慕那些黑天使。倘使我能乘雲飛往太空，我決不會在空中垂釣，不管釣什麼東西這問題：沒有弄明白。

我想乘雲，是願意將身子站在那個有着各種顏色的，似烟似霧，似實似虛的東西上面，讓牠載着我往上飛，往上飛，擺脫一切的羈絆，撇開種種的糾纏。我再看不見一切，除了碧青的太空；我再聽不見一切，除了浪濤似的風聲。我要飛，一直飛往宇宙的盡處（其實這盡處是沒有的），或者我會挨近烈日而焚灼死，使全身成為燃料，或者我會遠離太陽而凍成石屍。甚至這個也是我所願望的結局。我在永閉眼睛以前一定會感到痛快，而且是無比的痛快的。

但是我知道這只是我的幻想，我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我又想起了一個故事，仍是一個戲，而且我也看過由這戲改編的電影。一個立良（Lilian）的年青的幻想家拋棄了妻兒自殺了。他飛上太空去受最後裁判，在神明面前他提出了一個最後的要求——回到人間。幾年以後一列火車穿過雲霞，送他到地上，他那個小小的田莊裏去。他要求回家只爲了想做一件幫助妻兒的事。他作爲一個陌生人到了那個家，受了溫情的款待，結果却打了自己的小孩一記耳光，像一個忘恩者似地走了。

我了解他那時的心情。

有一天我也會成爲一個這樣的幻想家麼？飛了向太空，却又因留戀人間而跌下來。爲了幫助人而回到人間，却僅僅做出損害人的事空着手去了。

立良的刀彷彿就插在我的胸上。我覺得疼痛了。

我明白我是不能夠飛向太空的。縱使我會往上飛，我也要從雲端跌落下來，薄薄的雲片載不起我的留戀人間的心。

現在我應該收起我的幻想了。我不願走立良的寂寞苦痛的路。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日——龍虎狗

廢園外

晚飯後說是散步出去的，走着走着又到了這裏來了。

從牆的缺口望見園內景物，還是一大片欣欣向榮的綠葉。在一個角落一簇紅色的花盛開着，旁邊是一座殘毀了的樓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樓前一排綠欄杆還搖搖晃晃地懸在架上。

我看看花，花開得正好，大大的花瓣，長長的綠葉。這花原先一定是種在窗前的。我想，一個星期前，有人從精緻的屋裏推開小窗眺望園景，讚美的眼光便會落在這花上。也許還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園中花樹，把年青的渴望從眼裏傾注在紅花綠葉上面。

但是現在窗沒有了，樓房快要倒塌了。祇有園子還蓋滿綠色，花還繁盛的開着。倘使花能夠講話，牠會告訴我們，牠所看見的窗內的面顏，青年的，中年的，是的，年青的面顏，可是，如今已永遠消失了。因為花要告訴我們的不祇這個，牠一定要說出八月十四日的慘劇。精緻的樓房就是在那天被毀了的。不到一刻鐘的工夫，一個花園便成了廢墟了。

我望着園子，綠色使我的眼睛舒暢。廢墟麼？不，園子已經從敵人的炸彈下復活了。在那些帶着旺盛生命的綠葉紅花上，我看不出有一點踐踏的痕跡。但是耳邊忽然響起一個女人的聲音：「×家三小姐，剛纔挖出來。」我回頭看，沒有人。這句話還是幾天前，就是在慘劇發生後的第二天聽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過這園子，不過不是在這裏，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樓房的後邊，在那個中了彈的防空洞旁邊，在地

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記不起了，輪着三具屍首，是用草蓆蓋着的，中間一張，草蓆下面露出一隻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隨便一看，誰也不會想到這是人腿。人們還在那裏挖掘，遠遠的在一個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從炸塌了一園牆缺口的他家，七八個人帶着悲戚的面容，對着那具屍體發楞。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識的罷。那個中年婦人指着露腿的死屍說：「X家三小姐，剛纔挖出來。」以後從另一個人的口裏我知道了這防空洞的悲慘故事。

一隻帶泥的腿，一個少女的生命，一個正在開花的年紀。我不認識這個女孩，我甚至沒有見過她的面顏。但是望着一園花樹，想到被關閉在這園子裏的寂寞的青春，我覺得心裏被什麼東西搔着似的在發痛。連這安靜的地方，連這渺小的生命，也不爲那些天空的太陽旗武士寬容。兩三顆爆裂彈帶走了年青的渴望。炸彈毀壞了一切，甚至這個寂寞的生存中的一點微弱的希望。這樣的脫出囚籠，這個少女是永遠見不到園外的廣大世界了。

花隨着風搖頭，好像在嘆息。牠不見那裏熟習的窗前的面龐，牠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罷。

但是一座樓隔在牠和防空洞中間，使牠看不見一個少女被窒息的慘劇，使牠看不見帶泥的腿。還我却是看見了的。關於這我將怎樣向人們訴說呢？

夜色降下來，園子漸漸地隱沒在黑暗裏。我眼前祇有一片黑暗。但花的搖頭的姿態還是看得見的。周圍沒有別的人，寂寞的感覺突然侵襲到我身上來。爲什麼這樣靜？爲什麼不出現一個人來聽我憤慨地講述那少女的故事？難道我是在夢裏？

臉頰上一點冷一滴濕，我仰頭看，落雨了。這不是夢。我不能長久立在大雨中。我應該回家了。那是剛被震壞的家，屋裏到處都漏雨。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日在昆明。——旅途雜記

原书空白页

第
三
輯

死

像斯芬克司的謎那樣，永遠擺在我的眼前的是一個字——死。

想了解這個字的意義，感覺到這個字的重帶，並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我如從忙碌的生活中逃出來，躲在自己的房間裏，靜靜地思索片刻，我像一個旁觀者似地回溯我的過去，我便發見在一九二八年我的日記的片斷中，有兩段關於死的話。一段的大意是：忽然想到死，覺得死逼近了，但自己却不甘這樣年青地就死去。自己用了最大的努力和死掙扎，後來終於把死戰勝了。另一段大意是今天一個人在樹林中散步，忽然瞥見了死，心中非常安靜，覺得死也不過如此。……我那時爲什麼要寫這樣的話？當時的心情經過八九年歲月的磨洗，如今已成了模糊的一片。我記得的是那時過着秋水似的平靜的生活，地方是瑪倫河畔的一個小城鎮。在那裏我不會看見驚心動魄的慘劇。我所指的「死」多半是幻象。

幻象有時也許比我所看見的情景還真切。我自小就見過一些人死。有的是慢慢地死去，有的死得快。但給我留下的却是同樣的不會被人回答的疑問：死究竟是什麼？我常常禁不住好奇地想着我要來探求這個祕密。然而結果我仍是一無所得。沒有一個死去的人能够回來告訴我死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有時我一個人關在房裏，夜晚不點燈，我靜靜地坐在椅子上，兩隻眼睛注意地望着黑暗。我什麼也看不見。但我依舊注意地望着，沒有一點厭倦。我也不用思想。這時死自然地來了，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於是又飄飄然走了。死並不可怕。

自然死也不能够引誘人死是有點寂寞的。豈只有點寂寞，簡直是十分寂寞。

我那時的確是一個不近人情的孩子（以後自然也是）。我把死看作一個奇異的所在。我一兩次大膽地伸了頭在那半掩着的門前一望。門裏是一片漆黑，我什麼東西都不見。這探求似乎是徒然的。

有一次我和死似乎隔得最近。那是在成都巷戰的時候。其實說巷戰還不恰當，這時另一方面的軍隊是在城外，城外軍隊用大礮攻城，礮彈大半都落在我們家裏，好幾間房屋毀壞了，到處都是灰塵，時時聽見大礮聲，瓦震落聲與家人驚叫聲。一家人散在四處，無法聚在一起，也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十四年前的二月十二日（陰曆），也就是所謂「花朝」（百花生日）。大約午前十一二點鐘光景。我起初還在大廳上踱着，後來聽說家裏的人大半都躲到後面新花園去了，我一個人便跑到書房裏去。教護先生在那裏，不過沒有學生讀書。不久三哥也來了。我們都不說話，靜靜地聽着礮聲。這窗外是花園。從玻璃窗望出去，玉蘭花剛開放，那滿樹滿枝的白玉的花朵已引不起我們的注意。他們垂了頭坐在書桌前面。我躺在床中，頭靠在床背後的板壁上。礮彈帶着春雷似的巨響從屋頂上飛過。我想，這一次牠會落到我的頭上來罷。只要一瞬間的功夫，我便會落在黑暗裏，從此人和我隔了一個世界。留給我的將是無窮的寂寞。……這時我確感到極大的苦痛。死並不使我害怕。可怕的是徘徊在生死之間的那種不定的情形。我後來想，倘使那時真有一個礮彈打穿屋頂，向着我的頭落下來，我會叫一聲「完了」就放心地閉上眼睛，不會有別的念頭。我用了「放心地」三個字，別人也許覺得奇怪。但實際上緊張的心情突然寬鬆了，什麼留戀，耽心，恐怖，悔恨，希望，一剎那間全都消失得乾乾淨淨，那時心中確實是空無一物。愛德華·加本特在他的一本研究愛與死的書裏說「在大多數的場合中，牠（指死）是和平的，安靜的，還帶着一種深的放心的感覺。」這是很合理的。

我還見過一次簡單的死。川黔軍在成都城內巷戰的時候，對門公館裏的一個驍夫（或者是馬弁，因為那家的主人是什麼參議顧問之類）站在我家門前的石缸旁邊，和人談閒話。一顆子彈落在街心，再飛起來，一下就進了那人的

胸膛。他低低叫了一聲，把手掩着胸倒在地上。什麼驚人的動作也沒有。他完結了，這麼快，這麼容易。這一點也不可怕。我又想起加本特的話來了。他說死人的臉上有時還會閃耀着，一種忘我的光輝，好像新的生命已經預先投下牠的光輝來了，他甚至在戰地遺屍的臉上見過這樣的表情。他以為死是生命之變化，內的生命之解說。

加本特的研究方法自然是科學的。不過「死」這個謎到現在為止似乎還不會得着一個確定的解答。我更愛下面一種說法：死是「我一的擴大。死去同時也就是新生，那時這個「我」滲透了全宇宙和其他一切東西。山，海，星，樹都成了這個人的身體的一部分，這一個人的心靈和所有的生物的心靈接觸了。這種經驗是多麼偉大，多麼光輝，在牠的面前一切的問題和疑惑都消失了。這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休息。

這自然是可能的。我有時也相信這種說法，但是這種說法畢竟太美麗了。而且我不會體驗到這樣的一個境界。我想到「死」時，從沒有聯想到這一個死法，我看見的是黑的閃閃的影子。倒是有兩三次任何事情都不去想的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傍晚的天空和模糊的山影，樹影，我覺得自己並不存在了，我與周圍的一切合在一起變成了一件東西。然而這感覺很快地就消失了。要把牠捉回來，簡直是不可能。但這和死完全沒有關係，並不能證實前面那種說法。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在前面說過沒有一個死了的人能夠回來告訴我關於死的事情，對於這句話我應該加以更正。我有一個朋友患傷寒症曾經死過幾小時，後來被一位名醫救活了。在國外的幾個友人還爲他開過一個追悼會。他後來對我談起他的死，他說他那時沒有一點知覺，死就等於無夢的睡眠。加本特認識一位太太，她患病死了兩個鐘頭，家人正要給她舉辦喪事，她忽然活轉來，此後又活了三四年。據說她對於死也沒有什麼清晰的感覺。但有一點她和我那朋友是不同的。她是一個意志極強的女人，她十分愛她的兒女，她不能捨棄他們，所以甚至在遺無夢的睡眠中她還保持着她的「求生的意志」。這意志居然戰勝了死，使她多活了幾年。詩人常說「愛征服死」，愛的確可以征服死，這裏便是一個證據。若就我那朋友的情形來說，那却是「科學把死征服」了。

像這樣的事情我們是可以常常遇見的。然而從死過的人的口裏我們卻不會聽過一句關於死的恐怖的話。許多人在垂危的病中掙扎地叫着「我不要死」，可是等到死真的來了時他（或她）又順服地閉了眼睛，的確這無夢的睡眠，永久的安息，是一點也不可怕的。可怕的倒是等死。而且還是周圍那些活着的人使「死」成爲可怕的東西。那些眼淚，那些哭聲，那些悲感的面容……使人覺得死是一件極大的災禍。而那天堂地獄等等的傳說更在「死」上面罩了一層可怕的陰影。我在孩子時代就學會了怕死。別的許多人的遭遇和我的不會相差多遠。

世間不知有多少人爲了怕死甘願低頭去做種種違背良心的事情。真正視死如歸的勇士是不多見的。耶穌被釘於十字架，蘇格拉底仰藥，布魯諾上火柱……像這樣以一死代萬人贖罪，毫不躊躇地爲信仰犧牲生命的古今來能有幾人！

人怕死，就因爲他不知道死。同時也因爲不知道他自己，其實他所懼怕的並不是死。我讀過一部通俗小說，寫一個被百口稱作懦夫的人怎樣變成勇敢的壯士。這是一個臨陣脫逃的軍官，別人說他怕死，他自己也以爲他怕死。後來爲環境所迫，他才發見了自己的真面目。他並不是一個怕死的人。他所懼怕的却是「怕死」的「怕」字。他害怕自己到了死的時候會現出怯懦的樣子，所以他逃避了。後來他真正和死對面時却沒有絲毫的懼怕。許多人的情形大概都和這軍官的類似。真正怕死的人恐怕也是很少很少的罷。倘使大家都能够明白這點，那麼遍天下皆是勇士了。

「死」不僅是不可怕，牠有時倒是值得願望的，因爲那才是真正的休息。那才是永久的和平。正如俄國政治家拉狄穴夫所說：「不能忍受的生活應該用暴力來毀掉。」一些人從「死」那裏得到了拯救。拉狄穴夫自己就是服毒而死的。（在一八〇二年。）還有舊俄的女革命家，「五十人案」中的女英雄蘇菲·包婷娜後來得了劇烈的貧血病，知道沒有恢復健康的希望了，她不願意做一個靠着朋友們生活的廢人，便用手槍打死了自己。那是一八八三年的事情。去年夏天獄中記的作者亞歷山大·柏克曼在法國尼斯用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患着重病，又爲醫生所誤，兩次

的手術都失了效驗。他的目光也壞了。他不能夠像殘廢者那樣地過着日子。所以有一次在他發病的時候，他的女友出去爲他請醫生，輪在病床上的他却趁這機會拿手槍來打了自己。四十四年前他的鎗彈不會打死亨利·福利克，這一次却很容易地殺了他自己。在他留下的短短的遺書裏依舊充滿着愛和信仰。他這個人雖然只活了六十幾歲，但他確實是知道怎樣生，知道怎樣死的。

在這樣的行爲裏面，我們看不見一點可怕或可悲的地方。死好像只是一件極平常，極容易，極自然的事情。甚至在所謂「加拉監獄的悲劇」裏，也沒有令人恐怖的場面。我們且看下面的記載：

「……波波何夫與加省席利二人都吞了三倍多的嗎啡，快地就失了知覺。夜裏波波何夫還醒過一次，他聽見加留席利喉嚨，他想起把加留席利喚醒。他抱着他的朋友，在這朋友的臉上狂吻了許久。後來他看見這朋友絕不會再醒了，他又抓了一把雅片烟吞食下去，睡倒在加留席利的身邊，永閉了眼睛。」

誰會以爲這是一個撕裂人心的悲劇呢？多麼容易，多麼平常。（不過對於生者當然是很難堪的。）詩人惠特曼當美國內戰之際，曾在戰地醫院裏服務，他一定見過許多人死，據他說在許多場合中「死」的到來是十分簡單的，好像是日常生活裏一件極普通的事情，「就像用你的早餐一般。」

關於「死」的事情我寫了八張原稿紙，我把這問題整個地想了一下，我覺得我是比較地懂得「死」了。其實我果真懂得「死」嗎？我自己也沒有膽量來下一個斷語。我沈吟着。我的目光無目的地在書堆中盤旋。忽然牠落到了一本書上面，定住了。我看書脊上的字。

○ 這是爲了給一個女囚人雪恥的同盟自殺。參加者女囚人三個（先死）和男囚人十四個，事情發生於一八八九年。雷翁·獨意奇的西伯利亞之十六年中有詳細的記載。

「死之懺悔 古田大次郎」

我不覺吃了一驚。貫穿着這一本將近五百頁的巨著的不就是同樣的一個「死」字麼？

「死究竟是什麼呢？」

那個年青的作者反覆地問道。他的態度和我的是不相同的。他並不是一個作家，此外也不會寫過什麼東西，其實也不能夠寫什麼東西，這部書是他在死囚牢中寫的日記。等原稿被送到外面印成書時，作者已經身死在絞刑臺上了。我見過一張作者的相片，是死後照的。是安靜的面貌，一點恐怖的表情也沒有。不像是死，好像是無夢的睡眠。看見這照像就想到作者的話：「一切都完了。然而我心裏並沒有受到什麼打擊，很平靜的。像江口君的話，既然到了那個地步，不管是否，不管是煩悶，我只有安然等候那死的臨頭。」這個副詞「安然」用得沒有一點誇張。他的死是安然死去的。他上絞刑臺的時候懷裏揣着他妹妹寄給他的一片樹葉，和他生前所喜歡的一隻狗和一隻貓的照片。這樣地懷着愛之心而死，就像一個人帶着一種寬慰的心情靜靜地睡去似的。作者的死應該說是一個勝利。

然而我讀了這兩百多天的日記，○我想到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在獄中等死的情形，我在字句間看出了一個人內心的激鬥，看出了血和淚的交流，差不多每一篇頁，每一段節上都留着掙扎的痕迹。作者能達到那最後的勝利的，確不是容易的事。

「我感着生的倦怠麼不？」

「對於死的恐怖呢？曾經很厲害地感着。現在有時感到，有時感不到。把死忘記了的時候居多。只是死的瞬間的苦痛還是有點可怕的。」

作者這樣坦白地承認着，他常常在寫下了對於死的畏懼以後，又因為發覺自己的懦弱而說些責備自己的話。然

○「死之懺悔」中的日記到九月十七日爲止，以後另有「死刑囚的回憶」一小冊。作者於十月十五日受絞刑。而在另一處他却欣喜地發見：

「死是不可思議的，然而也是偉大的……」

後來作者又疑惑地問道：

「死果然是一切的終結嗎？死果然會賠償一切嗎？我爲什麼要怕死呢？」

「死並不可怕，只是非常寂寞。我爲什麼憎厭臨死的苦痛呢？我想那樣的苦痛是不會有的罷。」作者又這樣地想道。

「我想保持着年青的身體而死去。」這是作者的希望。

我不想再引下去了。作者是那樣的一個厚於人情的青年，他有慈祥的父親，又有可愛的妹妹，還有許多忠誠的友人。要他把這一切決然拋棄，安然攀登絞刑臺，走入那寂寞的永恆裏，這的確不是片刻的功夫所能做到的。這兩百多天的日記裏，滿着情感的波動。我們只看見那一起一伏，一潮一汐，倘使我們不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追隨作者的筆，我們就不能了解作者的心情。

只有二十六歲的年紀，不願意離開這世界，而不得不離開，不想死，而被判定了死刑。一天天在鐵窗裏面計算日子，等着死的到來，在等死的期間想像着那個未知的東西的面目，想像着牠會把他帶到什麼樣的境界去。在這種情形中寫成的「死之懺悔」，我們可以用一個「死」字來包括。他談死，他想了解死，他覺到死的重量，和我完全不同。他的文字才是充滿着血和淚的。在那本五百頁的大書裏作者古田提出許多疑問，寫出許多揣想，作者無一處不論到死，或者暗示到死。然而我却找不到一個確定的答案，一個結論。其實這個答案，這個結論是有的，却不在這本書裏面，這就是作者的死。這個死給他解答了一切的問題，也給我解答了一切的問題。

古田大次郎爲愛而殺人而被殺，以自己的血償還別人的血，以自己的痛苦報償別人的痛苦。他以一顆清純的心，毫不猶豫地攀登了絞刑臺。死賠償了一切。死拯救了一切。

我想：「他的永眠一定是安適而美滿的罷。」我突然想起五十年前支加哥勞工領袖 A·帕爾森司①上絞刑臺前作的詩了。

到我的墓前不要帶來你們的悲傷，

也不要帶來眼淚和悽惶，

更不要帶來驚懼和恐慌；

當我的嘴唇已經閉了時，

我不願你們這樣來到我的墳場。

① 帕爾森司 (1848—1877) 是美國的安那其主義者。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 Haymarket 發生炸彈事件，帕爾森司 是當日羣衆大會的一個演講人，因此被法庭懸賞五千元通緝。後於六月二十一日到法庭自首。第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同志 柏司 (A. Spies)、斐失兒 (A. Fischer)、恩格蘭 (G. Engel) 同受絞刑。一八九三年 伊里諾斯省 新省長就職，重查此案，發見真相，遂發理由由書，宣告法官枉法，並替 帕爾森司 等洗去罪名。這是 帕爾森司 上絞刑臺前數小時內寫成的詩。這是一個偉大的殉道者的遺言。一個資產階級報紙的記者看見了 帕爾森司 的受刑，他後來在報紙上描寫道：「今美國的著名悲劇演員在舞臺上所表演的犧牲自己的英雄，都不及 帕爾森司 那樣地有聲有色。」

我不要送葬的馬車排列成行，

我不要送喪的馬隊，

頭上羽毛飄動盪漾；

我靜靜的放我的手在胸上，

且讓我和平地安息在墓場。

不要用你們的憐憫來侮辱我的死灰，

要知道你們還留在荒涼的彼岸，

你們還要活着忍受災禍與苦辛。

我靜靜地安息在墳墓裏面，

只有我纔應該來憐憫你們。

人世的煩愁再不能縈繞我心，

我也不會再有困苦和悲痛的感情，

一切苦難都已消去無影，

我靜靜地安息在墳墓內，

我如今只有神的光榮。

可憐的東西，這樣懼怕黑暗。

對於將臨的慘禍又十分膽寒。

看我是何等從容地回到家園！

不要再敲你們的喪鐘。

我現在是意足心滿。

這篇短文并不是「死之禮讚。」我雖然寫了種種關於「死」的話，但我願意在這裏坦白地承認：「我還想活！」因為我正如阿爾志巴綏夫的小說朝影中的英雄奈司拉莫夫所說：「我愛那陽光，那天空，和春光，秋景；我愛那青春，以及自然母親所給與我們的和平與歡樂……」

（一九三七年）——夢與醉

生

死是謎。有人把生也看作一個謎。

許多人希望知道生，更甚於願意知道死；而我則不然。我常常想了解死，却没有一次對於生起過疑惑。

世間有不少的人喜歡拿「生是什麼」「爲什麼生」的問題折磨自己，結果總是得不到解答而悵悵地死去。

真正知道生的人大概是有，雖然有，也不會多。人不了解生，但人依然活着。而且有不少的人貪戀生，甚至做着永生的大夢，有的乞靈於仙藥與術士，有的求助於宗教與迷信；或則希望白日羽化，或則禱祝上登天堂。在活着的時候爲非作歹，或者茹苦含辛以積來世之福——這樣的人也是常有的。

每個人都努力在建造「長生塔」，塔的模式自然不同，有大有小，有的有形，有的無形。有人想爲子孫樹立萬世不滅的基業；有人願去理想的天堂中做一位自由的神仙。然而不到多久這一切都變成過去的陳蹟而做了後人憑弔唏噓的資料了。沒有一座沙上建築的樓閣能够穩立的，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一百四十餘年前法國大革命中的哲學家彌多塞不願死刑的威脅，躲在盧森堡附近的一間頂樓上忙碌地寫他的最後的著作，這是歷史和科學的著作。據他說歷史和科學就是攻擊死的鬭爭。他的書也是爲征服死而著述的。所以在寫下了最後兩句話以後他便離開隱匿處，把服過毒藥的身子昂然交給了他的敵人。他那兩句遺言是：「科學要征服死，那麼以後就不會再有人死了。」

他不夢想天堂，也不尋求個人的永生。他要用科學征服死，爲萬人帶來長生的幸福。這樣，他雖然寫了那兩句遺言，就吞下藥毒，永離此世，他却算得比誰都更了解生的了。

科學會征服死。這並不是一個空想。多塞企圖建造一座爲大眾的長生塔，他用的並不是平民的血肉，像童話裏所述的那樣。他却用了科學。他沒有成功。可是他給那座塔奠了基石。

這座塔判現在還只有那麼幾塊零落的基石，不要想看見牠的輪廓！沒有人能夠有把握地說定在什麼時候會看見牠的完成。但有一件事實則是十分確定的：極少數的人在孜孜不倦地努力於這座高塔的建造。這些人是科學家。生物是必死的。從沒有人懷疑過這天經地義般的話語。但是如今却有少數生物學者出來企圖證明單細胞動物可以長生不死了。德國的懷司曼甚至宣言：「死亡並不是永遠和生物相關聯的。」因爲單細胞動物在養料充足的適宜的環境裏便能夠繼續營養和生存。牠的身體長大到某一定限度無可再長的時候，便分斷爲二，成了兩個子體。牠們又自己營養、生長；後來又能自己分裂以繁殖其族系，只要不受空間和營養的限制，牠們可以永遠繼續繁殖，長生不死。在這樣的情形下面當然沒有死亡。

拿草履蟲爲例，兩個生物學者美國的吳特拉夫和俄國的梅塔尼科夫對於草履蟲的精密的研究給我們證明：從前人以爲分裂二百次，便現出衰老狀態而逼近死亡的草履蟲，如今却可以分裂到一萬三千次以上，就是說牠能夠活到二十幾年。這已經較牠的平常的壽命多過七十倍了。有些人因此斷定說這些草履蟲經過這麼多代不死，便不會死了。但這也只是一個假定，不過生命的延長却是無可否認的。

關於高等動物，也有學者作了研究。現在的雞，別的一些動物的，甚至人的組織（Tissue）已經可以用人工培養了。這證明多細胞動物的細胞可以離開個體，而在適當的環境裏生活下去，也許可以做到長生不死的地步。這研究的結果離真正的長生術還遠得很，但可說是向這方向前進了一步。在最近的將來，延長壽命這一層，大概是可以辦到的。

科學家居然在顯微鏡下的小小天地中看出了解決人間大問題——生之謎的一把鑰匙。過去無數的人在冥冥裏把光陰白白地浪費了。

我並不是生物學者，不過偶爾從一個研究生物學的朋友那裏學得一點那方面的常識。但這只是片斷地學來的，而且我時學時忘。所以我不能詳細徵引。然而單是這一點零碎的知識已經使我相信龐多塞的遺言不是一句空話。他的企圖並不是一個幻想。將來有一天科學真正會把死征服的。那時對於我們，生就不再是謎了。

然而我們這一代（恐怕還有以後的幾代）和我們的祖先一樣，是沒有這樣幸運的，我們帶着新的力量來到世間，我們又會發揮盡這力量而歸於塵土。這世界映在一個嬰孩的眼裏是五光十色；一切全是陌生。我們慢慢活下去。我們儘量經歷，領受。我們舉起一杯一杯的生之酒儘情地飲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我們全嘗到了。新奇的變為平常，陌生的成爲熟習。但宇宙是這麼廣大，世界是這麼繁雜，一個人看不見享不到的是太多了。我們彷彿走一條無盡長的路程，遊一所無窮大的園林，對於我們就永無一個止境。「死」只是一個障礙，或者是疲乏時的休息。有勇氣有精力的人是不需要休息的，尤其在盛景當前的時候，所以人應該恨「死」，不願意和「死」接近。貪戀「生」並不是一個罪過。每個生物都有生的欲望。蚱蟬飢餓時甚至吃掉自己的腿以維持生存。這愚蠢的舉動是無可非笑的，因為這裏有的是嚴肅。

阿爾志巴綏夫的英雄奈司拉莫夫（見中篇小說朝影）說：「我愛那陽光，那天空和春光秋景；我愛那青春以及自然母親所給與我們的和平和歡樂……」他第二天便去完成犧牲生命的偉業。妃格念爾（那個被稱爲俄國革命的貞德的女子）「感激那以金色光芒來洗浴田野的太陽，感激那夜間照耀於花園天空的明星。」但她終於讓專制政治將她在席呂塞堡中囚禁了二十幾年。爲了思想而被燒死在電椅上的鞋匠沙珂還告訴他的六歲的女兒：「夏天我們都在家裏，我坐在橡樹的濃蔭下面，你坐在我的膝上，我教你唸書寫字；看你在綠的田野上跳盪，歡笑，唱歌，摘取樹上的花朵，從這一株跑到那一株，從清明的溪流跑到你母親的懷裏。我夢想我們一家人能够這樣的幸福生活，我也希

望一切貧窮的兒女能够快樂地和他們的父母過這種生活。」

「生」的確是美麗的，樂「生」是人的本分。前而那些殺身成仁的志士勇敢地戴上荊棘的王冠將生命視作敝屣，他們並非對於生已感到厭倦，相反的，他們倒是樂生的人。所以奈司拉莫夫坦白地說「我不願意死」但是當他被問到爲什麼去捨身就義時，他却昂然回答：「多半是因爲我愛『生』過於熱烈，所以我不忍讓別人將牠摧殘。」他們是爲了保持「生」的美麗，維持多數人的生存，而毅然貢獻出自己的生命的。這在嚴肅中盪漾着溫情。這樣深的愛！甚至那驅殼化爲泥土，這愛也漫籠罩世間，跟着那太陽，那明星永久閃耀。這是「生」的美麗之最高的體現。

「長生塔」雖未建成，長生術雖未發見，但這些視死如歸但求運朽的人却也能長存在後代子孫的心裏。這就是不朽。這就是永生。而那般含垢忍恥積來世福或夢想死後天堂的「芸芸衆生」却早被人忘記，連埋骨之所也無人知悉了。

我常將生比之於水流。這股水流從生命的源頭流下來，永遠在動盪，在創造牠的道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以達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沒有東西可以阻止牠，在牠的途中牠還射出種種的水花，這就是我們生活裏的愛和恨，歡樂和痛苦，這些都跟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們每個人從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個方向走，這是生之目標，不管我們會不會走到，或者我們會在中途走入了迷徑，看錯了方向。

生之目標就是豐富的滿溢的生命，正如青年早逝的法國哲學家居友所說：「生命的一個條件就是消費。……個人的生命應該爲他人而放散，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爲他人而犧牲……這犧牲乃是真實的生命之第一個條件。」我相信居友的話。我們每個人都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愛慕，更多的歡笑，更多的眼淚，比我們維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們必須把牠們分散給別人，否則我們就會感到內部的乾枯。居友接着說：「我們的天性要我們這樣做，就像植物不得不開花似的，縱然開花以後便會繼之以死亡，牠依舊不得不開花。」

從在一滴水的小世界中怡然自得的草履蟲到在地球上飛騰活躍的「芸芸衆生」沒有一個生物不樂的，而且在其間有一個法則支配着，這就是生的法則。社會的進化，民族的盛衰，人類的繁榮都是據這法則進行的，這法則是「互助」是「團結」。人類靠了這個纜能够不爲大自然的力量所摧毀，反而把牠征服，纜建立了今日的文明；一個民族靠了這個纜能够抵禦他民族的侵略而維持着自己的生存。

維持生存的權利是每個生物，每個人，每個民族都有的，這正順着生之法則。侵略倒是違反了生之法則的。所以我們說抗戰是今日的中華民族的神聖的義務，沒有人可以否認。

這次的戰爭乃是一個民族維持生存的戰爭。民族的生存裏包含着個人的生存，猶如人類的生存裏包含着民族的生存一樣。人類不會滅亡，民族也可所活得很久，個人的生命則是十分短促。所以每個人應該遵守生之法則，個把人的命運聯繫在民族的命運上，將個人的生存放在羣體的生存裏。羣體絲延不絕，能繼續到永久，則個人亦何嘗不可以說是永生。

在科學還未能把「死」完全征服，真正的長生塔還未建立起來以前，這倒是唯一的可信賴的長生術了。我覺得生並不是一個謎，至少不是一個難解的謎。

我愛生，所以我願像一個狂信者那樣投身到生命之海裏去。

（一九三七年）——夢與醉

第
四
輯

盧騷與羅伯斯比爾

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在那些多雨的日子裏，在那個陰暗的古城中，我常常在傍晚走過國葬院的門前，我走過那一段冷清清的路，我往往在一個石像面前停住脚步。我的手撫摩着冰冷的石座，我仰起頭去看那拿着書和草帽的「日內瓦的公民」對着那屹立的巨人我喃喃地說了許多話，我在訴說我的絕望，因為那時候我看見整個世界都沈溺在黑暗的苦海裏面，我找不到一線光明。

但是在那些時候只有冷雨打濕了我的頭髮，沒有一個聲音來攪擾我。從盧騷那裏我得不着一個回答。我生得太遲了。我已經不能夠從「十八世紀的世界的良心」那裏得到什麼了。

是的，我生得太遲了。在那些疑惑不安的日子裏我常常羨慕那個年青的馬克西米連·羅伯斯比爾。我想像着他有過的那樣的幸福的時刻。

盧騷那時候住在下拉特別爾街一所房屋的五層樓上，羅伯斯比爾常常走到那房到的門前。他往往站在門角，看見男男女女從那房屋進出。這個盧騷的年青的崇拜者用他的近視的但又是堅定的眼光把這一切看了許久。然後他帶着一點妬嫉走回家去。但是這時候他充滿了一種純潔的快樂。當他後來向友人用低微的憂鬱的聲音說他的這個故事的時候，他的臉上還浮着微笑。

羅伯斯比爾，這個年青的熱心者，他後來被許多有產階級的歷史家視作湯血的暴君，但是他也有他的另一面。他

也有他的靈魂的一隅。最使我感動的便是他和他所私淑的先生盧騷見面的故事。從這裏我看出了一個年青人的渴望與溫柔。下面便是他的一個朋友的敘述：

「在四月中旬的一個傍晚，我們在公園裏散步。微風像一聲長嘆地吹動着顫抖的樹葉。難道是這些影子和這清風喚起了同樣一個傍晚的回憶？或者是這種自然界的溫柔使我對我吐露了他的胸懷。我不知道……他和我談的還是關於盧騷的事。」

年青的韋伯斯此爾終於有機會和那個「日內瓦的公民」見面了。對於他這一個不小的祝福。時候是在一七七八年五月的末尾，他讀到盧騷的一封信，那是被一個背叛的友人印出流布的。信函裏的苦痛的字句顯露出一個受着迫害，陷於貧苦境地的老人的求助的心情，把這個二十歲的青年深深地感動了。他壓抑不住他的熱情。他立刻跑到盧騷的家裏去。

他到了卜拉特列爾街，盧騷已經在三天以前搬走了。盧騷如今住在愛爾麥龍微爾。他便趕到那地方去。

我再引用那個朋友的話：「人們允許他到那哲學家的隱居處去。從一扇低的窗戶裏透出來的微光在黃昏中給他引路。門關閉着。馬克西米連敲門，並沒有回應。他敲得稍微響一點。於是他聽見一個聲音。有人在問誰在外面。這個年青的進香者覺得他的臉色變成蒼白了，他很感動，不得不把兩手緊緊按住胸臍。他後來畢竟可以說話了，他說他是一個年青人，要求和盧騷先生見面……門開了。」

「說到這裏馬克西米連突然閉了嘴。他的眼睛望着被晚風微微吹動的樹枝，然後好像他只是對自己說似的，繼續說道：「他（盧騷）把我留在愛爾麥龍微爾花園的濃蔭裏，一直到午夜。他心裏充滿着憂鬱……他是一個最敏感的人，然而那班造謠中傷者却把他形容做一個怪物……朋友，聽我說！我剛說兩句恭維的話，他便阻止了我。他對我說，恭維不過是一個粗劣的假話。在那裏面就藏着憎恨與陷害。他不是指我說的。他是指那般虛偽的人……過後不久他

便現露出他的好心與坦白……他教我怎樣知道我自己。我還是很年青，他教我重一個性的尊嚴。他教我遵守社會秩序的偉大原理……」

「馬克西米連又沈默了。我望着他，在他的眼睛裏我看出了一種驚人的高揚的表情，他平時是如此嚴肅，如此古板的，這時候完全改變了。他叫起來：『呵，你偉大的人。我在你的晚年看見了你。這個記憶對於我便是快樂的泉源。我仔細地看見過你的可敬的面容，我看見人們的罪惡在你的臉上刻劃的那些憂愁的痕跡。』」

「我們坐在公園的石凳上。馬克西米連忽然站起來。我跟着他。我們默默地沿着那條小河一直走到兵營碼頭。一輪滿月升起來，像一個銀的鏡鉢（古代樂器），慢慢地爬上天空。真是一個美麗的夜。全個城市和牠的鐘樓與拱門都被罩上了燦爛的珍珠色。我們兩人並肩地走着。馬克西米連沈溺在深的夢幻裏面。我催促他說完他的故事，這也沒有用。然而最後他還是對我說出來，盧騷在他的晚年垂死的時候也並不會使他的年青的崇拜者失望。他已經給了這個信徒一個最可寶貴的禮物：一個品德的定義……」

「他說這些話時我們已經到了丹狄利埃街。他抓起我的手握了一下，便匆忙地走開，他推開他的房屋的門。走進那裏面去了。」①

盧騷在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就是在他和羅伯斯比爾會見後的四十天。羅伯斯比爾到愛爾麥龍微爾去的日期應該是五月二十三日。在他一生給與人類的種種貢獻以外，作為民約論的著者，近代思想之父的盧騷還給了那個陰鬱的青年以一個無上的鼓舞和慰藉。我想，這次的會面也許就是羅伯斯比爾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

① 從亨利·伯洛的歷史小說「我友羅伯斯比爾」中譯出。

羅伯斯比爾被稱爲盧騷的弟子，他也得着「廉潔的人」的稱呼。但是他却走了更遠的路程。他竟然做了恐怖時期的獨裁者，想用斷頭機來實現他的先生的理想，結果把自己的生命也在斷頭機上犧牲了，讓反動勢力占了勝利。造了野心家拿破崙的光榮的前程。這不但愛爾麥龍微爾的老哲學家想不到，恐怕連羅伯斯比爾自己也不會料到的。盧騷死於貧窮，臨死他還是一個漂流的寄食者。他受着的社會的冷遇已經是大大的了。

羅伯斯比爾的一生也不是快樂的。他是一個刻苦的工作者，永不休息的工作者。他想用權力來維護革命拯救法國，終於使自己在渴血的羣衆中間悲慘地死去。革命跟着羅伯斯比爾被殺了。打倒羅伯斯比爾的熱月政變乃是反動的勝利。羅伯斯比爾固然犯了錯誤，但是把羅伯斯比爾當作惡魔的有產階級所擁戴的英雄並不如羅伯斯比爾好一點。美國編劇家之憎恨羅伯斯比爾，自然是爲了擁護階級的利益。通俗小說家阿爾柴男爵夫人的英雄「紅花俠」（她寫了幾本關於「紅花」俠的通俗小說）也正是英國紳士的理想中的救世主。所以那位「淑女」雖然創造了一個「皮面人」幫忙把比利時從西班牙的統治中救出來，却同時遺派了她的「紅花俠」去援助反動派打倒羅伯斯比爾。因爲羅伯斯比爾的理想正是紳士與淑女所不能忍受的。

羅伯斯比爾自然被打倒了。但這和「紅花俠」是沒有關係的，因爲貴族中間就永遠產生不出像「紅花俠」那樣的人。羅伯斯比爾是自掘墳墓。當巴黎民衆饑餓着要求麵包的時候，他却給他們以血和頭顱。他殺害了好些真正的革命者，他削弱了巴黎公社的力量。所以他被反動勢力送上斷頭機時，他也不能得着民衆的援救了。

「我們必須把頭顱獻給共和國。」這樣說着的羅伯斯比爾，不管他犯着何等的錯誤，他是值得有那個先生的，他是他的悲劇的死報答他的先生了。關於他的悲劇的死，我們還是看他的朋友的敘述：

「羅伯斯比爾被推往前面去。人羣中起了一個吼聲，這是六點過鐘了，落日的霞光染紅了樹葉。賽勒河像一匹藍緞子緩緩地流過。渴血的大刀等待着。突然間一個劊子手站到馬克西米連的後面去，一下就把那根縛着他的受傷的

顎骨的綑帶拉掉。他的嘴大大地張開，一些牙齒落了下來。（他是在被捕以前受傷的。）一個受傷垂死的野獸似的叫號響徹了這個廣場。他的臉露出來了，那上面有一對瘋狂的眼睛……

「在大刀落下以前，全個廣場屏息呼吸地等待着。於是響起了絕大的叫吼聲。每一個人，國民，女國民，『無褲漢』和兵士，議員與警察，所有那些來看革命的死亡而自己却不懂得的人一致地發出了歡呼，這呼聲接連不斷地起伏着。當我像一個被追緝的人那樣逃出這廣場時，那聲音還在我的耳邊響着。」

在那個寂寞的石像前面我看見了一百幾十年前的悲劇。我看見了兩個偉大的人的悲劇的一生。過去的景象折磨我的心靈。我悲惜那巨大的損失。但是我更輕視我自己。我的痛苦是太渺小了。在個人的瑣碎的悲歡裏苦苦掙扎着的我有什麼權利來向那個「日內瓦的公民」伸訴我的痛苦呢？

然而在那時候我畢竟找着我的「先生」了。這是巴爾託羅美·凡宰地，被美國小說家阿蒲頓·辛克萊稱爲「現代最優美的精神」的人。他就在那年（一九二七）八月被燒死波士頓查爾斯頓監獄內的電椅上。關於他我寫過幾篇文章，而且以後我還要寫的。

（一九三九年）——黑土

① 我翻譯過他的自傳「一個無產者生活的故事。」

第
五
輯

給山川均先

夜很靜。似乎一切都落進了黑暗裏面。重慶聲突然隆隆地響起來了。接着是一陣機關槍的密放。我的房間起了一個輕微的震動。這時候我正讀着你的「華北事變的感想」。我讀你的文章，我並不是把你看作一位中國的友人，不過我知道你會是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我期望你的筆下多少帶給我們一點正義。但是你却毫無掩飾地把你的另一種面目露出來了。我纔知道真正到了你所謂的「剝皮」時期，一個「文化人」也可以一下子變爲浪人棍徒。對於這個，我只感到強烈的憎厭。

你憤憤地提出了「支那軍之鬼畜性」這問題，你罵中國人是「鬼畜以上的東西」。在你是極盡毒罵的能事了。連貴國那般慣於謾罵造謠的新聞記者也僅僅用了「鬼畜」兩個字。

先生，我不想向你辯明我們不是「鬼畜」或其以上以下的東西。我們同是人類一份子，身體內外的組織也沒有兩樣。我們同有理性，同受教育，同樣需要自由，需要生存。無論用「人」或「畜」的名稱稱呼，我們在本質上確實沒有差別。所以我現在把你看作一個和我同樣的「人」，而訴於你的理性。

所謂「通州事件」使你感到憤怒，使你發出詛咒似的惡罵，我並不想把牠掩飾或抹煞，像貴國的論客掩飾你們「皇軍」的暴行那樣。我們願意明瞭那裏的詳情，然而一切消息都被你們的「皇軍」封鎖了，我們只能知道當冀東保安隊反正的時候，在通州有二三百日僑被害的消息。

通州事件自然是一個不幸的事變，但他却決非「偶然的」。牠有牠的遠因和近因。這個連在通州遭難的鈴木醫師也早預料到了。他生前給他父親的信裏就說到當地保安隊的態度只是表面的親日。「真正的中日親善還是很遠很遠的事情。」貴國的「皇軍」種了因，貴國的官民食其果，這是無足怪的，對於熟悉歷史的人這類事變的發生是很容易解釋的，我們已經見到不少的先例了。

我並不是一個偏狹的愛國主義者，我並不想煽起民族間的仇恨，我也不想盲目地爲我們的軍人的任何行動作辯解。在你們那裏有不少的論客整天夢想着大和民族的黃金時代，誇大地做着「皇軍」堂皇地征服世界的迷夢。而我們這邊四萬萬五千萬人却只有同樣一個謙遜的目標：我們要爭取我們的自由，維持我們的生存。這一點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每一個人所應有的。爲了這個我們可以毫無顧惜地犧牲我們的一切。

通州事件的發生從這裏也可以得到一個解釋。在「皇軍」的威壓與貴國官民欺凌下過了將近兩年屈辱日子的保安隊，揭起了反抗的旗幟，忍耐到了最高限度，悲憤的火終於燃燒，少數武器並不精良的軍人不顧環境的惡劣，站起來用血和肉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生存。在混戰中間，每個人的生命的毀滅都是一瞬間的事。仔細的考量是沒有了，復仇的企頭會佔據着他們的心。血會蒙蔽他們的眼睛。當被壓迫的民衆起來反抗征服者的時候，少數無辜者連帶地遇害，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何況這回的死者還是平日慣於在那地方作威作福的人，而且大半是賣白面，打嗎啡，作特殊工作的。根據一個外國通訊社的電報，我們還知道在通州事件發生的前一日有四百名保安隊兵士因有不穩的嫌疑被貴國的「皇軍」槍殺，那樣報復的行爲也並不是不可以解釋的了。

這樣的事在歷史上也並非罕見。譬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九月屠殺」這也是反叛的民衆的自發的暴動，這屠殺繼續了五天，被害的有一千零八十六人，他們是貴族教士等，而且都是獄中的囚犯，沒有抵抗能力的。這自然是一件不義的行爲，但沒有人力可以阻止牠。這時候外國軍隊是逼近巴黎了，皇后却依然陰謀勾結外援，推動里王宮外的

民衆之血未乾而內憂外患頻來。民衆的復仇心便到了不能抑止的地步。不得不找一個出路了。「九月屠殺」便是從這裏發生的。全世界的人士研究法蘭西歷史的不下千千萬萬，一代一代的人相繼歸於塵土，却未見一個責備法國人爲「鬼畜」以上的東西。」直到現在，法蘭西仍是維護和平的集團中有力的份子，不斷地和另一種準備着將人類驅向滅亡的力量鬥爭。

在這裏實在沒有提出「殘虐性」的必要。你一個社會主義者居然也跟在貴國新聞記者的後面「用咒罵，陷害，中傷的言詞去打動人們的偏狹的愛國心！」你是有意地落入貴國軍閥的圈套中。我們並不能拿殘虐性來區分種族。自視極高的西方人素來宣傳東方民族的殘虐性。他們表示最高度的殘酷時，使用的形容詞常常是「東方方式。」然而事實上羅馬屠殺基督教徒之兇殘，中世紀異教審訊所之暴虐，在東方也難找到同樣的實例。革命者的被殘殺，和平民衆的被蹂躪，街市的流血，這在每一個西方國度中都保存着慘痛的記載。這記載，我們在東方找到的也不會比這些更多。人性是相同的。我們沒有根據斷定東方人更殘酷，也就沒有理由承認中國人比你們更暴虐。你難道忘記了曾經做過你的友人的大杉榮君？在震災的混亂中偷偷把他們夫婦拘捕絞殺的不就是貴國皇軍的大尉連他的一個六歲的外甥也不能保全生命。作爲兇手的甘粕正彥却被人視作英雄志士而獲得特赦了。在大震災中被殘殺的貴國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工人以及朝鮮人不知有多少，這事件中的鬼畜性和殘虐性爲何不會激動你的良心？我不知道是你健忘，還是你故意爲「皇軍」掩飾！

殘虐性並非某一民族所單獨具有的。助長牠的是愚昧無知。只有文明教化纔可以使牠減少以至於消滅。和平幫助了文明教化的發展和普遍。戰爭則摧殘了牠。用虛偽的言辭，欺騙的手段挑撥民族間的仇恨，使不會相識不會接觸的人變爲仇敵，甚至把他們騙上戰場互相殘殺——這種行爲充分地發揮了殘虐性。一艘一艘的軍艦載了貴國年青的兵士來到中國，一艘一艘的商船又載了殘毀的屍體回去。貴國軍閥政客主持於上，財閥從中援助，而新聞記者，文人

論客如先生之流，復宣揚歌頌於下。戰爭是被製造成功了。你們的另一論客，室伏高信先生居然大言不慚的說：「這是東亞兩大民族的宿命。」他甚至要這兩大民族中的每一個人「都躲在障礙物裏或從轟炸機上跳下來，相互殺戮。」先生，這難道不是殘虐性的表現麼？

先生，你是看見別人眼中的刺而忘記自己眼中的樑木了。貴國空軍在上海一帶所建的偉績，你不會不知道。南站北新邨，松江等處的轟炸，遭害者達千餘人，都是手無寸鐵的難民，其中大半是婦人和小孩，他們平日並未担任抗日的工作，這時也不會直接間接參加戰爭。他們正準備離開上海，而且有的已經在路途上了。他們對於「皇軍」的行動是沒有一點妨礙的。然而貴國的空軍將士却偏偏選擇了這種機會以顯示「皇軍」的威力，遣派大隊飛機去屠殺非武裝的民衆。轟炸不足，還繼之以機關槍的掃射。必要等到看在無辜者的鮮血把土地與河面染紅了，屍體狼籍地阻塞着道路，纔從容地飛去。

九月八日，貴國空軍轟炸松江車站之壯舉，在貴國歷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罷。以八架飛機對付十輛運送難民的列車，還經過五十分鐘的圍攻，投下十七枚巨量炸彈。據一個目擊者說，當飛機在列車上空盤旋的時候，擁擠在車中的難民還想不到會有慘劇發生。然而兩枚炸彈落下了，炸燬了後面四輛車。血肉和哭號往四處飛迸。未受傷的人從完好的車廂裏奔跑出來。接着頭等車上又着了一顆炸彈。活着的人再沒有一個留在車上了。站臺四周全是倉皇地奔跑的人。飛機不捨地追趕着，全飛得低低的用機關槍去掃射。人的腳敵不過飛機的雙翼。一排一排的人倒下了。最後一羣人狼狽地向車裏奔逃。機關槍也就跟着往那邊密放。還有一部分人躲進了一個又大又深的泥坑，正在慶幸自己倖倖地保全了性命，然而這情形又被貴國的空軍將士看見了，他們對準那地方接連擲下二個炸彈，全落在坑裏爆炸。一下子就把那許多人全埋在土中。

對於這樣冷靜的謀殺，你有什麼話說呢？你不能在這裏看見更大的鬼畜性和殘虐性麼？自然你沒有看見一個斷

臂的人把自己口中一匙鮮血淋漓的賂賂挾着上路，你沒有看見一個炸毀了臉孔的人附着心瘋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沒有看見一個無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屍體哭號；你沒有看見許多隻人手凌亂地橫在完好的路上；你沒有看見燒焦了的母親的手腕還緊緊抱着她的愛兒。哪一個人不會受過母親的哺養？哪一個母親不愛護她的兒女？中國的無數母親甘冒萬死帶她們的年幼的兒女離開戰區，這完全是和平的企圖，這是值得每一個母親和每一個有母親的人同情的。難道日本的母親就只有鐵石的心腸？難道日本的母親就不許別人的母親維護她們的兒女？通州事件的殘虐性怎及這十分之一？自己躲在上空挾最新式利器攻擊下面沒有防衛能力的人民，殺死逃避離禍的母親，流年青兒女的血。這不僅是冷靜的屠殺，便稱之爲卑劣的膽小的謀害，和變態性的虐他狂的表現也不爲過。一個民族而以此種行爲驕傲於全世界人士之前，這是很可悲的事。兩年前我的一個友人在貴國牛遷區警察署裏控訴貴國當局措施不似文明人行爲，而備受貴國「刑事」的毆打。現在貴國空軍却將「野蠻」二字作爲光榮的標記廣向世界宣傳了。

夜已深，周圍仍是靜寂，微聲斷續地響着。機關槍聲却不能聽見了。我知道這時鐘就在上海的附近，兩個民族中的精英正在前線肉搏，許多鋒利的槍刺殺進年青士兵的身體，無數有爲的生命跟着敵彈毀滅了。是什麼一種力量使得這兩個民族必須互相殺戮呢？難道一個民族的獨立就真的妨礙着另一民族的生存？你們的論客室伏高信說這是宿命。但作爲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的你能够相信這樣的一種宿命麼？

戰爭是殘酷的，破壞的。人類並沒有被迫着參加戰爭的宿命。然而戰爭却不斷地發生。文明的民族有一天會像野獸那樣地互相吞食，但這決不是宿命，造成這「勳業」的乃是不合理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制度。而一些嗜殺的野心的軍閥政客却利用這制度以滿足他們的私慾。在戰爭中得利的，大有其人。一代的人種了因，一代的人食其果。人們製造戰爭，人們又會爲戰爭所毀。武力主義，侵略主義，可以煊赫一時，但不久即與露水同消。室伏氏說，國民是遵守法則的。

然而國民的法則決不能與人類繁榮的法則違背。這背道法則的國民縱令目前生活得異常富裕也必歸於滅亡。戰爭是違背了人類繁榮的法則的。所以鼓勵戰爭想從武力獲得一切的國民決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許多國民繁榮過，但又消滅了。連強盛的羅馬帝國也有崩潰的一天。這纔是宿命想到這裏我不禁爲貴國的命運担心了。

先生，這並不是我的過慮。你們把貴國的命運交付給軍閥政客去作孤注一擲，換取他們個人的祿位。軍閥政客之流知識匱乏，目光淺短，他們怎能知道民族盛衰的因果，人類繁榮的法則，社會進化的途徑！然而你是應該知道的。如今你們却讓他們把火和民族驅向滅亡的路上走了。你們跟着他們躺在懸崖上做征服世界的迷夢。有一天你們也會跟着他們墮入黑暗的深淵，把後世子孫置於萬劫不復之境。那時你們縱然醒悟也來不及了。

然而人類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世無以武力維持萬年燭業的民族，也無任人宰割苟安永世的國民。人類繁榮的法則是不能違反的。人類是第一義，其次纔是民族。任何民族不能背棄了人類而夢想單獨的「發展飛躍」。這是做不到的事。望伏氏會誇耀地預言火和民族進入了黃金時代，毫不量力地把鑄造新世界的責任担在他們自己的肩上；據說凡阻礙他們的進路的，皆將滅亡。可惜他忘記了日本人也是人類的份子；他們也不能阻礙人類發展的道路。在歐戰初期大露頭角喧赫不可一世的荷根若南玉朝和羅曼諾夫王朝，未嘗不想憑藉武力爲子孫樹立萬世不滅的基業。正如今日的大和民族一樣。然而會幾何時，我們就只能在歷史上找尋這兩個名詞了。戰爭促成了德俄兩大帝國的崩潰；從前爲了維持這兩大帝國的光榮不知道流過多少萬壯士的赤血。縱然若干變動的社會主義者用花言巧語把青年們騙到戰場去犧牲也挽救不了愛加特林堡的悲劇。好戰者的狹小的兩肩上是担不起鑄造新世界的責任的。

現在是輪到你們一流的人用花言巧語欺騙青年了。你們把一羣一羣的青年兵士送到中國、南北兩地的戰場，用了欺騙陷害的言詞打動他們的偏狹的愛國心，鼓舞他們去殺人，去送死。你們跟在軍閥客政的後面一手造成了遠東的大屠殺。這責任你們不能輕易卸掉。倘使我控訴你們爲劊子手，將你們置於被告席中受全世界良心的裁判，你們是

無所逃罪的。

我常翻閱貴國的報紙，我接觸過一二貴國的人士，我也受過貴國刑事的「取調」和拘留所中的款待。兩年前在東京友人的書齋裏我和一個貴國商人有過短時間的談話。他問我四川人是不是壞人，因為他知道「在北方的中國人都是壞蛋。」他又問中國人爲什麼要抗日，要欺負日本僑民，爲什麼不因爲「皇軍」趕出滿洲的馬賊而表示感謝。我佩服那商人的坦白，我更憐憫他的無知，但同時我不由得要詛咒貴國新聞記者的惡毒的用心了。這就是他們的努力所得的成績。

像貴國報紙那樣的東西，在全世界中恐怕找不出第二個。真實的消息，正確的報導，似乎和貴國報紙沒有一點關係。造謠，陷害，像是貴國新聞記者的慣技。誇耀自己民族的偉大，暴露其他民族的缺點，用捏造的事實和帶煽動性的言辭挑撥民族間的惡感，然後利用其完全的設備，雄厚的資本以鼓動侵略的戰爭爲野心的軍閥政客張目——這彷彿就是貴國報紙的唯一任務。現在牠們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可憐的是一般受人欺騙徒供犧牲的國民。

我們素來憎惡戰爭，但我們決非甘願任人宰割的民族。當我們的自由與生存受着威脅的時候，我們是知道怎樣起來防衛的。這是做人的最低限度的權利，倘連這也放棄，則人就近於鬼畜了。我們是被迫而拿起武器的。我們是立在自己的土地上防衛自己的利益的。我們是順着人類繁榮的法則，而給阻礙人類發展的力量，的打擊的。而你們遣派重兵遠涉重洋來毀壞文明的都市，和平的鄉村，你們是爲了什麼而作戰的呢？難道真如史伏氏所說你們是命定了必須殺害我們的麼？或者如貴國新聞記者所說，是因爲我們無理地發動抗日運動，你們來「斷然膺懲」麼？這樣的論斷，別受過文明教化的國民一定不會承認，但是如今連你也說：「通州事件可以說是國民政府一心一意普及抗日教育培植抗日意識煽動抗日感情的結果。」在這裏，你和貴國的軍閥政客以至新聞記者浪人棍徒一樣，將因果倒置而混淆黑白了。產生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乃是貴國軍閥的暴行，而抗日運動也是貴國政府歷年來對中國土地的侵略行

爲所促成。是你們的「皇軍」親手普及了抗日教育，培植了抗日意識，煽動了抗日感情。是你們用飛機，用大砲，用火，用刀，教育了中國民衆，使他們明白「抗日」是求生存的第一個步驟，並非中國人生來就具有抗日的感情的。要達到「共存共榮」之境，唯有憑藉「真正親善」的橋樑。「侵略」和「膺懲」只能激起憎惡，而必然遭遇堅強的抵抗。你深居島上也許不知道「皇軍」和浪人歷年來在中國大地的種種暴行，但從各種事變的記載裏，你當明白近二十年來中日兩民族間，一筆愈積愈多的血債。中國民衆是流了够多的血以後纔來發動抗日運動的。這是自發的民衆運動，沒有力量可以阻止牠，也沒有力量可以抗拒牠。現在是償還血債的時候了。

窗外月明如畫，飛機聲隱約送進我的耳裏，連珠似的高射砲彈在天空電光般閃爍着。那震耳的聲音！這時戰鬥正酣。我想起貴國飛行員某氏陣亡後身畔遺留的敏子姑娘的深情的信函了。在海的那邊，在淒涼的家裏，有着這樣的一個少女時時刻刻祈禱着她的出征的情人的安全。爲什麼而戰呢？這敏子姑娘是不明白的。而且恐怕大部份的貴國國民也不會明白罷。然而她畢竟貢獻了最大的犧牲了，許多別的人也貢獻了大的犧牲了。

大量的血又在數英里以外暢快地流着。這兩大民族間的殘殺要繼續到什麼時候爲止呢？這很難說。你們期待着我們的「屈膝」和「反省」。但被迫着發動這決死的抗戰的我們，已經沒有道餘裕了。該「反省」的應該是你們。你們像在玩火，如今已燒到眉尖，再一遲疑，就會釀成抱憾終身的巨禍。貴國的政客軍閥之流，夢想着中國「屈膝」。但中國民衆是不會屈膝的。沒有一種宿命能使中國滅亡。而日本帝國的崩潰倒是指顧間的事。你，一個社會主義者，對於一個即將崩潰的帝國的最後的光榮，你還能夠做什麼呢？你等着舉起反叛之旗的民衆來揭發你的背叛的陰謀嗎？山川先生，我期待着你和你的同胞們的「反省」！

原书空白页

第
六
輯

平津道上

火車九點一刻從天津東站開，我八點三刻以前到那裏，上了車，可是三等車裏已經沒有一個空的座位了。

頭二等車廂裏沒有幾個乘客，座位就讓他空着，給灰塵佔據了那些柔軟的皮墊子。隔壁是二等車廂，兩扇門分隔了兩個世界。三等車廂裏的擁擠，簡直使人想像不到。一推開門就祇看見到處是人頭，耳邊自然是各種談話的聲音。窗戶全都關閉着。車廂裏給熱氣和煙霧瀰漫了。

我提了一個籐包，經過一個車廂又一個車廂，在人叢中穿過去，看見了不少的竊笑的臉。倘使我看見一把預備給三個人坐的長椅上却祇坐了兩個人，便在那裏停留一下，打算請那兩位客人讓給我一點地方，那時我就會被一些箭簇似的憎厭的眼光射在臉上和身上了。或者我竟然冒險說出請讓一點地方的話，結果也會得到意外的答覆：「這兒有人。」

自己像一個競爭的落伍者，不敢爲這一點小事就和別人爭鬧，於是祇得重拿起沈重的籐包往另一個車廂走去，心裏想今天恐怕會「站」到北平了。

到了最後一輛車裏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座位，在一把三人坐的長椅上，雖然那裏已經鋪了氈子，但先來的一個客人還不會拒絕我。現在我算是比較放心了。

在車上等了快半點鐘，火車便開駛了。依舊沒有人開窗戶，車裏是很悶熱的，到了總站，上來了兩個客人（上車的

自然不礙兩個，不過我祇注意到兩個。於是那個坐在對面的客人就站起來坐到我這一邊，把兩個空座位讓給他，每邊各坐三個，身材差不多。在圖案畫裏是對稱的，對面中間坐的一個戴黑眼鏡，穿長袍馬褂，鈕扣下垂了天津律師公會の證章。他借了我買的報看，他買了櫻花糖吃，他還說中原公司的櫻花糖比車上小販賣的又便宜又好。

忽然梅蘭芳博士的尖銳的聲音在車上響起來了，在我們的後面。有些人就站起來往後面的一個角落裏看，律師和他的兩個朋友也不是例外。他們帶笑地接連說：「話匣子。」我知道北方人口裏的話匣子就是留聲機。

律師的朋友離開了座位，過後又回來。他說：那幾個人一定是考學校落了第的。

「他們多半考戲劇學校罷。」律師很聰明地說。

「他們有話匣子，一定是有錢人。有錢人的子弟是不會用功讀書的。」律師的朋友這樣地發議論。

律師微笑了。但那一對在黑色鏡片下面閃爍的眼睛裏的表情我却看不出來。那眼睛似乎是很神祕的。

我站起來故意走過那一個角落裏去看話匣子。這東西在兩個學生中間佔了一個座位，安閒地唱梅蘭芳的戲，一齣一齣地接連着，沒有終結。學生兩個，一個穿長袍，一個穿西裝，我看不出他們是不是要去投考戲劇學校。

我回到座位上來，車已經走了好遠了。意外的景象很荒涼，好些田地被水淹沒了。幾株樹孤單地立在水裏。水上飄浮着稀疏的枯草。人在田裏撐船，人還下了網在田裏捕魚。

時間似乎過得很慢，車裏依舊很悶熱。我把帶在身邊的一本 *F. Storm* 的 *Spate Rosen* (暹開的薔薇) 翻開來讀，繼續從昨天在津浦車上中斷的地方讀下去。

「龍骨在水上滑動。寂寞的正午，伊莎德坐在甲板上。夏天的風吹拂着她的金髮；淚水充滿了她的眼睛。她悲哀地思念蕭家鄉，她又恐怖地想到那異邦的景象，到了那裏她就應該做那個老王的妻子。特別斯坦想去安慰她，却被她拒絕了；她恨他，因為他殺了她的叔父莫洛特。」

「空氣悶熱，她口渴，在她的艙房裏正藏着『愛之酒』，預備用來燃起她對老新郎的情焰，一個年青的女婢忽然叫起來：『看，這裏有酒！』特列斯坦無心地順手把酒杯遞給了王妃。」

這是 *Cottfried* 的名著「特列斯坦與伊莎德」裏面的故事，那是十三世紀的作品了。特列斯坦替舅母葛王親迎王妃伊莎德，伴她坐船回國，在船上因了「愛之酒」的魔力，兩個人發生戀愛，於是釀成了一幕悲劇。

「她躊躇地端起酒杯，她的心很沈重。」

她把杯遞給他，他也飲了杯中的酒滴。」

的確正如 *Born* 所說，我也看見那古詩人的魔力在開始散布了，這樣的詩句使得我也生活在書本裏面。我聽不見了梅蘭芳的戲，因為話匣子已經啞了。許多人垂着頭在打盹，車裏的空氣也是很沈重的。火車不停地向前走着，發着單調的叫聲。數百年前的詩人的圖畫像一層薄霧似地慢慢地昇了起來。

我彷彿看見那一對青年愛人在我的面前，他們靠在船邊親愛地相偎着。眼睛望着水面，沈醉地談着奇怪的話語，談着海和霧，談着風和水，還談着許多渺茫的遠方的事情。

我也彷彿飲了那魔術的酒了。這詩篇就像給我喚醒了另一個世界，我在生活裏簡直沒有注意到的，就讓牠沈睡了這許多年。但是現在那德國的古詩人却逼迫着我跟着特列斯坦和伊莎德去接受他們的運命了。

愛之魔酒證實牠的效力。美麗的伊莎德和特列斯坦不能彼此分離了。做着舅父的老王將他的外甥和他的王妃流放到遠地去。這一對愛人就給古詩人引入無人跡的荒地去了。

空氣沈悶着，我的心也渴了。「愛之酒」的魔力繼續發展下去：

「沒有人窺探他們的蹤跡。太陽光輝地閃耀着。草放射出芳香。在這無邊際的荒原上就祇有他們兩人，伴着他們的還有微語的森林和高空的小鳥的歌唱。他們浴着夕陽在草原上徘徊，聽着冷泉的聲響，又坐在菩提樹下

眺望那岩窟，那兒就是他們過夜的地方。早晨太陽一出，他們就起身騎着馬，馳過露濕的荒野，手握着弓箭，兩匹馬緊緊靠着，伊莎德的金絲髮飄散在特列斯坦的肩際。」

慢慢地，慢慢地，那對青年愛人唱着愛之高歌，騎着兩匹白馬向遠方去了，消失在那繁露的草原的深處去了。彷彿看見那茂盛的野草吞食了他們。但是伊莎德金絲髮還在我的眼前發漾。草原的香氣包圍着飲了魔酒的我。

我的眼睛呆望着遠處，望着窗外的枯黃的高粱，火車單調地叫着。於是車子進了站，在豐臺停了。

「離北平祇有三十里了，」律師的朋友說。

「明年我不到青島就要到上海去。」律師說，上海兩個字似乎是思索了許久纔說出來的。

「要是帶了嫂孀去，至少要花五百洋錢，」律師的朋友羨慕地說。

「要是兩處都去不成，我明年一定到濟南府去，」律師堅決地說。

「濟南府却沒有什麼好玩，」朋友這樣接下去。

又提到律師的兒子，律師說給這小孩起名叫「桐林」，因為他五行缺木。

於是律師又一次微笑了。那神祕的黑眼睛突然變大起來給我遮住了一切。茂盛的草原，伊莎德的金絲髮全都沒有了，我的手裏祇有一本破舊的小書。我並、曾飲過「愛之魔酒」，我不過在混亂的現實裏做了一個夢。先前的一刻我是拿幻夢把自己欺騙了。

我用力抖了抖身子，爲了證明我已經從夢裏醒了過來。我把眼睛往四處看，都是些受苦的黃臉。沒有美人伊莎德，沒有勇七特列斯坦，那「愛之魔酒」是不能存在的。牠不能鼓動我的心。我的心已經奉獻給一個巨大的鬪爭了。

我垂了頭去看手裏的一本破書，書冊已經給我快翻破了，因為這些時候我就拿了牠來溫習德文。這一本破書能，每有什麼力量，爲了喚起那一個給我埋葬了的世界。我把書冊放回在衣袋裏。我說我以後不要再讀牠了。

「啊，青春呵！美麗的薔薇花開的時候。」

我唸着書裏的最後一句詩，我沒有一點感傷，因為我知道我的青春是不會消失的。

火車已經進了城，乘客中起了一陣騷動，再過一會，在十二點零七分鐘光景，火車進了正陽門車站。

(一九三三年)——旅途隨筆

別桂林

別了桂林的夜

我們記錯了開車時刻，冒着微雨趕到車站，車還沒有來，站上堆滿了乘客，迎面撲來一陣暖熱的語聲，使我忘了剛纔在黃包車上經過的太段冷清清的黑暗。

我同朋友們進了月臺，把人和行李都安頓在一把長椅上。頭上是一片漆黑的天，沒有遮攔，我們縮緊身子坐在椅上休息，雨已經住了。

列車沒有來，還長期的等待是够磨折人的。分別的痛苦把我們抓在牠的手掌裏，一捏一鬆。牠給我們看見一線希望，但一轉眼牠又使我們明白這希望全是虛空。平靜的心境已被攪亂了，多留一刻，和朋友們多處一刻，也不能使我們再像從前那樣無掛慮地談些快樂事情，反而這祇有延長我們的就心，拉長那所謂離愁別緒，讓我們多有功夫來咀嚼牠的苦味。

我愛旅行，但是我有着太多的留戀——我留戀着人，也留戀着地方，我甚至留戀着微小的事物。我知道容易動感情，這是一個缺點，然而到現在我還無法治好這個病。倘使換一個環境，順自己的性子，我也許會老死在一個小小城市，不與外面世界通一點消息。但我並沒有這樣做。反而我走了好些地方，不肯讓自己的脚步，也不肯讓自己的心靈休息。可是想不到我仍還留着那麼多的留戀，仍還害怕離開。因此我喜歡單獨的來去，沒有人送別，也沒有知道我的行期。

我縱使捷着皮箱，也不覺得自己是在走長路，就要和一些一個地方分別，其次我高與那種夢似的別離——突然的決定，飛也似的，跟着驛船駛去，不給人留一點時間來思索，來咀嚼。一句短短的話，一個短短的笑，於是一陣騷動，然後是一片靜。船駛進海中，列車在軌道上奔馳，汽車捲起大股塵土飛逝，動的碼頭和月臺漸漸地靜下來，送行者慢慢走回家，旅行的人則在舟車中欣賞新的景物。

現在的情形和這兩種都不同。我坐在長椅上，或者站在椅旁，我講不出一句有意義的話，朋友們也是這樣，我們默默地捱着時刻。我在陰暗的電燈光下看見朋友們的臉，我就想到我今晚要和他們分別了。

通車還沒有來，衡陽開來的慢車先到了。寥寥幾個客人下車，月臺上仍還是相當安靜。雖有火車頭的接連的叫聲，也不會打破這沈悶的空氣。

我們等待着。風吹起來，夜變得更冷了。我覺得寒氣透過我的不够溫暖的衣服，觸到我那怕冷的皮膚。一個朋友也低聲叫起「冷」來。桂林的春夜原是這麼寒冷的。沒有雨，爲了遮住從背後吹來的風，三個朋友張開了雨傘。

陰暗的電燈突然滅了。黑夜重重的壓在月臺上。我用手電的光亮照着翻看一本小書，一個在椅上打瞌睡的朋友却不安地說電光傷了眼睛。我們在黑暗中等待了好一會，話講得極少。這送別是相當淒涼的，我祇盼望車早點來，立刻來。讓我馬上離開這些朋友，我祇願即刻離開月臺。滑痛苦的時刻我實在捱不下去了。

電燈開始重明，火車頭的光亮也在遠處出現了。分離的時刻逼近，我却感到興奮，好像我心中的重壓快要被卸去似的。我看朋友，他們似乎也有這種感覺。火車頭給我們帶來了生氣。

於是一陣騷動，一陣奔跑，一陣忙亂。我們上了車，我找到了我的房間，安置了行李。鈴子響了，聲音是那麼確定，牠們結束了等待的痛苦。

分別就在眼前，但是意外地我却感到躊躇了。我坐在車廂內，推開車窗半扇，朋友們就立在窗外月臺上，八個親切

的臉龐同他們的微笑一轉眼便會消失，我不能沒有留戀。我不轉眼地望著他們，我覺得眼睛發痛了。

大的雨點在窗外落下。朋友們又撐起雨傘，他們回家時還要走那麼一大段黑黑的泥路，八個人，三張傘——我想着，不由得違反自己的意思揮手請他們回去。他們不理會我。我着急起來。於是援助似地火車慢慢開動了。

朋友們微微搖着手，慢慢地退去，我把頭伸出車窗，拼命地揮舞我的帽子。我想把他們拉回來。但是他們已經不見了。

夜包圍着我們的列車，使牠煩躁地叫吼着往前跑。星星似的燈光還在窗外閃耀，但牠們也逐漸地隱去。我的眼睛還向着窗外望。那最後的幾顆星子也消失了。從火車頭冒出來的灰白色的濃煙在黑暗的空間裏滾動，像一條巨龍在空中飛舞。

別了，桂林的夜。我應該關上車窗休息了。

在金桂通車中

雨跟着桂林被留在後面了。第二天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個晴天。

車廂裏似乎祇有悶熱，狹小的房間放着不少行李，對面鋪上那位乘客的朋友們來往不絕。但我還得承認二等臥車中是相當舒適的。

火車在山中奔馳，彷彿永遠不會感到疲倦，牠那單調的脚步聲已經使許多熟習的耳朵生厭了。

正午，爲了填塞肚中的饑餓，又不願久等服務生送來那盆乾辣無味的蛋炒飯，我便穿過好些車廂，走到廚房車裏去。那是相當遠，而且因爲掛在最後（？）廚房車便顯獲得特別厲害，從這裏把稀飯等等送出來的確不容易。倒並不

是這裏沒有這些東西。

我要了一尊饅頭，一碗稀飯，兩碟香腸和牛肉。服務生給我用一塊木板盛着，放在一個籬筐上，旁邊有一個用席子蓋着的小鋪蓋捲，他叫我就坐在那下面。

車寬大人又少，我應該坐得舒適，吃得舒適。可是車身震動得太厲害了，彷彿隨時都會翻倒似的。我覺得全身都在抖動。我弄廚子和服務生，他們若無其事地照常工作。我也祇好忍耐地勉強把饅頭吃完。但我從鋪蓋捲上站起來時，兩隻腳幾乎站立不穩了。

下午兩點半光景，火車把我載到金城江。

金城江

金城江比半年前更繁榮了。那麼擁擠的人，那麼嘈雜的聲音，新的建築，堂皇的名字……我幾乎以為這是別一個地方。

我雇了挑夫把行李挑到鐵路賓館去。但我的箱子剛挑到檢查處等候檢查時，我忽然改變了心思，從檢查處出來，我吩咐挑夫跟着我去汽車站。

去河池的車票剛剛賣完，車子還沒有到。我拿着一封介紹信去找一位辦事人，意外地他替我買到一張最後的票子，並且叫人把行李給我過了磅。讓我在候車處安心等着開車。

在候車處一張大餐桌的四周，人們正在談論香港的悲劇，從裝束、態度和口氣，我知道他們是香港脫險出來的同胞。汽車中的血，沙發內的十萬港幣，舞女的巧計，門前的死屍！還有種種驚心動魄的題目。談了又談，誰也不嫌重複和詳細。車還沒有來，這班車是先由河池開來，再開回去的。現在牠脫班了！

在我快要等得絕望的時候，車子到了。河池來的客人下了車，我們再依着次序上去，我坐在司機旁邊，但地方相當

窄，連轉動身子也不方便，這可見車內的擁擠。

摩托叫吼，車輪跟着滾動，一陣難聞的汽油味撲上我的鼻端。我這樣地離開了金城江。

車子出了車站，在馬路上跑起來。我向著金城江的那些門面華麗的竹棚式的房屋投下最後的一瞥，我不禁想起在火車中聽見的關於這地方的談話：

「金城江，神祕的地方。娼妓，賭博，打架……沒有一樣牠沒有。在這裏人把錢化得像江水一樣，去了就不會流轉來。在這裏住上幾天，人必須留下一些東西，帶走一些東西，也許會有人帶着華麗的回憶走開的，但恐怕更多的人從這裏帶去了苦痛的記憶。這裏的確是一個神祕地方。」

河 池

河池我還認得這個別了五個月的老朋友。牠沒有多大的改變。

這小城祇有一條石子鋪的街道，商店，旅館，和一部份的機關就立在街的兩旁。比起金城江來，這小城是樸素多了。人不曾相信金城江還是河池縣管轄的一個小地方。

爲了等車我住在這裏住下四個夜晚。在一個比較乾淨的旅舍中我開始了單調的生活，散三次步，吃兩頓飯，睡兩回覺，其餘的時間，我便用來寫信看書。

在旅舍中第一個晚上，我睡在一間沒有窗口的小房裏，第二天早晨我便搬進了一個靠街的房間。房間不大，但靠街有兩扇大窗，掛着半截的窗簾，窗臺相當寬，窗臺旁再掛着一幅淡黃色窗簾。書桌放在窗前，坐在桌前抬起眼便可望見無雲的藍天。對面是一所平房，剛給粉紅色窗簾遮住了。這旅舍建在街的一端（街的兩頭大半是住房），離商店較遠，所以比較清靜。

在這種環境中，我常常沿公路散步，再轉到田畔山脚去聽綠樹上羣鳥歌唱，散步回來在旅舍的小屋內，寫幾篇情調的稿子。我還坐在那裏翻譯了一篇王爾德的題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話。

散步的時候我常常走到汽車站，在那裏徘徊十幾分鐘，每天我都遇見好些熟習的面孔，可見到那裏去的人並不祇我一個。不同的是，我在那裏不講一句話，別人却不斷詢問，說情，懇求，甚至哀求。這些辦法並不是完全沒有用處。不過白費精神的却不在少數。有一個本地人講得好：「個個是人，個個會講話，個個要先走。」結果總有一些人留在後面。

公路車一個星期開三次，另有三班交通車，却是專給公務人員乘坐的，並且登記的人也是相當擁擠，坐商車化錢多，還不舒服，坐別的車又怕路上發生問題。一車一車的人從桂林、金城江不斷地運來，填塞在這地方的各個旅店裏，大小房間都裝滿了。每天刊處都聽見人在問：「有房間沒有？」在每個旅館門口人們互相問詢：「找到車子沒有？」「你等了幾天？」「找車子好傷腦筋啊！」倘使聽到一句「我明天走」或「我後天走」，（多麼驕傲的一句話！）誰都會用羨慕的眼光看那說話的人，不管他坐的是什麼車，能够往前走的是什麼人。

我每天逛三次街，街祇有一條，中間的一段便是熱鬧的中心區，有菜館，有洋貨店，有藥鋪，有鑲牙館（鑲牙館多得叫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還有別的商店，却沒有一家販賣報紙的鋪子。

在夜晚比白晝熱鬧，這裏有着夜市，洋貨攤，燻攤，飲食攤，刻字攤……使得狹小的街道變得更狹小了。人們不斷地從旅店，從菜館中走出來，帶着各個地方的口音，談論着旅途中的見聞。沒有消遣地方，好些人便集在旅館的廳堂。大半的旅店中都有一個可以作為臨時談話室的地方。偶爾司機在這地方出現了，便會留下一對一海口音的男女唱兩三齣，不劃，祇有他們會做那對嗓子不好的清唱家的慷慨的顧客。

每晚我都看見那一對清唱家，是兩個面帶憔悴的瘦弱的人，他們走在路上，步履也很艱難，男的拿着胡琴，女的抽着香煙，看他們那斯文樣子，倒像是落難的富家夫妻。他們從前也許經歷過不少榮華的歲月，如今却落在異鄉，在司機

的笑顏下面耐生活了。

今天傍晚我去看了「丹池公路殉職工友紀念塔。」這不是什麼偉大的建築，然而軸却抓住了我的心。這表示着犧牲精神的偉大。看那些陌生的名字，我不認識他們，他們更不知道我。但是如果沒有他們的血汗，我怎麼會跑到這裏來？又怎麼能够往北去？望着這塊刻上許多不朽名字的紀念塔，連我這渺小的人也禁不住懷着感激的心思掉淚了！

「明天我就要踏着你們的汗跡血印往前走了。可是我又有什麼東西來報答你們呢？」我揩着眼淚低聲說。

不傳我，許多經過這公路的人，都應該拿這話來問自己。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在河池。

郵政車中

早晨河池的陽光歡送我，又是一個很好的晴天。我自己把兩隻皮箱和一個皮包拿到郵局汽車站，轉進那巷子，我覺得有點吃力，便把箱子放在地上讓手略爲休息。在這時候一個工友模樣的人從後面走來，笑着對我說：「我看你拿不動，我來拿。」他不等我答話，就給我提起那隻大皮箱，踏着大步子往前走了。到了站門口他放下箱子，似乎連我那句道謝的話也沒有聽清楚，就恩恩地走開去。他好像是在郵局裏服務的，以後我何不再看看他。

我辦好手續上了郵政車。到開車時候車子忽然開不動了。司機坐在司機臺上，另一個人倒開着另一部車在後面報勸。推了一回，沒有用，再推第二回，還是「一個屁也不放」（借用司機的話）。這樣過了五六回，我們車子的摩搖纔叫起來。

車子開出車站，先去裝郵袋，郵袋裝好，又耽擱一會，大約在九點鐘光景，牠經過「丹池公路殉職工友紀念塔」，離開了河池。

金黃色陽光從藍空中撒下，長春的綠樹在車頂上揮舞他們的枝葉，鳥雀愉快地在每棵樹上歌唱，我帶着滿眼光亮的綠色離開了河池。在這一剎刻，河池的確顯得很美麗。

車開得快，因此也震動得很厲害。我和另一個人坐在車上，還有一個搭客坐在司機臺中。我們在車上並不能說是坐，下過是半坐半躺地在郵袋上面打滾。車子走了十多公里以後，我的沒有習慣汽車生活的腦子被抖得有點胡塗起來了，也無法領略在萬山叢中奔馳的樂趣。

車子逼近六寨時，忽然出了毛病，司機停下車修理許久，纔勉強把牠開到六寨。我們在六寨吃飯的時候，又看見兩個修車廠（就叫牠做大同修車廠罷）的工友在修理我們的車子。這個修車廠就在飯館的對面。

從六寨出來，我纔注意到喇叭不響了。遇到該按喇叭時，司機（也許是押車的）就拍車板來代替。我常常聽見砰砰，起先覺得奇怪，然後纔恍然明白了。

我見到一塊高高聳立着的紀念碑模樣的牌子，像展開鷹翼似的從旁邊飛過，我瞥見牌上的字樣：是爲着紀念桂到兩省公路的銜接而豎立的。我想，再往前走應該進到貴州省境了。我注意地往前後看，山不還是一樣的麼？土不還是一樣的麼？樹不還是一樣的麼？這四萬五千萬人不是一個更親密的大家庭麼？省界的區分並不是爲着分割一個民族（更進一步再說人類）而存在的。我們最好不要用省界來拘束自己。

下午車開到獨山城外，在郵政局車站前停下來。

過獨山

前一次經過獨山，我祇在車站旁邊一條街上走了一轉，那時是夜晚，我沒有看清楚什麼。這次到得早，我在太和旅社開的那間當街的樓房裏充滿着陽光，紙窗亮得可愛，我一點也不感到疲倦，我真想坐下來寫兩三點鐘，不過爲了去

打聽第二天開車的時刻，我祇得暫時拋棄了這間明亮的屋子，在郵政車站遇見一個同車的人，他激發翅衝，但在半途，他有事走了。我一個人進城去走了一大轉。我到處停留，到處看，等我回到旅館時，黑夜已經籠罩似的掛在我的窗外，須得我大聲叫茶房點燈了。

獨山城相當大，街道窄小而整潔，店舖多，大都是平房，行家門方上都貼着嶄新的春聯，有些寫得很有趣，可惜恩惠一瞥，什麼都沒有留在我眼底。我祇記得門方上貼着「親迎大吉」「于歸大吉」之類的橫額的也不少那麼，這應該是一個喜慶的城市罷。

夜帶來更多的車。車又帶來更多的人。卡車，客車，軍用車，郵政車，商車，牠們線似的拋在車站那修街的兩旁。各種各樣的人帶着摩士立在車的四周，行李凌亂地堆在地上。北方口音，江浙口音，兩湖口音，四川口音，廣東口音，輪建口音，像一支神奇的樂調在這裏奏起來，這中間像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樂中的命運叩門的聲音，響起了英美人的話語，的確這次「命運」在中國這巨人的屋前叩門了。但我知道這個比喻並不確當。

在一個北方酒館的門前，一個中國青年用英語給兩個美國人解釋中國菜名。在另一個北方館子裏兩個江北口音的紳士向掌櫃的交涉借宿的事。「好，包給我，你九點鐘來，我給你預備好房間。」一個熟識的年青茶房說。掌櫃的加上一句：「你先進城去，找不到再來。」穿黃色西服掛熱水瓶的紳士立刻答道：「是找不到房間，我纔到你這塊來。」他說的是真話。

在廣場上，在「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前面，一個山東漢子聚集了一羣人在講包文拯時代的英雄故事。一個夥伴替他收錢。他講得很不錯，而且講中有唱，他唱時，那夥伴還要拉胡琴。聽眾不少，似乎都很感著興味。但是他講了一個講到精彩的地方就停下來要錢。他的夥伴把裝滿角票的香煙紙盒拿到那張放燈的茶桌上，他一數，據他說祇有兩塊錢，還差三塊，要收够了錢，他纔肯接下去講唱。他等待着，說着鼓勵的話，於是有人叫了：「拿去。」夥伴去接來，祇

有兩角。『還差兩圓八。』他嚷道。另一個人叫着『拿錢去。』是一張兩圓的鈔票。『還差八角。』他倒這樣認真，我也出了一塊錢。他高興地宣布，『多了兩角，下回少要兩角。』這漢子也辛苦了，從山東跑了這麼多的路來到這裏。

早晨天沒有亮，我就起來，把行李拿到郵政局車站門口。街上已有不少的行人了。車站門還關着，我坐在門前白石上等候天明。

過了半點多鐘，司機慢慢地走來敲門，門開了。我和另外兩個客人也跟着進去，今天換了一個司機，也換了一輛車。郵袋在昨晚就裝好了。我和昨天那位同車者仍還必須躺在郵袋上面。車上多一張油布，却少了一個首篷。到六點鐘車子飛也似地開出了獨山車站。車一路顛簸着，我便也在郵袋上顛簸。風相當大，叫人有點受不住。我看見陰暗的天色，就一直耽心着下雨。而且和昨天的司機一樣，我們這司機在中途也帶了幾個『黃魚』，叫大家擠在一塊，連腿也不能伸動。

但是不管這些，我彷彿看見貴陽在前面向我招手。我高興地想：下午我便可以在貴陽的街上散步了。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貴陽記——旅途雜記。